

I 246.4
W J X (2)

南

武俠奇情長篇新集

嶗山劍俠

上集

廣益書局刊行



藏書圖記

序

東魯的民風強悍，我們常見一般野史稗官上可以見到的，還記得是民國二十一年，下走因事赴東海灌雲兩邑，途經大伊山，過到一幕野蠻無謂的流血大門爭。這一種恐怖的现象直到現在依然深留在我的腦海中，沒有磨滅了。

事情是這樣發展的，駱家圩與李大莊兩大村落因清苗盛會而引起了激烈之爭鬥，所謂清苗會者，在五月底、六月初，是一個新麥已經入倉，早稻在田欲熟的時候，農人在這一時期中很為空閑，差不多要有半個多月沒有什麼工作呢。清苗會是農人們的一個大規模的聚餐會。譬如某一村落有三百戶人家，選出十戶來輪流作會首，按照各家田畝多少而捐納香金若干，一百畝是一元五角，二百畝是三元，五十畝則僅一百文。田愈多出錢愈多。這一筆香金籌集起來，由會首去購買香燭紙錠等，請兩個祝由科來登壇作法，祈禱太平，閭村人咸來拈香叩首，狀至誠虔。拈香之後，大啖一頓肥魚大肉，八碗全葷，這一年兩村因爭請祝由起，偌大風波。雙方邀集數百人，決鬥於五谷神祠之前，頭斷肢殘，血流原野，死傷不下數十人，結果李大勝。人命撫恤以及一切損失，概由駱家圩人負責清償。既不報官，亦無怨言，不可不謂怪事也。

勞山劍俠一書，純為東魯民間之野史逸事。不才蒐集年許，始下筆為文，會刊諸報章，深受采風問俗之歡迎，力遂下走整理全部印行單本，適廣益主人囑撰武俠說部數種，亟以是編付之，發排之日，更囑一冊卷首，乃拉什書之如上，不足云序，發端而已。

勞山劍俠 上集序

景星在上海。

武俠奇情
長篇新作
嶗山劍俠目次
上集

- 第一章 罪惡滔天妖僧食人肉……………一
- 第二章 海神大祭淫賊報前仇……………一〇
- 第三章 暗箭傷人堡主扶雙眸……………一八
- 第四章 胡帝胡天小入初得志……………二六
- 第五章 全貞盡義劇變起深閨……………三三
- 第六章 嚴君獲救女俠走京華……………四〇
- 第七章 玉笑珠香琴聲誘吉士……………四八
- 第八章 冤家路仄府尹請名師……………五四
- 第九章 含沙射影孝子入犴狴……………六二
- 第十章 過難成祥老嫗勝京控……………六九
- 第十一章 惡耗飛來玉屏悲失母……………七七
- 第十二章 鋤奸如草兄妹喜相逢……………八五

龐玉屏







天既節這一天，沿海四十八村堡照例要到海神廟去敬香，因為搶進頭香，宋南村與龐大堡便惡打一頓，結果，宋南村便大敗虧損，訂城下之盟，除掉讓龐家大堡敬第一爐香之外，並且在廟中設下了酒席五十桌，招待不是，從此一來，計有二十五年，海神廟的頭香皆是龐大堡先敬，宋南村的居民們雖然暫時屈服，無力反抗，可是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種不可遏止的憤懣情緒。他門以此教訓自家的子孫族晚，叫他們磨勵以待，臥薪嘗膽，此仇不報何以爲人呢？子孫們見到祖宗父兄咬牙怒目的憤恨神情，不由的深鑄於腦海，尤其族長宋氏三兄弟宋金標是本村的董事，宋銀標與三弟鐵標，復仇之心尤急，他倆在九歲就開始練習各門工夫，同時又命堂兄弟十五人年紀都在十歲裏外的，五年以後，這十八條好漢，已經具有七八成的技藝了，直到銀標十八歲鐵標十七歲的那一年大祭海神的宮裏，集齊了好漢一百二十餘人，又加上訓練很久的鄉勇團丁若干人，一言不合，先將龐家的十二名祭神代表，捆綁起來，吊打得遍體鱗傷，放了回去，他們當然是不能默爾而息的了，於是召集閣堡的壯丁少年，開到晒鹹場，雙方展開了血戰，結果宋南村報得前仇，將龐家堡一隊素無訓練自驕自大的朋友，打得花落水流，頭青眼腫，照樣肉袒牽羊，而且登門負荊。昔之施於人者，今日乃復爲人施及於己，到了龐孝廉頭角崢嶸鄉閩告捷後，宋南村的氣焰已不若前十五年之盛，可是首祭的權利並不因龐家有了一個武舉，而稍予讓步，龐孝廉的父親在臨死的時候還要關照他的兒子，如不能奪回海神廟的首祭權者，必非龐氏的子孫，那時孝廉已經十五歲了，在父親死後益發發深自刻苦，痛下功夫。直到二十五歲才在鄉閩中揚眉吐氣，可是他是一個性格和平的人，心中常這樣的想，大家皆屬唇齒相依的老鄉鄰，只要他們能夠稍稍給自己的面子，息事甯人，得過且過，算了罷，這樣的深仇結紮下去，不知到

那一天才能解開，枉白的送了許多無辜的生命，但是到了大祭時，宋南村的人們趾高氣昂，目空一切。那種令人難堪的狀態，一一在他的眼前呈現了，他這才鉤起了一腔舊恨深仇，下了最大的決心，召集族中的少年們來秘密教訓，特地到洛陽的學堂中去請來著名的教師五人，專門教授族中後輩的武藝，他又恐宋南村的人數衆多，乃有收納弟子之意。真的，天下無難事，只要有人心，他實施三年生聚，三年教訓的辦法，將全堡的壯丁男女皆訓成智勇兩兼的武士了。不過宋南村在三兄弟領袖將龐大堡壓倒之後，便戰戰兢兢，如履虎尾，他們時常大聲疾呼的對族人警告說：你們斷不能夠忘記了十五年前所受的痛苦與羞辱，再不可以因得勝而自驕自滿，要知道，龐大堡的人們，是不甘久屈下風的，他們必將埋首苦幹，志在報仇，這一次我們如果再被他們打敗了，那麼，可以預料便是必將要遭受不堪容納的辱恥呢……因此，宋南村的人們，也在爭先恐後的練習武事，一點不敢怠惰的，光陰易逝，這一年的神祭日子又來了，宋南村事先已經得到了龐孝廉率衆報復的消息了，他們已往皆是派出十二名主祭人，四十八名保鏢手就行了，十五年來相安無事，那是先讓他們鳴鑼放炮耀武揚威的首祭之後，才輪到大家挨着祭祀下去呢。獨於本年他們知不是路，將全村的壯丁教師們共約四百五十人，一齊傾巢出發，到了廟外，早見龐孝廉領了三十六名武裝戒禁的門生，將大殿攔住，不肯放一個人上去，大聲叫宋家村的頭腦宋鐵標說話，鐵標從人叢中出來質問他爲什麼把持神殿不准進香，孝廉也不和他多說，只叫他快些下令將祭品暫且抬到廟門之外，待到分了勝負之後，再談進香，宋三爺只得接受他的要求，這一場龍爭虎鬥又在廟西的大荒場上展開了，這一次當然是孝廉方面獲了勝。以前所爭者，不過僅及於首祭的範圍之內而已，後來一次兇似一次，而苛待的條件也逐

步隨之增加了，前一次宋南村得勝時，曾在首祭獲得之外，復迫令龐大堡罰款一萬五千兩，修廟及演劇酬神，又逼令龐大堡的頭兒腦兒們，親自押送酒席一百桌，送到宋村，終席侍立斟酒，極盡侮辱笑罵之能事，現在呢，可不同了，一仗打敗，宋鐵標與宋錫祿已成了刀砧上的待宰羔羊了。他們垂頭喪氣的回到海神廟，低頭無語坐在西廂，靜候條件下來，孝廉的本意，倒想不爲己甚，無須多開苛虐的條件，可是他有一個叔父叫龐爲嘉的，曾經親受上一次的奇恥大辱，他立即源源本本將孝廉的先父到宋南村去給宋家馬夫驢卒陪笑斟酒的往事，對他說明了，孝廉這才怒火上昇，不能遏止，他與宋鐵標宋錫祿二人一開頭先要宋家族長五人，頭頂香爐走到了他先父的墓前三拜九叩首，先向死人道歉，然後要二宋回去，預備了二百桌上好的筵席，除了龐大堡佔去五十桌，其餘的皆由附近的四十八村的董事碩望來享受。第二件更厲害了，要宋南村的閨女與媳婦們，高捧銀盞爲他們勸酒。第四條件，是在平時無論在田內耕種或海中取採的，皆要讓龐大堡佔先，不得亂搶。第五條件，要宋南村修廟演劇，另刻一塊石碑，誌明今日之事。千年萬載，龐氏享有獨進頭香的權利，宋南村則自家承認永不翻悔，宋鐵標等也祇有咬牙答應下來，因爲四百多人除打死了九名，重傷一百十七名，輕傷九十五名，被對方生擒活捉的倒有六十四名之多，他們祖上的規例，無論失敗或得勝，向不叫官府來干預此事的，聽得龐孝廉聲稱，如果宋家首領不肯依他所提的條件，則以斷然的手段，先將活捉的六十四人，一律打斷了雙腿，使了成爲殘廢，還要將宋南村踹爲平地，方泄當年胸中之恨，宋鐵標等十二代表，在這種極度壓迫下，只得捏着了鼻子，逼牢承應照辦了。可是孝廉還怕他們反覆無常，便將活捉的人們押到龐大堡去幽囚起來，須要等到宋鐵標等完全遵守了條約照辦之後，這才放了他們呢。宋鐵

標等，在無可奈何之下，也唯有十二分隱忍，依照辦法，最令宋南村人們切齒不忘的，就是要他們的年青姊妹和媳婦們，像粉頭一般地向戰勝者做值酒的勾當。而董事族長們，則搬茶送酒，而且每一道菜上來，還要執著勸進，十二分的卑鄙和屈辱，總算了結這一次紛爭。可是天下事，壓迫的愈緊，反抗力愈強，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宋南村的董事宋鐵標與錫嘉二人，自從此事過後，一個性如烈火的宋三爺，一生沒有吃過阿誰的下風氣，他當夜瞞着人草了一封致宋氏族人全體的絕命書，自己却上吊死了，那一封信，悲憤欲絕，痛斥族中子弟，不顧父兄的勸告，習於荒嬉，以致造成今日的悲慘命運，更單獨的寫一封信留給他那三房閣着一子的宋鐵生，他才十四歲呢！他的大伯金標已去世六年，僅遺一女，二伯銀標是二年前死的，也沒有兒子。僅鐵標有他這麼一個單枝獨傳，他讀到父親給他的絕命書，禁不住百脈憤張，渾身血管幾乎要爆炸了，孩子雖未成年，可是心眼兒却很大的了，他也不將他的意思告訴與任何人，他知道如果給他們知道，事情必然得受阻礙，不能如願的，所以他在父親落葬之後，乘人不備，竊取一些散金碎銀，一齊打在一個小包裏中，瞞着他的母親與家人，在清晨，不聲不響的走了。等到有人來查問他，早已不知去向了。他母親好似失去了靈魂一樣的悲泣了三四天，若干的僕役親友，偵騎四出，忙了許多日子，差不多鄰近的五六個縣城，轄境訪尋殆遍，却依然得不到一些兒蹤迹或消息，便有人疑心這孩子一定是落下水了，再不然喂了野狼了，傳說紛紛，莫衷一是。下走且掉轉了筆尖，再表這個十四齡的宋鐵生，出了後門，就順着官塘大道，直向西面奔去，他因為時常聽得人家說：山東蒙山與泰山，時常有飛仙遊俠之流發現，他們皆具有非常的大本領，取仇人首級于千里之外，祇消劍光一閃，立奏膚功，他便這樣的想了，不論遇到一個仙人，或是一位大俠，那麼報仇

就易如反掌了。所以他的第一個目的地就是蒙山，他沿途飢餐渴飲，日行夜宿，自非一日，那一天的下午申牌將盡的當兒，便已抵到了蒙山下塊的永興鎮了。他在西街找了一家小客店住了下來，店主人見他是一個小孩兒，沒有大人伴著，便走過來，向他問道：「兀那小哥，你姓什麼？是那兒來的？他倒乖覺，不肯說出自己的真名實姓來，」這道姓王，是大名人。到東魯訪親未遇，狼狽歸去。店主便不再問，獨自走開了。他摸摸自家的小包裹，不由的有些自悔魯莽了，應該多帶些錢出來，便不會一用即完的了，將來如錢用完了，仙人俠客依然不遇到，豈不流蕩在異鄉作一個飢寒乞兒了麼？他想到這裏，不由的打了一個寒噤。一會兒茶役送晚餐進房來，是四隻高脚饅首，一大碗炸醬麵，他吃完之後，將房門閉上了，因為是三伏的天氣，非常的悶熱，一時睡不了，便將一扇小窗推開，朝窗外一望，已經昏黑了，沒有月光，天空的浮雲奔走，僅能瞧到一座蒙山像怪獸一般地蹲在西一面，祇看一個龐大而黝黑影子，遠遠的聽得山谷中的鴉啼狼嗥的怪聲，一陣輕風吹過去，一暮黑雲上來，愈加昏黑得對面看不見五個手指了。他方要關窗上床睡覺的當兒，瞥見一道青裏泛白的光芒，像閃電一般地在半空中閃了一閃，他倒是一驚，暗想道：「只怕天要下雷雨了，閃電已經發現了，他正在胡亂思量，」當兒，那一道光芒又在半空中繞了一繞，這一次的光芒，比第一次還要強烈，差不多連山頂上的幾處古寺浮圖的輪廓，已經照射出來了。他有一些兒奇怪了，如果說是閃電的話，那麼，電光亮了之後，就該連來了一個響雷，怎麼有閃電，兀自不聽到雷聲呢？這一剎那間，一道青白的光華，在天空中又自繞了三四回了，宋鐵生的年紀雖小，可是很聰敏的，更加上幼時一向聽到他的祖父前輩等說起，劍仙豪俠一流的驚人舉動，他的腦海中早已留有一種深刻的印象了，他猛的省悟過來，這光芒莫不就是劍俠們放出來

的劍光嗎？他不由的貫注全神目不轉睛的釘着天空，呆望個不休，這一道奇異的光芒繼續在昏黑的天空中活動了十多次，像焰火那樣動人好看。停一會子就不再見了，鐵生久候不見，脖子也漸漸地覺得仰得發酸了，他就縮回頭來，將窗子掩上了一扇，倒到床上去打盹了，不知在什麼時候迷迷糊糊的睡去了。那知一覺醒來，突然覺得四肢麻木，一些兒也動彈不得，慌的張開了眼睛一望，不由他倒抽一口冷氣，你道如何，原來他已覺得被人細着了兩手兩足，待要張口喊叫，可是一嘴塞滿了潮濕的棉花，再也莫想喊得出一聲來。他自知兇多吉少了，用着沒奈何的目光朝四下裏一望，又不由他打了一個寒慄，真魂幾乎從頂門上直冒出去，到了他眼簾中的，乃是一幅人間慘酷地獄圖樣，是一間黑而且暗的小房間，靠着東壁下是一座三眼鍋灶，當中是一張方長的木檯，上面安放着一隻木砧，兩把雪亮的菜刀，在砧板的旁邊，却放着四隻小孩的大腿，還有兩個血淋淋的小孩首級，放在臺子角上，鮮血一滴一滴的落到了地上，成了一小攤有碗口那麼大小的紅印子，灶台邊上，又放着兩大碗斬剝碎了的肉糜，也是鮮紅難看，那絕不是豬羊身上的肉。灶下有一個人，在埋頭燒火，看不見是一個什麼樣兒的人，一股血腥臭味，一直透進了鐵生的鼻子裏，連打了幾個噁心，不是口中有着濕棉塞住，那麼了不得，要連昨晚吃的東西，一齊嘔出來，他是被拗在一個又陰又霉濕的牆角下，不到一盞茶時，他對面的一扇木門開了，走進一個大肚皮兇眉暴眼的人來，他袒了上半身，胸口朝下顯露出一咎烏毛，一直到肚臍眼，他挺腰凸肚的走到了木臺的旁邊，拉開了破雄鴨的喉嚨，大聲問道：小胡，方才當家和尙曾經來關照什麼，他要什麼菜呢？灶下的一個小伙子答道：法空來關照過了，當家的說過了，不要再燒什麼紅燒肉圓了，他今天仍要一盤醋炸心肝下酒，那個大塊頭聽得立即將手中的切菜刀，

拍的一聲攢在木檯上，口中咕嚕道：你難道是啞子麼？今天只有送來一個貨底兒，叫我怎麼辦，他的食糧又大得不得了，一付小心肝，給他點饑也不行啊！昨天兩付，早已下了肚皮啦！他不管有沒有，真是耍人好看，不管他夠與不夠，且辦了給他再說啦！他一面說，一面走過來，伸手將鐵生拾起來，往木檯上一放，先伸手將鐵生口中的一塊濕棉花拉了出來，順手拿起了一把牛耳尖刀來。這個煞神也似的大塊頭，正待用刀「點料」的當兒，宋鐵生因為口中的濕棉已被他拉去了，立即開口央告道：伯伯，求你老人家刀下留情，不要喪害我的性命，日後自當要報你老人家的救命大恩咧！伯伯，我還是一三房合一個獨生子呢。那個將動手的大塊頭，很奇怪的停手問道：孩子，你東海雲台山來的嗎？鐵生道：是的，伯伯，伯伯饒了我罷，我是宋南村宋大衍的兒子……大塊頭猛的啊呀一聲，來不及的給他將縛束解掉了說：你……孩子……好險啊……：你何不早說……：差一些喪在你母舅的刀尖之下，鐵生爬下了木檯，揉搓着手說道：口中塞滿了濕棉，怎麼能夠說話呢，但不知你老人家尊姓大名，他忙對他說：孩子，我真慚愧了，說起來，我與你是嫡親的母舅外甥呢，但也難怪你。我離家亡命時，你還在乳提時代，怎麼能記得我姓茅，沒有名字，人家皆稱我爲茅一刀，自從你外祖去世後，我便與你的大二兩舅分拆家屋，我的一份不到三年就賭光了，沒有辦法就買了一把殺猪刀，爲肉店中宰殺猪羊，又因好賭，欠債不還，一時氣憤，將一個賭窟囊家擄死了，我連夜逃走。在這蒙山脚下的小鎮上落下腳來，舉目無親，不得已爲一家飯店中燒火，老板因爲我勤謹能幹，就將我昇上了灶頭，燒小菜兒本是我的熟手戲，可是料不到這店却是一個黑店，不久，有一個黑胖和尚到飯店中來，吃了我的小菜，就問明了老板，他叫就我隨他到山上的伏虎寺來做廚司，我起初還以爲是一個……：他忽然向灶下一個燒火的小伙

計道：小娘二，你給我去打一吊桶清水來，那灶後走出一個面黃肌瘦的小伙子，提了吊桶出去了，這茅一方繼續的說：孩子，我就不知道一脚踏進了人間地獄啦，我第一天到寺內以迄一個月是在什麼香積廚中爲衆和尚燒飯的，到了一個月滿了的那天晚間，當家大師非非和尚突然的將我叫到了方丈室中去，很嚴厲的向我說：茅某，我要問你，你在本寺作事，願意也不？我忙點頭道：自然願意啊，他立即在桌上拿一張像符錄的黃紙條兒一般的東西，放到桌邊，指着對我道：茅某，我瞧你是一個很忠實的人，因此我極願你真心歸皈我佛座下，可是我聽得忙對他說：亡命之人蒙大師收留，恩澤無殊再造了，不過要小人削髮爲僧，却不能應命啦，他道：你是猜錯我的意思了，並不是叫你削髮出家，要知道出家與修行，雖然是一樣的，但修行一項，可以削髮也可以不削髮，只要誠心信佛，那便好了，否則便是削了髮，依然不誠心，仍然等於沒有修行，他說着在盒子裏拿出一把菲葉式的小刀，向我命令說：伸出你的右手食指來……我不敢違拗，不料他竟以小刀將食指頭上刺了一下子，鮮血直滴下來，他執着我的右腕，在黃紙上畫了一個血字，然後他的臉色越加猶惡可怕了，沉重着聲音對我說：你且給我聽真的，從此以後，你要一心誠意的爲佛爺效勞，耐苦，自有功成證果的一天，不過我要關照你一聲，他須要明白，以後不再派你到香積廚，將派你到一個祕室中去替代一個姓刁的服務，我是受命予天的，天命我到人間來消滅惡人，不留一人，而且我是取用根本剷除的辦法，譬如我知道某處有一個未成年的小孩，算得到他將成年的時候，將要害人，我便不待他成年，先就剷滅了，免得後來爲患，但是這個執刀的義務，應該你來負擔，我得告訴你，假使無故的殺害一個好人，你是有罪的，反之你假使除了一個惡人，不獨無罪而且有功的，除了一個惡人，強似吃三年長素，這道理你可懂嗎？我只得點

頭道：「那知一到了這個專門殺害兒童的地下室來，竟使我渾身發抖，幾次向他辭謝不幹，可是他一定強迫我幹，我若不幹，他就要將我用飛劍殺了，寺中的香伙們一齊勸我不要自尋死路，他的飛劍能夠在剎那間取人的首級於千里之外呢。饒你腿快如飛，也難逃掉他的掌心啊，而且這位非非和尚生性殘暴，無論何人，只要和他走了逆風，那麼便對不起，立刻要你的性命了，我是沒有辦法逃走，在這兒幹這喪天害理的勾當已經三年多了，孩子，你的性命還在水上飄呢，是要看我的話說得好，不，更得看他的心境快活與否而後可定。」鐵生又問道：「娘舅，我好端端的不是睡在那家飯店內嗎？怎麼會到這兒來呢？」茅一刀道：「咳……你那裏知道那一家飯店，正是這個頭陀拿出來的資本，叫他的門下弟子名叫蔡老四開設的，我起初還疑心捉來的小孩子，皆是像他所說的犯了天刑一樣，可是後來漸漸的知道了這個萬惡的頭陀，乃是非人肉做菜，不能下飯的可殺東西，不獨一家小飯店每天要短害來往的客商，還有四個徒弟，成日家在外邊專以拐偷小孩爲業，送一個小孩子來。」

第二章 海神大祭淫賊報前仇

便領到特賞紋銀一百兩，這頭陀本領通天，是一個著名的獨腳強盜，年把功夫，多則出來三四次，少則一次就行了，盜來的金銀財寶，一年也莫想用得完，如今你已不幸落到這裏來了，要想活命，祇有對他這樣的說，早就聞得大師的威名如雷貫耳，因爲父仇不共戴天，所以特地來拜謁佛爺，懇求納留，此恩此德，畢世也忘不了……鐵生點首唯唯道：「知道了，我懂得說的，最好還是請你老人家先給我說幾句好話，然後

讓我見他，茅一刀道：「這樣也好，但你切莫要提到是我的外甥，這頭陀的疑心很大，一定會僨事的。」他就罷先自出去，從地下室出來，就是一個假山洞，一轉灣便到了東靜室，這三間靜室裏面除了茅一刀與知客僧法空而外，什麼人都不好進來的。一刀立在門外，先自伸出三個指頭在門上輕輕叩了三下，便聞呀的一聲，一個又黑又胖又麻的和尙，約在四十裏外，身材高大，臉嘴怕人。他猶笑一聲問道：「老茅，你爲什麼磨苦臉的，敢是又在想起故鄉來了嗎？嘿嘿……快了，再過三個月，你的功德圓滿，自會放你回去的。」茅一刀忙陪笑說：「當家師那裏話來，現在，便是你老人家趕我走，我也不肯走呢，便是回去，又幹什麼鳥來……我來，沒有別事，便是今天山下的飯店中送來一塊「生料」，我正在爲他洗罪（註：洗罪者殺死的別稱也。）的當兒，非道，「翅毛乾了也未」（註：此句是追問一刀，來者還是成年的大人不是）茅一刀搖頭笑道：「嫩瓜兒，不過奇怪的很，當我要動刀的當兒，他忽然仰天大歎道：『實指望來尋非非師尊，練習一些武事出來，爲父親伯伯報仇，誰如今天不愼，落在黑飯店裏，不明不白的喪失了生命，就是死也不能冥目了。因此我就放了他。』」問道：「孩子你怎麼知道非非大師尊的？」他翻起了一眼睛，豎起一隻大姆指來說：「他老人家的名誰人不知，那個不曉，沿東海一帶連三歲小子夜間啼哭，祇消他媽說一聲非非和尚，立刻嚇得止住啼哭咧，這不是過份的大話啊。」歡喜戴高帽子的非非和尚，聽得十分的快活，連聲喃喃的說：「這個業障，一定是與我有師生之分啦，老茅，快給我領來看看，如果孩子生得不錯，那我倒要收他在門下呢。」茅一刀心中暗喜，一轉身，很快的在祕密地下室將他領到了靜室門外，鐵生雖然還未成年，但已發點異常了，他並不進去，在門外就跪下了，非非見老茅一個人進來，好生的奇怪，道：「孩子呢？爲什麼不一齊來？」一刀笑道：「這孩子雖小，禮數竟會做得十

足，不敢進來，已經在門外跪着，非等你的命令，不敢進來的。非非呵呵大笑道：癡孩子爲什麼這樣的拘執，但……禮多人不怪，終是一個知道尊敬師長的好孩子，叫他進來，叫他進來，一刀忙又轉身來向鐵生道：來罷，不要多敬禮了，祇要以後去能遵照師父的法旨行事，便得了。鐵生隨着一刀走到靜室的裏面來，一望見非非和尚立即跪得畢直的連連磕頭道：弟子宋鐵生拜見佛爺，務懇佛爺大發慈悲，收留弟子，非非和尚一見他生得眉清目秀，十二分的俊俏，已是滿心的喜悅了，又聞得鐵生的伶牙利齒幾句話，越發歡喜他了，忙叫起來，叫他在旁邊一張木椅上坐了下來，開始盤詰他的家鄉了，鐵生並不瞞，爽直的告訴與非非知道，他是宋南村宋士美的愛子，又詳細的談到宋南村與龐大堡結下的世仇，以及最近宋南村慘敗後受辱，以及他父親臨覓死以前所叮囑報仇的話，委婉的說了一個大略，非非聽得，立即向鐵生道：孩子，難得你路途遙遠的來投奔到這兒來，祇要你經心着意的練習一些武藝，便不愁沒有報仇的一天。說到這兒，他忽然向茅一刀問道：老茅，你與這孩子是同鄉的人啊，茅一刀點頭說：對啦，我們只隔二個村子，非非道：好，也算今天收了一個徒弟，你可到香積廚去，給我辦幾色素小菜，順便給孩子多帶一份來。茅一刀歡天喜地的去了，不多時，他將晚餐送了進來，鐵生雖是一個孩子，但他很知一些人事了，方才明明聽得他如贖母舅去辦素菜來，但送進來的，一共六式，却雞魚肉蛋全葷，一樣素的也沒有，看官，非非和尚所說的素菜，却便是間接的素菜，何爲間接呢，原來他的理由是牛羊豬馬魚蟹蝦蟹之類，牠他不是吃五穀，便是吃草菜，牠們既然吃的是素食，當然哪，肉還會葷麼，尤其蛋，可謂是胎裏素菜，既無肉，更沒有一滴血，不獨非非和尚自家如此，就是他的徒弟法空們一班小和尚，也都是終年到頭在吃着間接的素呢，也是鐵生這孩子與非非有夙緣罷，非非

一見他，就歡喜的不得了，以前也會在茅一刀的刀下收留了好幾個孩子，可是都沒有鐵生這樣的討他歡喜，他先自在上面坐下，伸手拍着橫頭位置，叫鐵生坐下了，鐵生憊憊縮縮的坐在桌角邊，低下頭去，不敢說話，這也難怪，實因秘密地下室中的景象幾乎使他嚇破了胆，更加非非和尚那一副獷惡的嘴臉實在使他有些兒不寒而慄了。可是非非和尚倒是一個很會體貼孩子的傢伙，他也不要鐵生給他斟酒，自己先倒滿了一杯，然後向他問道：孩子，你會不會喝酒，歡喜喝酒的，那麼你便儘量的痛飲，不要怕羞，以後，你每天要與我見面的，不許害羞，你知道麼？師徒如父子，我這個師父，貌相雖則兇猛一些，可是愛徒如子的。鐵生拾頭對他說：謝謝師父，徒兒不會喝酒，還是讓我給老人倒酒罷。他搖手道：出門分上下，在家沒高低，你不會喝，我不要你倒酒，老茅給他盛麵飯來，老茅唯唯答應，在鐵生吃麵的時候，非非和尚一面飲酒，一面與扯淡家常，晚飯後，他又叫香伙給鐵生打掃出一間靜室來，是在東耳廂的北端，離開非非並不甚遠，鐵生受了他母舅的知照，每天在清晨寅牌時分，便到他的榻前長跪請安，然後進茶進水，較其他的徒弟來得伶俐活潑，越發討得非非的歡心。在每天鐵生送茶一當兒，他總是將床裏的一隻紅漆小葫蘆拿了出來，拔去塞子，在裏面傾出了兩小粒綠豆大小的白色丸藥來，叫鐵生嚥下去，起首幾天，只覺得渾身痒得不了，半個月後，筋肉突起，氣足神充，非非這才正式叫他先練氣力，因為力氣是各種功夫的原料，力氣不充足，無論功夫都練不好的，光陰易逝，不到一年的距離，鐵生不獨已發育得像成年的二十壯漢一般，並且已學成了不少的初步功夫，他每天寅初即起身練氣，隨後練力，下午在練武器，有條不紊，別的小徒兒在寺中混了好幾年，頭，什麼都沒有學得成，日給香伙們作小跑僕役，祇有宋鐵生是一個天之驕子，大家知道他是當家的愛徒，那個不衝着

瞧他一眼呢，所以他可以說，時時刻刻將功夫皆用到了武藝上面去，怎麼會不好呢？到了第三年，宋鐵生的能耐，已可獨敵萬人，空手入白刃的境地。他的報仇心愈，在非非的面前已有好多次數要告假回里去探親了，非非總是不許他，並且對他說：孩子，你不要以為你已經天下無敵了，要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好手多得，不計其數呢。何況龐家大堡是一個尚武的強悍地方，你這一次不動手則已，既動手，則非要佔得上風，否則，給人家說起來，連我的面上都沒有光華啊。君子報仇，三年不晚，急什麼……這樣宋鐵生又自耐着性兒，在山上繼續習練了二年多，武藝果然，是竿頭日上，可是常言道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在無形中受了乃師的薰陶，便養成了一種驕奢橫暴殘忍昏淫的惡習慣了。所以在下山之後，如猛虎出柙，無惡不作，無所不爲了。是也難怪他，在伏虎寺中所受的薰陶，實在太深了，他回到了宋南村之後，第一件要緊的事，便是詢問海神祭現在奪過來沒有，他的兄弟叔伯輩見他雄糾糾氣昂昂的回來，就知道他學藝已成，大家都聚攏來，將年來所受龐家大堡的烏氣，和受不了的壓迫，不獨在天貽節這一天海神祭，要等到了最後一祭，便是在平時田中的耕種，莫不處處受到對方的欺凌誣辱，宋鐵生聽得眼中冒火，忙問宋長生道：現在龐家大堡，是誰作首領？宋長生道：是龐台顯的長子龍，做堡董，這人的武藝不差，性情暴戾，宋家子孫時常因小事落到他的手中，了不得，一頓毒打，身體皆傷。宋鐵生咬牙怒目道：好，三天總有顏色給他就得了，長生忙道：你何必這樣的性急呢，還有七天，又是海神大祭的期限到了，在那時，不妨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當着四十八村堡的人們之前，打他一個下馬威，要報仇，報足了當日他們祖上不是迫着我們族中少年婦女執帚樹酒，此番我們如若佔了上風，這一件休要忘了，致少要迫着龐大堡的娘兒們斟盞我的酒，還要陪到終席，宋鐵生冷

笑點頭道：「有主意，有辦法，揀年輕貌美的，便留幾個下來，當着花大姐兒作樂，也未始不是一件大快人心的頑兒，長生是久聞非非和尚的大名了，他便向鐵生問道：「兄弟，你一去是許多年來，已經學好了有幾種武藝了呢？」鐵生道：「這也難說，武藝是學到老，學不了的，在目前一般普通應用的手脚，終算有了，長生又道：「兄弟，你可不能小覷了龐六堡的人啊，因為他們堡中，現在有拳堂和講武堂的設備，若干子弟，都有相當的本領，萬萬不可輕敵，鐵生復又冷笑一聲：「大哥休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兄弟如沒十分把握，也不願急切下山了。長生好生歡喜，當即命人到鎮上去購買酒肉，弟兄們重逢誌慶，歡飲一番。闌村的小輩們聽說鐵生藝成下山，回來報仇了，他們先後皆到他家來參見他，鐵生一一敷衍，他們到了第五天，他與長生商議，祇挑選二十四名有手脚的子弟們，跟去助威，此番抱着一個擒賊擒王的目標，可是龐家大堡自從奪回首祭權之後，倒也躊躇滿志，並不怎樣的苛待宋南村人們，至長生等報告完全是加油加醬，噫甚其詞，以激起鐵生報仇的怒火，到了初六這一天，一清早就有人送信到龐龍厂，是宋南村新村董宋長生寫來的，信上的大意是本屆首祭權宋南村要求取得，而且以後去的三十年，年年須由宋南村首祭，龐大堡如果不服的話，則不妨推選出一條好漢來，在西草場一決雌雄，更不必像已往那樣的大動干戈，罔害了若干無辜的生命，勝負決在一人的身上，這是一件突如其來的意外事件，龍厂是一個心高氣傲的英雄，見了這一封信，當然是勃然大怒，將來信的背後，批了六個大字：「一切准如所請！」好了，這一來，馬上便要展開一幕爭奪霸權的血戰了，龍厂今年已是三十八歲的壯年，他有一子一女，子名玉清，女名玉屏，玉清在九歲那一年，便跟龍厂好友響鏢，廿亮到霍山三清宮去投拜了塵大師去學藝了，至他的胞妹玉屏呢，在玉清走了之後，不到二年，勞山

的顛道人到龐大堡來化緣，看見了玉屏，就很注意的對龍厂說：這孩子在四年後，有一種飛災要降臨到她的頭上的，說不定要將一條小性命送掉了，最好由他領去，五年以後顛道人拍胸担保，還一個出眾超羣的女英雄與龍厂，在龍厂本人到無可不可的，又怕夫人作梗，那知夫人竟毫不推辭，爽快的叫女兒隨顛道人走了，龐夫人是周村周翰林家的令媛，才貌卓越，如今已是三十三歲的中年婦女，可是乍看上去，只當她還是年當花信的少女呢。以上是龐龍厂的家庭狀況，直到宋鐵生返里復仇的那一年，他倆一個還沒回來，如今且說龍厂接到宋南村的一份挑戰復仇的通告，當然沒有拒絕的可能了，他拿起筆來，在信壳後面批了兩句……『謹遵台命準時到場……』龍厂……『當時龐家大堡的一班少年氣盛的弟子們紛紛來向族長龍厂請命預備糾集了五百名壯丁，出其不意，衝到宋南村去打他一個落花流水，可是皆給龍厂喝退了，他將族中兩個武功卓越，經驗宏深的同輩兄弟請三位來，對他們說：宋南村自從被我們祖先打了伏降之後，若干年來，不敢再生事惹禍了，不過他們全族沒有一時一刻忘記了報仇，這一點各位兄長要聽清楚了，蓄積既久，暴發必烈，這兩天我的七星刀在午夜必然要嘯響了三四次，一不刮風，二不下雨，這可以逆料到不出三日必然要有一場捨死忘生的血戰了，昨夜三更夢見先父顏色慘淡，拿一枝筆在我的手心中寫了一行字，前兩句我已記不得了，後二句是『數不可逃，忍氣趨避可免。』果然，今晨的警信來了，當時我頗思依照先父的夢中之囑行事，可是歷年來在四十八村堡十二大集鎮稱王為霸的龐家大堡，如今忽然為宋南村一班無名小卒來了，一封信，竟自嚇得倒退，天下絕無如此易與之事，更何況祖父伯祖們，拚命在宋南村重重欺凌壓制之下，翻過身來，將對方打倒，為子孫奠定了江山，我寧可粉骨碎身，斷不能在我的手中斷

送了全族的威風與幸福，竟把海神廟的首祭權拱手讓與仇家的。不過話得說回來，先父英靈最顯，每次託兆，其應如響，我知道此番的血戰結果我們有十之七八是準會失敗的，所以我勸三位兄長，立即回去先將家口細軟和最緊要的龐家宗譜等，立即用騾車運到公興鎮去，凡有年輕的婦女皆叫她們立即動身，不許片刻延挨，時候不早了，可有一層，今天的戰事，不要你們三人的參加，你三個頂要緊的責任就是保護着宗譜及祠堂，公有的古玩珍物要緊，設若此戰不勝，我必不生，祇望三位兄長切囑小輩等，不要忘記了今日之仇，龍飛龍伯龍祥二人黯然相對，片晌無語。龍厂又自催促道：走罷，時間急促了，龍伯道：那麼，弟婦不要與內人們一齊動身嗎？龍厂道：她已于前日回到娘家去憩夏了，他三人很快的告辭回去，依照他的吩咐，先將宗祠中的宗譜懸像珍物等裝了六大木箱，裝到了一軸雙馬四輪車上去，一方面下令各家的少年婦女趕緊收拾細軟財帛，驢駝背負，迤邐由北門悄然動身了，龍厂在他三人走後，又將低一輩的壯丁們，調集門口的五穀廣場上，共得宗族子弟五百一十一名，各家僱用的長工夫僕一百五十九名，他便吩咐一個姪兒名叫龐長清的，選出能打能拚的兩輩小英雄三百名，各自用足了午餐，並且破例准許喝酒，但不准喝到十分，以八分爲度。這三百名子弟兵是隨他上戰場的，尚有二百一十一名却與役廝隊，分守四面的堡門，備齊了火炮大噴子，百步外斃人的三管銃與烏槍掃數拿出來，滿盛了火彈與棗核鐵釘，另外又備了不少的連珠窩大強弩，反鵝子飛黃石，這一天龐厂吩咐廚子在兩個時辰（等於現在八時到十二時正）殺豬宰羊，安排酒席若干桌，又命龍伯等五家的廚子，分工合作，還沒有到午時，八十席八碗全葷的本席已經完全辦得好了，龍厂又叫人將後園地下埋藏的十年陳窖老白乾酒掘起，五隻酒甌子來，將封皮揭去，任人自由取杯痛飲。

毫不吝惜，直到了約時將近，龐堡主換上一身玄綢單衣褲，頭戴一頂馬連坡的紅纓草帽，足登薄底快靴，一柄久已不用的七星寶刀，橫掛在腰間，率領五百健兒，虎步直趨海神廟西邊的大空場上，四十八堡的與祭人們，數近三四千，還有鄰近各村落的居民們，聽說龐宋兩家，陳賬又要翻起來照算了，他們甯可犧牲了一頓午飯不吃，皆紛紛的趕來，參觀熱鬧了，當龍厂等入場時，四邊已打好了五七道的肉屏風，胆小的朋友，一齊爬到樹上去，免受池魚了殃，以往龐家大堡的行伍皆是紮在場子西隅，今天當然不改舊例，由龍厂率領着，各執刀槍斧棒，一字排開，龍厂將腰絛一緊，緩緩的走了出場，只見宋南村的壯丁隊內，隨後也有一人大踏步出來，身材十二分的魁梧，皮膚黝糙，濃眉虎目，滿臉的油汗，右手拖一根虎尾三截棍，挺胸凹肚的走到了場心，龐龍厂心中就有些兒奇怪了，暗自忖度道：以住宋南村每年來參大祭的當兒，向沒有聽見此人。

第三章 暗箭傷人堡主抉雙眸

敢是他們由別處請來的『便生』為自家祖宗報仇麼？這不見得罷，一則人家聽見了一族與一族的鬥爭，無論有如何深切的關係，是無興緻來參加的，便是來參加打了勝仗，老實說姓宋的面上也不見得有什麼光輝的，他正自沉思的當兒，猛可裏裏便聽他招呼道：來者莫非是龐大堡之主龐龍厂麼？他立即欠身答道：不敢，正是小可，還沒有請教尊兄的貴姓首印，那黑大漢一綽三截棍，立定了脚步，含笑答道：小可雖然也是宋家的子孫，祇因離家時尚未成年，所以堡主不認識我，我叫宋鐵生，回家還沒一月，路寬眼窄，腿短牙長，久聞大兄的武藝高強，小可心儀已久，今天難得機緣，領教大兄的指示，真是小弟的萬幸，龍厂涼聲謙遜

道：那裏話來，小弟對於武藝二字，那裏談得到高超，不過練習一些皮毛末技，用以防身而已，兄台踏翻江湖，識遍英雄好漢，手眼高明，不言可知，今天竟肯不棄魯愚，啓教頑冥，實爲小弟的莫大的倖運了，敢請教貴師尊的法諱，他忙道：不敢當，小可是個寸朽之材，雖蒙非非大師尊耳提面命，大發慈悲，可是小可福薄，祇學得一點極尋常的家數而已。龍厂暗暗吃驚，他知道蒙山伏虎寺的非非和尚，是一個著名的獨脚大盜，高來高去，功夫到家，想不到宋南村中，竟有子弟投到他的門下去，老實說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他今天既來尋事，不消說，本領是一定好的了，倒不可輕敵大意，但一想到宋南村有了非非惡僧作後台，實在是龐家堡的心腹大患，縱然我有本事將宋鐵生打敗了，但也無法去阻止他不請非非來報仇的，想到這兒，不由的便有三分胆怯起來，宋鐵生繼續說：天下事物極必反，樂極生悲，衰極轉旺，否極泰來，斷沒有百年常威的香火，因此小可就應時返里，就給宋南村的全族出一口十多年的惡氣……龍厂見他的話頭變硬了，却靜靜的聽着，並不接口，他又繼續說，可不是麼。宋南村的人民已經久成四十八村落的魚肉奴僕，首祭權抓不到倒不要去說他，連十祭以內的位置都派不到，每年皆是忍氣吞聲的第一個到場，打掃壇宇，安排香火，直到最末祭，才准上香，這種行爲，簡直將我們宋南村的人們當着豬狗畜生般看待了，這些話也無用多說了，小可現在要向首祭的主祭官（指龐龍厂）商量，宋南村在本年，無論如何要上香首祭，如果有誰的牙關裏敢碰出一個「不」字來，那麼，人熟禮不熟，嘿……我的三截棍一向是不講交情，祇講公理的，列公，你瞧他這幾句話，請教使龐龍厂受得了麼，休道他這個初出道的毛頭小夥兒了，便是非非和尚自家來此，龐龍厂也不見得就懾服了，囉，龍厂冷笑一聲道，鐵生大兄的見教，未免太也霸道一點了，宋南村果然要來一次首祭，

並不是辦不到的事情，祇要平心靜氣的對四十八村堡的首祭人商請，我敢說沒有不答應的道理，何必翻臉相見呢，我要說一句不中聽的話了，大兄的三截棍不講交情，我兄弟的七星刀，也未見得就講交情啊，……宋鐵生一擊狂笑道：廢話何必多說，說來說去，終于難免一場廝殺了，不過在此刻小可有一件事要與兄台互商，我們此次不必像祖先那樣的亂打一陣，雙方無辜的傷了若干的性命，這是最無謂的事情，我以為勝負祇能取決於你我二人，不過我還不知道兄台能不能夠代表一堡，龍厂點頭道：如果我敗與閣下，想來或不致還有什麼人不同意不承認吧，我要請大兄萬一動手之後，小弟倒倖勝了，那麼兄台能否令宋南村全族無異言，鐵生嘩啦啦將虎尾三截棍這一拉，冷笑道：這一點權柄也沒有，還配出場麼？真是笑話，龍厂到了此刻不再開口了，霍的將七星刀從鞘中拔出來，龐龍厂倒退數步，急忙將七星寶刀在右脅往後一拉，刀尖掖在腰下，右足一屈，左手向前一推，成了一個『卞莊刺虎』的架子，這邊宋南村的宋鐵生也自立了一個『獨木撐天』的招兒，左手一鬆，右手將三截棍散開，成了一字形式，跟着就來了一個秋風掃落葉的架子，向龍厂的下三路橫掃過來，龍厂雙足一縱，順手一刀直對宋鐵生的額下刺去，他霍地使了一個『鳳點頭』讓過了這一刀，三截棍的另一端已經從半空旋轉，他用左手接住，腳下搶進了一步，棍的式樣已變了『文』字招兒，乒乓下來就是三下子，列公，這三截棍會使的進攻一次，能由一棍化為三棍，更由三棍化成九棍，變化無窮，不善招架的，往往會失眼受擊，龍厂的本事自有相當的根基，對於三截棍與李公拐這一路東西，當然能夠應付得自如，他倆走了幾個照面之後，宋鐵生便將一路『雷公棍』使了出來，『雷公棍』是武當派外家張白水創立的，『雷公棍』共有十八節，每節共有九着，每一『着』化為三棍，合計每

一節要耍二十七棍之多，而且在這二十七棍之中，有攻有守，大約是十五記主攻，十三記主守，如遇沒有經歷的對手，簡直要弄得手忙腳亂，無法應付的，幸而龍厂是一個喜歡研究小路傢伙（按小路者，即常見之兵器如護手鉤，三截棍，李公拐一類傢伙）素有心得，他便隨手應付得非常的溜熟，這倒使宋鐵生吃驚不小，他暗忖道：這一路『雷公棍』據非非和尚在教授他式勢的當兒，曾經告訴他，這一路家數是道兒上不輕見到的，祇要使得溜滑乘隙而攻，十九可以得勝的，想不到對手不獨懂得他的來歷，並且將七星刀舞出一路對抵的家數來，遂成爲半斤八兩，兩不相近的局面了，大約待宋鐵生的一路雷公棍完全使用出來的當兒，照例還有絕命三着，每一着祇有六記，三着十八記，六記有四記半是逼攻對方而造成最後一記得手的機會，非常的了得，龐龍厂如何不識得，他却避重就輕，對於前四記的佯攻，一概不理，全神貫注他最後的一次突擊，因此絕命三棍可不能夠奏功，宋鐵生不由的十分焦躁起來，可是在此刻猛聽得龍厂長笑一聲，刀法大變，頓時便叫宋鐵生手忙腳亂起來，原來龍厂有一種殺着，名叫『八卦風雲刀』，這一路刀法非常厲害，另一個名稱就是『八面藏鋒式』，非得內行很不容易對付這一路罕見的解數的，可是宋鐵生並不是不認識這一路厲害的解數，但是他絕無把握能將這八八六十四刀應付下來，當他在伏虎寺中埋頭練功的當兒，非非和尚曾經再三的關照他，習練三截棍，不是容易的事情，可是以三截棍去應各種傢伙的冷門解數，便十分的困難了，第一要將刀劍對手的各種冷門進攻的家數，完全要熟記在心，這一路八卦風雲刀，宋鐵生祇將對手的口訣念得熟了，他的大師兄黑瘤僧謹與他在兵器房裏演過兩次，他個沒有那麼奇巧，龐家大堡的人們就會使這一路花刀，但天下事時常是這種無巧不巧的事情，他怕碰巧，不料會偏

偏的碰巧了。所以當龍厂在變換刀花的第六着，丹鳳掠雲他已經覺得不妙了，可是難到當頭，斷無甘心自避的道理，祇有咬緊了牙關，將看家的本領『大劈柴』又名『千頭棒』一路滿招滿架的家數，小心翼翼的舞動傢伙，緊緊的將龍厂的七星寶刀抵住，不漏出一些兒隙縫來，可不是麼，半斤八兩的形勢又維持了一盞茶時，倒底龍厂的刀法厲害，而且『八面藏鋒式』的狠處，便是不能夠弄錯了一着，敵着一差不投門路，對不起，立即心慌意亂，乃有無法繼續招架之苦，而且風雲花刀的家數特別，明明刀口是從右邊砍過來的，但結果刀口却在右邊忽然轉到左邊去，弄得宋鐵生花眼暈頭，神魂不定，彷彿東西南北，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皆有刀光飛閃在他的眼前，你道厲害也不。話不煩屑，龍厂的一路花刀使去了五分之三的當兒，宋鐵生祇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能，額上的汗珠黃豆大往下直滾，宋南村的壯丁隊，以及鐵生的一班堂兄弟，近宗叔伯等，一致爲他擔憂不淺，在一髮千鈞的當兒，不知怎的，宋鐵生吃不住龍厂的刀鋒裏逼，向後到退三步，冷不提防脚底下被一根茅草一絆，立足不穩，轟的一聲，向後便倒，龍厂大喜，一個箭步，縱過來，一挺七星寶刀，正待……說時遲那時快，忽然聽得龍厂大吼一聲，滿面鮮血，掉頭飛奔向西，西邊的壯丁隊等以及四十八村的人民，莫不駭怪，眼見宋鐵生的一條性命，不容旋踵便要送上龍厂的刀下了，怎地龍厂反而面部重傷，流血飛逃呢，真是非常奇怪的事啊，宋鐵生在滑倒時，已經走了真魂，祇將三截棍護着頭臉上，半部預備遭傢伙了，及至聽到龍厂慘號之聲，定睛一望，瞥見兩顆酒杯大小的東西，在他的面上落了下來，他真是絕處逢生，一個鯉魚翻身，跳起身來，一擺三截棍，大踏步正要追了下去，猛聽得東南角的老桑樹上有人呵呵大笑道：好啦，老七，饒了他罷，這一對鬚不爛的湯糰，的確足夠他受用的了，大丈夫不趕乏免兒，由他

走罷，宋鐵生一聽是黑溜子師兄的聲音，立即止步，可是他領來的一班壯丁子弟們，瞧見對方的首領敗走了，他們不待命之下，風起雲從的喊殺過去，龐大堡的隊伍眼見主將受了暗算重傷逃向西北，他們當然是胆寒心驚，不敢應戰，就四分五散了。宋銀生等乘勢便率衆追殺到龐家大堡的東圩口，守圩的壯丁們爲了要讓本堡的人奔入堡中，然後再將吊橋撤去，那知已經來不及了，宋銀生與宋長生一馬衝過了吊橋逢人便殺，大隊壯丁應援的如潮水湧到了，堡中龐氏子弟行伍，無心戀戰。多數從西北兩出口逃出去了，宋南村的人們，本來預備在堡中搜尋少年婦女胡作胡爲一下子，可是幸虧龍厂有先見之明，預先叫她們避到公輿鎮上去了，在守門的都是些老嫗老翁，竟預備點起火來，焚燒屋宇，可是宋長生不許亂動，要等候鐵生前來定奪，總算沒有闖出放火的慘劇來。一會子，黑溜僧與鐵生攜手入圩了，長生便將龐家大堡內壯丁少婦，完全逃避的事情，告訴與鐵生知悉，鐵生便道：「那麼，你且將大堡中年紀老的老翁叫幾個來，我要與他們說話呢，不一會，來了四個五六十以外的老頭兒，老遠的就向鐵生與黑溜和尙磕頭下拜，索索的亂抖，鐵生將三截棍擡起來，掖在腰間，笑嘻嘻的向他們吩咐道：「你們且不要害怕，冤有頭，債有主，快立起來講話罷。」老兒們聽得，各自起身，宋鐵生道：「你們大堡中除了龐龍厂是董事，還有誰呢？」一個年紀最大的老頭兒回答道：「我們一族中，無論大事小事，皆由族長出來調停的，一向就沒有什麼董事或村紳的。」鐵生道：「那麼，除了龐龍厂之外，尚有何人是你們的族長呢？」這林頭兒年紀雖大，並不龍鍾，他知道龍厂必已遭了他們的毒手，意猶未足，還想另尋他人，他立即搖頭答說：「沒有，沒有，龍厂族長家已有三代做我們一族的領袖了，誰都不能作他的主。」鐵生將面孔一板，鼻子裏哼了一聲道：「假使他在生病，或是出門去，你們族中的各事難道等他病好了，

或是出門回來，才了結麼？老頭兒道：「並不如此，如果發生這樣的情形，小事就由本支的租伯等決斷，萬一有了大事，則到祠堂中集齊各支族長公議判斷……看官，這老頭兒是一位着實會說話的，他如果照直將龍伯龍祥等一班人說了出來，那不管就替他們宣判了死刑啦，須知宋鐵生這傢伙心狠手辣，他早就存着一個斬草除根的念頭，但這也不是要將龐氏一族完全殺淨的解釋，他是預備將龐姓的出頭領袖文武人物，一齊計算光了，使他們永久沒有能力報仇，用心之險，於此可見，幸得義祖龐四老兒這麼回答，將他的野心消滅得不少了，他就以為龐龍乃祖若父是宋南村切齒仇人，他又對龐義祖說：「那麼，我要知照你了，此後三天內，你要去通知逃向他去的族人，他們可以放心回來，冤仇我們已經報復過了，和他們絕無難過，誰敢不聽我的命令，故意逗留在外面，那麼，就老實不客氣的令我們宋氏族人要來代他們下田耕種了。」他們回來之後，我宋南村不問何人，皆不敢到此鬧搔擾，凡事皆由我來作主，說話未完，瞥見宋南村的壯丁七八名從南圩門擁着一頂青布小轎，吆吆喝喝的走了進來，一個頭隊名叫宋正明的，大踏步搶到了鐵生的面前，打了一個躬，千說：「裏族長，這轎中的婦人，是龐龍廠的髮妻，今天方由親眷家回來，給我們劫得了，前一次，我們宋南村失敗時，曾經逼着我們全村的少年女眷執壺斟酒，但是我們此仇不報，何以對得住一班被辱的祖母伯母孀娘等呢……這幾句話倒提醒了宋鐵生，命人打起了轎簾，便見一個姿色好麗，粉頸低垂，家縉紳家屬，雙手雙股皆被綁着，她抬頭看見一個武裝的少年，和一個黑皮的僧人，右額上還露着一個雞蛋大的贅瘤，賊光朔朔的兩眼，向自己儘瞧，不禁怒氣上沖，嬌聲喝道：「惡徒門將我搶到此間來，意欲何為？」宋鐵生與黑瘤僧相視一笑，鐵生一揮手說：「上次姓龐的到我們村中的恣意縱樂，天道好還，這一次該輪着了我們啦。」

你們就將押到她家，着二人防守監視，如果逃脫或是尋死，那麼我就和你們說話，時候不早，你們不妨就在堡中殺豬宰羊，辦起酒來，等候我們去首祭回來，大樂三天……這個命令一下，立即歡聲雷動了，他與黑窟僧徒步回海神廟走來，一路上又談起方才的事情來了，鐵生走到大草場中，指着方才與龐龍廠奮力大殺的地方笑道：你是從那兒來的，如果再遲一點兒說，不定我的一條性命必然要在龐龍廠那雜種的刀下丟去，黑窟僧笑道：師父在五天以前，便關照我了，他道海神大祭期又到了，必難免一場惡鬥，鐵生的性急粗豪，工夫又甚膚淺，久聞龐家堡頗有不少手堅脚硬的你不去助他一陣，他的生命要靠不住呢，我遂囑命趕來，那我抵到了宋南村時，你們已經在這兒對陣了，我便隱在東南一角的老楊樹下，可是瞧見他的虎尾三截棍，越打越散慢，在姓龐的八面藏刀式一路使下來，你的手脚愈見鬆軟了，本來我入場助戰，但是一想到你倆在未動手之前，已有了一個口頭的訂約，不許第三者助戰，所以我很費躊躇了，更不料你粗心慌張，失足栽倒在地，我也不暇再計較了，當即放出兩粒蒺藜彈來，龐龍廠在得意動手之際，再也不想不到螳螂捕蟬，有黃雀在後啦，不偏不斜，兩顆彈子，打入他的雙目，你要去追他，可是我却阻止你不要趕窮殺絕，他的雙眼已經損去了，無論如何，均已成爲廢人了，還有什麼用處，樂得大方一點，放一條生路與他，由他去苟延殘喘罷，你還不知蒺藜彈的厲害，這彈子的芒角，皆用五毒砂擦過的，祇要刺傷了一點皮肉，如不設法消毒醫治，那就要潰爛生膿，或者要穿連到其他的部份，那可就能送掉了性命，他倆一面閑談，一面前行，不轉眼到了海神廟外，人情冷暖，世態炎涼，言之令人可氣可笑，在以前，每逢大祭海神的時候，龐龍廠一到，四十八村落的神董族長們，立即排班見禮，謁敬如儀，宋南村的人們，只處於倒茶奉烟的僕役地位，稍有不對的地方，他

們比龐大堡的人們還要狗眼看人低。吆吆喝喝，責罵不已，可憐像宋長生等莫不低首下心，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可是今天的情形却完全兩樣了，四十八村的頭兒腦兒，早已點起了大香大燭，在前殿的階下分列成八字的形式，請鐵生與黑瘤和尚，並肩而坐，他們排爲四人一組，恭而且敬的跪拜新換的主祭官，宋長生。宋惠生平時受他們的烏氣，太也受夠了，今天還不趁此機會，發洩一下子麼？尤其是邱葉村的兩個村董，與張二舍的紳董。

第四章 胡帝胡天小人初得志

張富饒與張亞吾等幾個人，更加勢利的厲害，考起實在來，龐大堡的人們，在龍工廠厲督促之下，不敢藐視宋南村的人們，動必以禮，獨有他們這班專擁順風旗的朋友，十分的欺人，宋長生在他四人第一排下拜的當兒，故意上前攔住道：「這怎敢當，宋南村的人們都是萬代做人家灰孫子的僕廝，太爺不惜降尊紆貴的向下流坯子叩首行大禮，這不是天翻地覆了麼，使不得使不得……」他這些話，賽如用一柄利刃在他四人的心胸中亂搗亂刺一般，誰也不敢回答，矧立在階下，鐵生未解其中的奧妙，長生即將以往的事實，逐一告訴與他知道，宋鐵生勃然大怒，立即命人將他四人雙臂倒剪，齊吊到廟門外的柳樹下面去，迨大祭之後，再與他們算賬，他又問長生等，還有何人是龐家大堡的羽黨，長生此刻雖還有三四個人要予以警告，可又怕鐵生的脾氣暴戾，喪了他們的性命，只得說道：「侮辱我們最甚的，就是綁出去的四個人，還有在形色雖也有輕視的表現，可是他們並沒有說過什麼難聽的話，罰一儆百，我勸兄弟不必多樹仇敵了，諒來那一

起眼小的土崽子，也應該自己將頭髮擡上一擡了……各村長董事們先後朝見過新易首祭官之後，然後將太牢，少牢，龍魚，白雞，四色大祭品，羅列到海神廟的天井中，特請黑瘤僧，爲他們作司儀唱禮，非常鄭重的祭過了神靈，中殿前殿，及東西兩廂，照例由廟中的僧人們在今天要籌辦八道全葷的酒席若干桌，招待來參加祭祀的人們，這一筆費用，依然由各人的腰包中貼出來的，而且每一次大祭，和尚至少也有數千銀兩好賺起來的，第一席在中殿的神案前，是鐵生黑瘤僧及宋家的老前輩，左右兩席請一色也是宋子宋孫，五席以下才派到了別村的紳董們呢，鐵生下令將邱葉村的與張二舍的四名董事，拉到天井中來。朝着第一席一字兒跪下了，此刻宋南村有一個著名的滑頭蔑片他突然到鐵生的身旁低聲對他說：二叔，小姪有一個好消息告訴你老人家，便是那個姓邱的邱禮清，有一個女兒，名字叫蘭香，生得千嬌百美，蓋世無雙，你老只須如此如此。包你成功，鐵生連連點頭道：好極了，孩子你得用心給二叔辦妥了，另有重賞，宋仁史一疊連聲的應了幾個『是』字，倒退下去，宋鐵生立即扮起了閻王面孔，首先大聲吆喝道：人來……早有八名親兵，一齊擁上來，刀光霍霍，聽候命令，鐵生大叫道：且給我將那個邱禮清老渾蛋拖出去，砍成七段，方洩我胸中之恨，說時遲，那時快，這八個如似狼虎的壯丁們，一湧上前，將邱老頭兒，拖了就走，四座的人們，沒一個不大驚失色，邱老頭兒自家更是嚇得魂飛天外了，大呼饒命。此刻宋仁史忽然由西廂房中奔出來，大聲呼道：刀下留人，二個壯丁，立刻停了脚步，他大三步小兩步的早就趕到了中殿上，給邱董事大聲辯護道：邱董事，實在是一個好人，主祭官請勿亂聽浮言，小輩敢以身家性命爲他擔保，請主祭官立即放了他罷。宋鐵生故意板着臉道：你真夠敢爲他擔保麼，宋仁史再拜道：主祭官如果調查實在，他以前的確是龐龍厂的羽黨，那

麼他便是逃得了，小輩是逃不了，宋鐵生道：「既如此，我也不願誤害好人，且將他放了，再說立卽解了繩索，並且命他上殿在第四席的首座坐下，其他如葉廷秀、張富鏡、張亞吾等，死罪可恕，活罪難饒，他便下令，各打四十大板，打過了，還要問他們服不服，請教在這時候，還有誰敢說出半個『不』字來呢？只要宋鐵生不要他們的性命，已經是不幸中之大幸了，那麼渾蛋宋仁史，就在第四席的第三座一齊參加了大謀。」宋仁史附著邱禮清的耳邊說：「你且聽着，今天如果不是我冒死出來救你，此刻人頭早已要懸掛到廟外的旗桿上而去了。邱老頭兒諾諾連聲的說：『足下的大恩，今生今世，也不忘報的了。』他又低聲道：『你得仔細着，離免沒有與你有過不去的朋友來說你的壞話，但是我有一條急救的方策，在肚皮裏，你在酒席散後，等在西廂的客室中，我有話要對你說，』邱老頭子唯唯答應了。不多一會子，酒席過半，邱老頭子如空針毡，那裏還有與緻喝酒，連忙向宋仁史附耳說：『我想現在大家都在興高彩烈，喝酒呢，何不趁此空兒將你的高見告訴老朽，以便遵行呢？』宋仁史道：『也好，你且隨我來罷，』他將邱老頭兒領到個西廂一個僻靜的所在，對他說道：『我們宋南村在每一次參加大祭時，先後給你輕視，或是侮慢過的，共有幾人，你要從實的告訴我啊。』邱老頭兒皺眉自悔道：『這都是我自家該死，眼光太小，只知道奉承主祭官，先後着實有不少的人給我得罪了。』宋仁史故意失驚道：『衆怒難犯，你可要該死了，停一會子，只要有一二個宋氏族人在主祭官面前，悄悄念你兩句歪嘴經，你可要不得了啦！』邱老頭兒嚇得索索的亂抖道：『那麼，仁爺，你無論如何，要救人救到底啊。』宋仁史乃自沉吟了一會子才突然的說：『現在我想起了一個絕處逢生的辦法來了，這辦法我以爲再妥善也沒有了，他連忙問他是什麼辦法。』宋仁史道：『你不是有一位令愛千金麼？老頭兒忙應道：『有一個小女，他道：『今年芳齡多少，有沒有

人家呢，老頭兒道：今年十七歲，還沒有人家呢，過去雖有若干的親友上門來作伐，無奈這丫頭是眼高於頂，高不成，低不就，才攔攔下來。宋仁史道：那便好辦了，不過你先要將令媛去弄好了，否則此事依然不能轉圓的，我的意思是最好由我來作伐，我們鐵生叔叔，還沒有正式夫人呢，將令愛嫁給他，一天風雨，不是都消了麼？邱老頭兒苦着嘴臉道：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啊，只是我那丫頭的脾氣壞到極點，她既不願別人給她作主，又不原嫁與一個武人，這事須要我回去慢慢的商酌了。宋仁史跌足道：大禍就在眼前了，我要請問你，還是自家的性命要緊，還是你的女兒要緊，你爲什麼不將這個算盤算一下？輕重呢，我以爲不如一點風聲不與她知道，我叫內人到府上約她到宋南村來看花，不管三七二十一，且送到了鐵生叔叔的府中去，生米煮成熟飯，她就是要反對，也來不及了，更何況我們鐵生叔叔堂堂一表的大英雄大豪傑呢，關於這些話，我都是爲你着想的，你女兒將來一定要嫁人的，終不能在母家了角一生啊。邱老頭兒道：我準於依照仁爺的吩咐辦事，不過小女的容貌人樣兒，是否合乎鐵老爺的眼，這倒是一個疑問呢。仁史道：合式中看，我敢保他滿意，除掉這個輓的計策，我們絕無其他解救的辦法了，更何況俗語說得好，做了親，便換了心，以後去，你有這麼一個能幹厲害的坦腹東床，不要說四十八村落沒人敢小覷了你，便是方圓百里，也不曾有人敢來得罪你的，老邱給他連綿帶哄，竟口願心願的答應了，到大家散席的時候，宋仁史做司做鬼的，又將邱老頭的兒，領去參見鐵生，叩謝不殺之恩，不出三天，宋仁史的計劃實現了，他的女人秦氏到邱葉莊將邱老頭老的愛女蘭香，騙到宋南村來，引到宋鐵生的家中，不管她答應與否，硬生生的被宋鐵生破壞了貞操，當着玩具一般地拿來洩慾，可憐那個邱蘭香，又悲又憤，乘人不備，竟自上吊死了，他的老子除掉來奉命收屍之外，牙

關中還敢碰出半個『不』字來麼，這是宋鐵生下山作惡的第二件事，如今我又要回轉頭來寫那個遠逢其會的龐龍夫人了。她被宋鐵生的手下爪牙監視在她家的花廳上，寸步不許移動，可是龐夫人已經料到宋南村的人們來報仇了，眼見他們飛揚拔扈，在龐家大堡中耀武揚威，不消說，本堡的人們，一定打了敗仗，完全逃走了，悔不該在七里橋不聽龍祥家僕人的勸告，折途到集上去，祇因為丈夫督兵抗敵，放心不肯往他處迴避，以致有今日之辱，丈夫的生命安全與否，又成疑問了，她想到個兒，不禁心如刀絞，珠淚如斷線珍珠一般的直掛下來，一個宋南村的壯丁還向她調侃道：龐大嫂，不要哭，丈夫死了，有甚希奇，至多再放眼揀一個少年英俊的男人來，補他的遺缺，就得了……龐夫人並不發怒，反而將面上的淚珠拭乾了，向他問道：我丈夫真個死了嗎？那搗子顛頭晃腿得意洋洋的將大姆指豎起來道：嘿，你想想看，如果你的丈夫不死，他還能讓我們這起人到貴堡來耍子嗎？龐夫人神色不變，又自問道：他是怎樣死去的，死在誰的手中，屍身又在那兒？另一名宋小義的開口照直說得富哥，不要信口開河，咒罵人家，我最不歡喜趕傷腳兔兒，人家已經敗給我們了，何苦再來誇大呢？夫人實在的告訴你，龐堡主與我們莊主在廟西大操場比武的當兒，談本事，仍然是你們老爺的好，可是他馬上就要獲勝的當兒，不料半空飛來兩件暗器，不偏不斜……龐夫人急切的插嘴問道：打中了他麼？打在什麼地方？宋小義道：夫人，談起來太慘了，他的雙目已被暗器擠了出來，落在地上，他滿面鮮血，大吼一聲，雖然失去雙目，還能一抹地舞動七星寶刀，飛奔西北方去了……龐夫人透了一口呼吸困難的氣，面色慘白，還要強打精神問道：有沒有人去追他呢？宋小義道：本來有若干人主張將他追着殺了，可是我們莊主的師兄……只怕暗器就是他放的也未可知咧。他忙勸衆人不要去追了，

縱然不死，已成殘廢，還有什麼用處呢？至於你們堡主爺是逃到了什麼地方去，則非我們所能知道的了。龐夫人幾乎暈厥過去了，停了半響，才歎了一口氣道：你們的莊主是宋長生麼？小義播手道：不是他了，現在的新村主是他的兄弟宋鐵生，在蒙山伏虎寺方才回來的。夫人道：他的師父是誰，他的師兄叫什麼名字呢？小義道：他的師父固然是嚇嚇有名的非非大師尊，他的師兄又非無名之輩，名叫黑癩僧，都是黑白兩道的大名鼎鼎的人物啊。龐夫人問到這兒，更不再問了。坐在一張梨木椅子上，一手支頤，深入沉思的狀態了。大約在下午酉牌以後，海神廟中的命令來了，着今天拔刀上陣的壯丁鄉勇等鬧筵狂歡，不必拘束務要各盡其樂，如果有人發現龐家的婦女回來，不問好醜，莫說老幼，一齊拉來，給他們酌酒唱山歌，如不從者，務必打得應命而後已。至於龐龍廠的女人，則命她每一個席上去敬酒，不從者施以毒刑可也。這一命令一下來，立時立刻的歡聲雷動，若千的壯丁們，在堡上鑽天入地的尋覓女人時，竟想不到在當中的七八家大門內，尋出了少年婦女九名，這些皆是各家使用的僕婦婢女們，她們都是不相信本堡會打敗仗的，所以她們皆不願意走開了，如今也算是晦氣星高照着她們了，不料其中有一個了頭名叫四喜兒，她頗有些見地，等到被他們拉拉扯扯擁到龍廠的宅中去，大廳上兩廂間燭燈點得如同白晝一樣，無數的壯丁們，團團一席，聚聚一桌，亂烘烘鬧得像一團糟也似的，瞧見他們，一齊拍手道：好啊，我們還只道龐大堡的女人們一齊走了精光，想不到還有這許多的標緻漂亮的姐兒等着我們呢，那個四喜兒挺身出來，嬌聲喚道：各位爺們爲什麼將我們一羣服役聽差遣的了頭使女、僕婦、奶娘等硬拉了來，是什麼意思，老實說：你們與龐大堡的人們有難過與我們沒有什麼仇恨啊，我們這九人之中，趙錢孫李各姓皆有，只是沒有一個姓龐的，爺們都是英雄好

漢，欺硬怕軟，吃苦辭甘，必然能夠接納婢子的請求的，她這一番話，雖然沒有什麼大效力，可是已能制止一羣賤狗也似的少年們，放棄了污佔他們身體之心了。宋小義是一個出名的好人，他便向那幾個年輕的婦女說：你們儘放寬心罷！我們絕對不來爲難你們的，祇給我們唱幾支山歌小曲，再倒一杯酒便得了，她們異口同聲的說：這是什麼話，簡直將我們當着妓女看待了，你們要弄清楚了，與你有仇恨的是龐家子孫族家，却不是我們啊，我們不過因爲家寒無法，才出力氣換口飯吃，你們各位不能將我們直接當着姓龐的眷屬。一個性如烈火的宋海生，大聲罵道：好不識抬舉的一班賤貨，叫你們僅僅唱曲斟酒，已經是十二分的客氣了，你們還要自高身價麼，誰來證明你們不是龐家的人呢，識風頭，快些動手動手，否則，不要你們倚酒唱曲了，你宋太爺另有一種好勾當來派給你們，到那時可不要喊冤，便是吼破了喉嚨，也是沒有用處的，婢女僕婦，誰是呆子，這話的因子，本言可喻了，她們只得強作笑容，齊舒雙手，走到各席去斟酒唱曲了，大槪在酒席過半時，外邊一陣子喧喧嘈嘈的聲音，早見十多個壯丁，簇擁着一個四十上下的黑皮大漢，因爲酒喝得太多了，一張黑臉，却變成紫醬的顏色了，嘴裏咕嚕咕嚕的說着醉話，酒氣直噴，他叫做宋牯牛，是宋鐵生的近房族兄，貪酒戀色，一個著名的渾蛋，他在海神廟向鐵生請求，叫他准許他與龐龍門的女人藥上一藥，借此也可以給宋南村的嬉嬉伯母們出一口惡氣，鐵生毫不疑懼的答應了，他心花怒放，大杯兒倒酒，原來他在五年前酬神大戲的戲台前，曾經看見過周氏夫人一次，雖然已是近三十歲的半老徐娘了，可是九秋霜菊，不殊三月天桃，端麗罕見其匹，他曾經害過了一番相思病的，如今他以爲天從人願，無巧不巧，龐夫人會在這個當兒回來，他喝得九分數了，等不到席終，便趕到了龐家大堡來，早有人替他說明了來意，若干族

中的無賴們一齊眉飛色舞起來。

第五章 全貞盡義劇變起深閨

大家皆向他索喜酒喫，他連連點頭應允。在今晚成了好事之後，明天回到宋南村去大誠諸位伯叔兄弟，他們在大廳上高聲浪語，可憐給他們威逼到各處去敬酒的龍厂夫人，悶坐一角，聽得清清楚楚，守着他四個人，一齊看她的面部神情，有無變化，說也奇怪，周氏夫人，既不生氣，更不說話，靜候事態發展。牯牛連向衆人問道：「陪我妻子的龐大嫂現在那兒，衆人齊指給他，他見她俯首坐在廳角，忙走過來笑道：『大嫂，你不要癡心亂想了，你那丈夫自尋死路，怪不得誰來，從此之後，你要打起精神來重新做宋家的大奶奶了，你不要看我這人粗莽得像條水牛，我却是一個憐香惜玉的慣家。弄月偷花的老手，什麼風流頑兒我不會包管。你先怒後喜，先哭後笑呢。至於前夫已經死了，只當做一場惡夢罷，千萬不要再記他了，你懂得麼？』」

你好好的隨太爺過日子，誰不尊你一聲太太，我家有的是錢穿的綢，吃的油，絕不會比你家推板的。好嫂子，你知道麼？五年前，在戲台的面前瞧見你之後，一直到現在，我是沒有一天忘掉你了。天也見憐，竟會在今天成就了你我的好事，時候不早了，今晚先借你家的臥房借宿一宵，明天我再派六人大轎來迎你回去，好不好？……此刻大廳上的人們，一齊停止了談話，側耳注目的候着她如何的回答，那知龐夫人一點怒憤之色也沒有，但也沒有笑容，正色對他說：『我還沒有請你爺子的尊姓大名呢，他點稱鬼腦的說我嗎？我就是宋南村的二號董事宋牯牛，大號叫古流，誰人不知，那個不曉，能動刀，能動筆，人家都說我是文武全材。』龐

夫人道：久仰了，宋爺子垂青於我這半老的婦人，我是非常的感激，實在告訴你，我丈夫在日，向來就不拿人看待我的，說打就打，說罵就罵，終年在過着牛馬畜生的生活，我是怨天恨地的不是一日了，不過，寧叫他無情，不叫我薄義，我很望爺子念他已死，明天要將他的尸身尋着埋掩入土，也算一件好事，此外，爺子愛我，就應該再俯允兩個條件，第一是我在此間住了十多年了，常言道得好，踐土難移，我不願隨爺子到府上去，最後仍許我住在此地，第二是姓龐的還有一個後代根，將來回來，你可不能斬草除根啊，宋牯牛想不到龐夫人會這樣的温和柔順，一些也沒有憤怒的表示，真是奇事。又聽到她的一排近於真心的話，越發顯見她是順從的了，牯牛如何不喜，但是那一班龐家使用的僕婦婢女們，却沒有一個不在暗中罵她貪生怕死，竟願失節於一個仇人，真是令人髮指的怪事啊。牯牛又向她說，關於你的事情，我是沒有一樣不依從你的，我敢發誓，凡是我能辦到的，如果拒絕你，將來叫我腦分八片，不得善終，好人兒，時候不早，你應該陪我去睡覺了，周氏子身叫一個使女名叫秋月的，打着紗燈，陪牯牛到後宅來了，此刻便有好幾個人在背後批評着，周氏未見得是真心的，須要關照牯牛一聲才好，不要樂極生悲，又有人說，不見得，不見得，因為這個婦人方才聽得他的兇耗時，不獨不哭，連一些悲傷的樣子也沒有，由此可見她與她的丈夫感情並不怎麼樣的好了，大家議論紛紛，這且慢表，再說周氏與宋牯牛到了後宅，牯牛恨不得立即將使女趕了出去，成其好事，可是表面上還要顧全一些顏面，深恐周氏笑他窮兇極相，沒奈何，只能推到酒醉欲眠上去，周氏却起身向他責備道：你自己說如何的多情，如何的愛我，我看來，完全是一片假意虛心，實在不能叫人置信的，他忙自辯道：你這話從何說起的，周氏道：好啦，還說什麼，一見面，一點憐愛的意思也沒有，你真個愛我，那麼便應該先得問問

我，夜飯吃了沒有，丈夫死了，不要煩惱這一類心知肉痛的話，一句也沒有，活像一條餓煞雄狗一般，除掉立即想將我接到了床上，供你恣情發洩一下子，一些也沒有別的念頭，真是混賬極了。她一語道破了牯牛的心事，他不禁面紅耳熱，連忙對她兜頭一揖，陪罪道：好了，都是我多灌黃湯的不是，但我絕不是有心冷淡你。實在是不知道你不曾喫過夜飯是真情。周氏冷笑道：不瞞你說，晚飯固然沒有吃，就連午飯也不會喫過一粒米啊，這個猶不須說她，就是一個貧窮的人家，討親娶婦，也得沾上四兩大麥燒，煎上二斤豆腐，總算一個禮節，你我當不能和他們相較，就能夠一杯酒不喫，上床成爲夫妻了麼？虧你想得出，真是天大的笑話。牛牯用手拍着自己的額角道：該打，該打，我竟一些兒也沒有想得到，夫人所見是極了，無酒不能成禮，他便命秋月去叫廚上辦了四式上好的肴菜來，周氏起身在衣櫥邊，梳裝台上拿起了一把點錫的大酒壺，向秋月笑道：孩子，給我到外房去倒一壺上好的小蟬老白乾來，那個是我家死鬼的性命，無論至戚好友，也莫想嚐得到滋味的，有時我向他要一杯，也遭他拒絕呢，現在可要留給我倆來做合歡酒了，這也是天意如此罷，這兩句話，又說得牯牛快活欲死了。一會子，秋月進來將酒壺放到桌上，對周氏道：主母，外邊的窗下和天井裏，有好幾個人在聽壁脚呢，周氏立即變色說：宋大官人，你是什麼意思呢，你是好心要娶我爲妻，還是存心將我當着玩物，或是妓女看待，牯牛急得賭咒發誓道：我假是……周氏不待說下去，立即止住他道：不必多說了，我且問你一句話，外邊這許多渾蛋，在鬼鬼祟祟的幹什麼事，難道你願意送給他們看麼？夫婦愛好，不是什麼跑馬賣解，可以任意給他來瞧看的，牯牛勃然大怒，一頭衝到天井裏，兩個肚丁正自在窗下偷張情景，冷不防給牯牛攔頭一拳，打倒了一個，另一個大驚叫道：大伯不要打我，我們是受了村主的命令來保護你。

老人家，牯牛益發怒不可遏，高聲罵道：放你媽的狗臭屁，怕我給老鼠吃掉了，要你們來保護我，快滾快滾，連二步，鑽下腦瓜兒來當西瓜踢。他將四個小夥子罵得抱頭鼠竄，他餘怒未息，索性奔過去，砰的將花廳後面的一道腰門關了起來，轉身回到房中對周氏笑道：夫人千萬勿動氣，一班小雜種已經被我罵得滾蛋了，我們飲酒罷，啊！你已經一天沒有吃過東西了，來罷，秋月，快些倒酒來吃啊，周氏陪着他縱飲了七八杯，雙頰霞紅，愈增幾分嬌媚了。她忽起身，笑吟吟的舉杯向牯牛說：官人，這是喜冲冲百年好合的美酒，我平時是一個滴酒不飲的人，今天已經是格外破例子了，不獨飲酒，並且飲得很多，可見得我的心中暢快了，可是現在的時間已不早了，我也不願多延攔我們的良宵樂事，來罷，我們各飲三杯，便可以着手登床共效于飛之樂。從此之後，你就是此間的新主人了，她這幾句話說得牯牛心花大放，連連點頭，口中含糊不清，硬硬着舌頭說：好！有良心的好人，拿酒來……這三杯喝下去，我們就要成婚了，周氏將一把大錫壺拿起來，走到他的身邊，低聲悄語的說：官人請用第一杯，牯牛的鼻管嗅到了一陣粉花香味，越發神魂飄蕩，恨不得喝完了三杯，立即與她入幃取樂，可是他在來的時候已經有了七分酒意了，如今又加上這陳年老白乾一撞，竟有十二分的醉暈，周氏本來是一個很大的酒量，龍門時常與她對飲，總是她得勝，在牯牛強自灌了兩杯下肚的當兒，天旋地轉，實在熬不得了，便伏在桌上昏昏的睡去了。周氏夫人到了此際，立即換了一付面容，柳眉倒豎，張目四下裏一打量，沒有什麼趁手的傢伙可用，秋月那了頭已經窺破她主母的真正用意了，一溜烟到房外去將木鏡台上放著的一把鋒利的剪刀取到手，跑入房來，瞥見周氏霍地將大錫壺從半空直擊下來，猛可裏亮禿一聲，接着牯牛口中嘯的一聲，音在喉間，沒有迸出來，天靈蓋已被砸中，像爛西瓜一樣的，身子往

後便倒，秋月見牯牛拉開了大口，她恐怕他叫出聲來，搶過來，這一利剪下去，可不對了，喉管氣管，齊被割斷了，身子在地上縱了兩縱，眼見得不活了，她忙拋下了利剪道：「主母事已如此，婢子還能忍辱偷生嗎，快些死吧，我是決定隨主母一同去了。」龐夫人對牯牛的屍身長笑一聲，又將秋月一把摟到了懷中，在面上狂吻了一陣子，點頭說：「好孩子，也不枉我平時待你一番訓導之功了。」她說罷，疾速在衣箱中拉出兩條白絲帶，一條遞與秋月，又自叮嚀道：「孩子，你要在地下等我一會，我們主婢倆永不分開的了，讓我到外邊的明間中，拜別我家祖先三代去，她不慌不忙的持燭出來，在木主神位前端正拜了四拜，淚流暗祝道：「但願祖先保佑我的丈夫與女兒安然無恙，他日歸來，報復此仇，則孫媳雖在九泉之下，亦當含笑瞑目，更願祖宗顯靈護持本宅平安。」」她起身回到了房中，早見秋月兩足懸起，已經擱在半空了，她也依樣用白絲帶，在八仙床的橫檔上面，做了一個步步緊的扣子，用手打散了自家的頭髮，又給秋月撥散了頭髮，在肩頭上後，宛轉就義了……直到明晨卯牌時份，留在前廳的一班人，大家酒喝到了十足，聚賭呼盧，若干小夥子，將酒酒的六名婦女，拖到耳房中去，輪流姦污，饒她叫喊哭罵，不獨不放，反而用繩索縛緊了四肢，口中塞以濕棉，使她們音不成聲，供若干亡命恣情洩慾，就有兩個丫頭，未到半夜就因蹂躪太甚，而香消玉殞了，還有不少輪不到你的你爭我奪，竟在天井中打了起來，更有的依仗着人多勢重，竟明火執仗的湧到龐大堡的西邊曹家莊去，打開人家的門，燈球火把，搶到後室去，看見了少年婦女，也不問醜俊，不談好歹，連被褥裏起來，搶到了大堡中去，好者堡中人物事先出走，空床鋪儘多，足供他們利用一下子，結果曹家莊被劫婦女二十五人，賀家舍被劫婦女十七人，小周橋被劫婦女三十一名，以上這幾箇村莊，都靠着龐家大堡不遠的，第二天早晨，他們

才將被污的可憐婦女放出了大堡，一拐一跛的哭了回去，有些年輕的小姑娘，無辜的受了這種奇恥大辱，他們當然是沒有面目回去的了，在龐太堡的吊橋上，撲通一聲，浪花四濺的了此殘生了。死有濠河中，共有九人，被當場殺死的三人，回到家中去落井自盡的，又是七名。可是十九條無辜的性命，宋小義與小仁是兩個中隊的首腦，夜間儘管賭博，對於屬下闖下了這許多殺不可赦的大禍，他們一點還不知道，只到辰牌時候，衆人見中腰門依然緊閉着，有些奇怪了，他們都以為便是貪歡忘曉，那個丫頭秋月也應該早一點兒出來放門了，他們覺得有些兇不妥，立即叫人擂鼓也似的叫門，那知叫了半天一些回聲也沒有，更知出了岔子了，不得不將門打開了，進去觀看究竟，各村落被害的婦女如此之多，當然是不能夠默爾而息了。先後皆到海神廟向宋鐵生報告夜來的被劫被淫的慘狀，宋鐵生雖然口中在敷衍着他們，可是心中並不動怒，他認爲壯丁們的舉動，不啻爲宋南村有力報復咧，他嘴裏揚言到龐家大堡去調查實在，然後重辦他們，可憐那一班被害的家屬，亦唯有自認倒霉，相率回去了，到了辰牌時候，他與長生等出廟，黑溜和尚向宋鐵生說：賢弟，俺們後會有期，他說罷，打起一個包裹，動身向關外而去。鐵生兄弟等送了一程，這才回到龐家大堡來，那知到了龍厂的宅第中，便聽得人聲嘈雜，大廳上鬧嚷得烏烟瘴氣，有幾個子姪輩，瞧見他與長生連忙閃在一旁，躬身報告道：牯牛大叔，被龐家婦人害死了，請您老進去看罷。鐵生吃了一驚，頓足嘆道：怎麼一個堂堂七尺大丈夫，會死在一個柔弱無能的婦人手中呢？那個小廝又道：不但是大叔一人呢，還有東大門三大爺家的小剛小勇，不知如何，好端端也在房中七孔流血，頭破腦裂的畢命了。鐵生愈是驚疑，忙趕到後面來，一直走過了大廳花廳到了後面主宅的西房中，推門進去一望，不由他打了一個寒噤，只見地上橫躺着

三個男屍，床前挺立着龐夫人的尸身，圓睜杏眼，似乎在對着宋鐵生怒視着，更奇怪的她的丫頭的屍身也挺倚着大衣櫥邊，雙目怒對着房門這面，鐵生長生等不約而同的倒退兩步，就有一個小廝又自上來報告了。他說，在一頓飯時以前，大家見腰門還不開啓，就起了疑心了，連忙就命人去將中腰門短斧劈開來，小剛小勇二位少爺却叫大家等在花廳上，他倆預備去找「甜頭喫」了。我悄悄的溜到後面來，等到我將窗紙拉碎了望進去，真不得了。瞥見兩個少爺，一人抱住一個女死人，從扣子上解下來，瞧樣子一定是不懷好意思的，誰也料不到，他倆突然會對面對頭好像被人用死力推了一下子，禿禿一聲一齊倒下了，真奇怪，二女屍竟僵立不倒了，我嚇得真魂出竅，媽呀！到現在我的一顆心還在卜卜跳個不停呢。鐵生與長生，凜然色變，可是轉念間宋鐵生勃然大怒道：兩個賤人，已經死了，還不服氣麼，定要斬屍鏗骨……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拍蓬一聲，一塊磚頭從正樑上落下來，不偏不歪打到他的頭上，只打得他頭暈眼花。方才的怒憤之氣，頓時消滅到無何有之鄉了。宋長生忙道：兄弟，我們要自檢我們自家的不是才對，已經將姓龐的打敗，已經報了仇啦，似乎不應這樣的污辱他的夫人，要知她是一個女流之輩，丈夫所作的事情她根本就無法阻止他的，所以我說，她是與我們沒有一些兒仇恨的，人來快些給我點起香燭來，拜一拜貞烈忠義的主婢二人，屬下早有人忙着將大香大燭的點了起來，長生首先下拜，宋鐵生本來有能兒死不服勸的性子，可是秀才屋上落下的一塊磚頭打得服輸了，身不自主的也就拜了四拜，長生在旁禱祝道：夫人你儘可放心，我們絕不敢再來污辱你們主僕倆，早些躺下來，我們好給你籌辦衣衾棺木，以禮厚葬在你家祖塋旁邊好不好？屍身忽然欹斜了一些，又停住不倒下了。長生道：夫人還有什麼未了的心事麼？我……我知道，聽說你有一子一女，

均在外邊習藝未歸，怕我們與他倆尋仇嗎？我們決不會的，老子手中已經結帳清楚了，兒子的手中決不會再算的，請大放寬心罷，還有我們假使尋到龐老大的屍首，我們必然給你倆起棺合葬的，只見兩個屍身，又自欹斜了許多，但仍不倒下，長生正待……可是屋內屋外以及大廳前面的人們，一致大呼頭痛，長生恍然大悟，忙祝告道：夫人英靈不遠，敢是怒我們盤踞在府下無理取鬧麼，我立即下令，叫他們退了去。

第六章 嚴君獲救女俠走京華

絕不敢擅取一草一木動身走的，說也不信，禱祝完畢，她們主婢二人的屍身，忽然倒下了。宋長生等趕緊退出了龐龍厂的住宅，先到西河鎮去購辦了棺木兩具，不敢食言，將主婢的遺體，請宋南村蓮葉庵中的師太，收殮下葬到他家祖塋之側，並且立起一塊石碑來，鑄明龐門周氏安人之墓，又做了七日夜的水陸道場超薦她們。宋鐵生經此教訓，對於龐家大堡的婦女們，竟不敢再轉什麼不好的念頭了。話分兩頭，再說在東草場與宋鐵生比武遭黑癩僧的五毒藜藎打瞎了雙眼的龐龍厂，一抹地向西北飛逃，他自己不知已經抵到一個什麼地方了，他聽得後邊有人說話，而且聲音好像很耳熟，是一匹蒼老的沉著的喉嚨，另一個却是十多歲清越尖脆小女子的聲音，他實在不能再跑了，坐在地上將一柄七星刀，摸着鞘子慢慢的插了進去，禁不得仰天長嘆道：唉！咳！我一個人失敗倒不要去說了，可是一堡的族家男女，皆要受到無妄之災了，好悔啊！他用手摸摸兩頰，又濕又粘，知道目眶流血還未停止，再從兩頰摸到眶中，這才覺得有一對小胡桃那麼大的百刺蒺藜，嵌在目眶內，心定下來，才覺得痛不可忍，又自嘆道：想不想我龐龍厂苦練二十年的

結果，會在陰溝中翻了糧船，該死啊，該死！又想到自家的雙目已經失明了，永遠再無翻身報仇之想。一陣憤火上沖，焦恨的牙齒咬的格格發響，霍的拔出了那柄相依爲命的七星刀，往頭上就勒……這一髮不容的危險當兒，他覺得右臂突然有人攀住不肯放手道，姓龐的，放得硬氣一點，你不是時常在說大丈夫能屈能伸麼，得意的英雄抓龍尾，失敗的好漢賣狗腿，爲什麼好端端要幹這沒臉的勾當，龍厂嘆道：唉！老丈，承你的感情，特來相勸，固然是感謝不盡的了，可是還沒有給我仔細一打量呢，你瞧，一個人，饒你是深山猛虎，大海蛟龍，一旦失去了兩眼，還有什麼用處呢，不如乾脆的自盡了，省得無限的煩惱啊，那老頭兒稍一使用腕力，就先將他手中的七星寶刀奪下來，回頭向一個身穿黑衣的小女子說，幸得將藥箱帶在身邊，快些打開，先取止血止痛的杏花散與敗毒水來，那個年輕的女子口中答應着，手裏自將一隻小箱子打開了，取出兩隻小瓶子來，一隻裏邊盛着淡紅的粉末，另一隻稍大一些的玉瓶中是裝着紫色的藥水，她將兩個瓶子遞與老頭兒，又朝龍厂的臉上瞧了一瞧，說：爹爹，你再仔細望一下，只怕灑爺的目眶中還有別的在塞着呢，她說罷，伸手在小木箱中取出了一把細小的鋼鉗兒，又順手拿了一隻天鵝絨毛刷兒出來，一併遞與她的祖父，老頭兒細瞧一下子，便自點頭說，孩子，虧得你心細，先瞧出來，裏邊果然有東西陷着呢，他對龍厂道：大哥，請你忍受一點疼痛，讓我將兩眶中的暗器起了出來，然後給你敷上了止痛粉兒，便不會再疼痛了，龍厂嘆息致謝道：多蒙老丈如此相救，感恩非淺，只是救活了一個瞎子，又有何用，唉！那老頭用着慈祥的聲音，安慰着他道：大哥，你可不要性急，失去了雙目，並不是沒有辦法的，現在最要緊的就是先將暗器鉗出，然後上藥，他一面說，一面叫他的孫女兒道：孝英，好孩子，你來將伯伯的後腦托住，不要讓他搖頭亂動，我立即用鐵子

了，那個黑衣女子唯唯答應，走了過來，蹲下身子，將住龍厂的後頸與後腦托住，只見她的祖父迅速的用鉗子在龍厂的右目眶中一閃，便聽龍厂大叫一聲道：「痛死我也！」孝英注目朝祖父手中的鉗子上一望，不由他打了一個寒噤，只見那鉗子的頭上，夾了一隻塗血沾肉的鐵蒺藜，大約有酒杯口那麼大小，一轉瞬又將左目眶中的一隻鐵蒺藜也自夾了出來，放到了一隻小磚石上，隨手又在小藥箱中取出了一個小瓶，在裏面傾出一些黃紅色的藥汁到一個羊脂玉的杯子裏，然後又命他的孫女兒到路旁池塘邊取一些清水來，與藥汁滲合起來。說也奇怪，馬上便會變成了醬紫的顏色，用雞毛小把兒在目眶中掃了一遍，他又拿出了一對金撐兒來，將龍厂的兩眼皮撐開了，仔細的瞧看了好一會子，對他的孫女兒點頭說：「這禿驢作惡萬端，終有一天會死在龍厂的手中的，所幸這毒器雖然將他的雙目打壞了，可是還不怎樣絕望，因為……」孝英驚喜的問道：「你老人家這樣的說，難道這位伯伯還有復明的指望麼？」司徒普濟點頭笑道：「有是有的，那便得看他的幸運如何了，最好用人目來補上去，那是天衣無縫了。」孝英大笑道：「你老人家的話太也可笑了，拿人眼來補人目，不原舊是殺一個和尚齋一個僧，功過一般麼？」普濟却拈鬚微笑道：「這倒有辦法，並不一定要活人的眼睛，剛剛死去的年輕人，借來一用也未嘗不行的。」孝英道：「這個恐怕不行吧，你老人家豈不知人死了眼睛失去了光彩麼？」便是取了下去，裝到眼瞠中去，只怕也沒有什麼大用罷。」老頭兒笑道：「這個你又發呆了，我來打一個比方給你聽聽，一個人譬如一盞燈一樣，雙目便是燈芯草，盤中有油，燈草才會發光哩，假使沒有油，那可就不對了，拿死人眼睛來填入他的眶中，譬如拿沒油的燈芯放入有了油的燈盤中，當然不會不亮的，孝英這才恍然大悟，連連點頭道：「此種辦法，再好也沒了。可是只苦一時，遇不到相巧的死人啊。」普濟點

頭道，難起來很難，易起來也很易，可是我爲了要使龍廠下苦心練出真功夫來報仇，便不得不叫他在暗中度十年歲月了。孝英一面在小藥箱中取了瑪瑙小瓶，一面又不禁問她的祖父道：你老人家的話又自說得反掉了，既然要他去報仇，就不能不早些給他恢復了光明，普濟一面給龍廠塗着止痛生肌的紅入寶粉，一面向他的孫女兒笑道：你那裏知道我的用意，我是要他借着雙目，一心無掛牽的磨煉功夫，才能夠早日修煉成內外五門大功，還得等他將大仇報得，然後再給他裝眼不遲呢。他倆一說一答，龍廠雖然明白內聽得，只苦自家已經成了雙眼不見的瞎子了，但聲音怪熱的，一時想不起是在那裏曾經碰見過的，自從一對毒藥毒彈用鉗子夾出去之後，便覺得輕鬆多了，止痛藥水一洗，已經是其痛如失了，誰知靈入寶粉一敷上去之後，反而覺得風涼習習十二分的舒適，心也鎮定了許多啦，十分感激這不知名姓的一老翁一少女，忙向他倆申謝道：雙目失明，毒器在眶中，漲痛澈心，實非言語所能形容於萬一的，可是難得老丈宅心仁懷，慨然相救，此恩此德，沒齒不忘，敢問吾丈尊姓大名，仙鄉何處。司徒孝英便搶着道：龍廠伯伯，你竟聽不出我的聲音麼？我不是別人，我是司徒孝英，這給你藥傷的便是我祖父普濟公啊，龍廠這才明白忙道：啊也，要是不違着普伯與小姐說不定，盲目亂撞到大澤深山下送性命啦，但不知普伯是由何處而來，現在何方而去呢。普濟道：這一次因爲孝英的母親生病危殆，渴念着三四年未歸來的女兒，便催我到勞山上觀中將她叫回去，以備母女作最後的一面了，那知孝英到家她的病竟全愈了，當然再將她送去，繼續練功要緊。當我與孝英下山之前，大顛道人便叮囑我們，在今天下午申末酉初的當兒，經過白沙坪上道的當兒，龐大堡的堡主龐龍廠須等你倆去搭救他呢，你們出來的當兒，千萬不要忘了記了帶藥箱出來，司徒普濟說罷，龍廠致謝道：老

伯如此熱情厚德，龐某必有相報的一天，不過小姪現在已成爲無目的廢人，而且仇人得志有家難歸了，伏乞老伯指示一條生路呢。普濟道：孝英孫女還沒有將顛道長的話完全說明了，他已經知照山上的香伙道人，趕到望海樓去，收拾一間靜室出來，你儘可以斷絕萬慮，靜坐嚙佛，到了火候圓滿的當兒，自有光明之一日，你且放懷勿憂，龍厂感激萬狀，普濟拈着雪白的銀鬚向孫女說：英兒，你且扶着伯父，我們趁着太陽未下，一同上了牲口，今天還可以趕到望海樓呢。他說罷，自己先跨上了一匹黑叫驢，孝英却將龍厂先扶上一匹銀鬚雪花名馬，她却側身坐在馬鞍上，兩人共乘一匹，只一提韁絲，一馬一驢，向海濱射箭也似的直馳而去。司徒老兒那一匹烏鳥大叫驢，是北道上馳名的特產，任你一等的名馬，總超不過牠的行程速度，牠還有一種特長，便是長程奔馳，不要多上草料。早晨在動身的地方上足了水料，一韁直快下去，須要奔馳到天中日午，或竟因趕不上站頭，到下午未牌才進料水呢。其快如飛，是司徒老兒的心愛之物，他在山西大同買來已經五年多了，初到家，還祇是一個才脫娘乳的小驢兒，經老頭兒給以相當的教訓與飼養，二年多才慢慢的訓練乘坐，他是一個深切了解獸性的人，他識得這頭黑叫驢是一匹野馬與牝驢交尾的混血種，不獨性靈善走，而且可以使用二十五年至卅年之久，因此他便時常對他非常心愛的孫女孝英說：等待她藝成下山之後，他決將這一頭練教得馴良的烏毛叫驢賜給她作爲坐騎，又恐牠野性不馴，在等三年的春三月卽叫驢馬騾的人來將驢鞭驅去了，保存牠的精力常在，將來司徒孝英仗着這頭烏毛叫驢，踏翻河漢，走遍江湖，爲人間打了多少不平，殺了多少賊官污吏，滅了多少盜匪強梁，奉半靠牠相助，這些皆是後話，且不要去說他，再道司徒祖孫將失去雙目的龐龍厂一直引到了東海濱的望海樓外，一齊下了坐騎，這望海樓是將一

座龍王廟改名的，因明季末葉海盜猖獗，濱海居民，受害甚烈，而漁艇商舶時遭騎劫，有司乃于黃海岸邊，設立海防水上巡緝營，盡改海濱二十四處廟宇爲防匪公局，直至海上平靜無患，巡緝大隊始移駐于青島塘沽二處去，望海樓年久失修，除正殿未曾傾圮，東西兩廂均倒塌不蔽風雨了，因爲廟中沒有山產，便招不住和尚，空了很久，沒人居住了。海天上觀派來的香火道人已經將大殿的東北一角收拾清潔安置一張木炕，一張香案，一隻很大的木魚，還有一隻大蒲團，是供他作坐靜用的，西廂的正北一間，尚可勉作香火棲憩與炊飯之所，龍尸聽得這香伙的聲音是叫做大頭張三，在顛道長的觀中服務多年，爲人非常的勤謹忠厚，他便問他自己女兒在山的近况，張三告訴他，在三天前已奉着道人的法令，改作男裝，到京城去營救一個人了，普濟對龍尸道：龐大哥，你可放心了，你們那位令媛，真是聰明穎慧非常人可及，顛道長的座下寄名或歸販的女弟子極多，能夠得到他的真傳衣鉢的，我敢說，令愛要佔十分之七，而孫女孝英却只有十分之三，其餘的均祇學得一點兒皮毛末技而已。談不到登堂入室的，在三個月以前，已經正式替代道人下山去幹過好多的驚人事件了，而且不落手則已，一落手，那便是震驚黑白兩道，這個女孩子將來必然可以爲你爭光報仇呢。龐龍尸聽得，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了，喜的是自家兒女能夠給自己光耀門楣，憂的是自己的眼睛能否恢復光明，還是一個疑問了。作者寫前這裏，只得將龍尸這一方面的事情，先自攔下來。等到要他出來的當兒，自會寫出來重與讀者相見的，如今他一心無掛礙的在望海樓中修神養氣了，至於司徒普濟與他的孫女兒則在次日向勞山的海天上觀而去，龍尸的愛女玉屏，今年已經是十七歲了，在上觀練習了五六年的功夫武藝，不獨身手驚人，而且練到好幾種北道上罕見的絕活兒，一種最厲害的是金鈴母花鑽，還

有一種是八卦梅花掌，老師顛道人是少林外家的著名人物，在年紀輕的當兒可闖南到北，踏遍了大江以南，走盡了長城以北，一生就沒有遇到過敵手。祇可惜在蘆溝橋醉後與一帆師太賭酒斝拳，悔不該口出浪言無意中胸口被一帆師太的无色奔雷拳撞了兩下，竟至撞得略血，險一些兒壞了他內功，幸而後來大家敘起來歷來，一帆還是大顛的同堂師妹呢，所以一帆向他抱歉不了，並且隨他一同到上觀來，給他用古法摩血行疲法，治了半年，才算全愈。從此以後，大顛道人就恍然覺悟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絕對不能夠高視闊步，出浪言了。這一口氣在山上苦修了二十四年，功夫越深越不肯輕舉妄動，因為他一生就喫過女人的一次苦頭。他相信女人對於武事，不學則已，一學起來着實要比男子容易成功，尤其是習練內五門的功夫，所以門下的徒兒們，沒有一個是男子的。龐玉屏此番奉命入京去活動，沒有別事，祇因即墨縣出了一件十二分驚人的冤案，被告生母預備到京中攔輿喊冤了，她還有一件私事，便是她的姑父聞人瑞新由保定調入京師担任皇城禁衛軍參將，她還是在小時見過他的，後來因為姑父一向就在外省歷任武官，彼此不見，已有十年以上了。她抵京之時，天已入暮，先在東直門外的大街一家安祥客寓住下了，這安祥客寓是東石門外最大的一家，共有八進深的高屋大廈，大廳以後，還有四面可通的串樓，當她踏進了安祥大旅舍的當兒，早有一個茶役進來，將牲口先自牽到廂房外的馬廄中，去上水上料了，邊問她住在樓上還是樓下，她點着花廳西面的小間讀書小樓說：那一間有人住賃了沒有？店小二立即說道：大少爺，不敢瞞你老人家，這上面空了不住客人好久了，你還是在下邊揀一個上房罷。玉屏皺眉反問道：為什麼不讓我住到上面去，敢是上面有什麼鬼怪嗎？茶役躬身陪笑道：給你老人家一猜便着了，却有些兒不大好，過去有幾個客官們在

上面受到過驚嚇了，她越加不相信了，這是什麼話，不聖胡說，世上那裏會有什麼鬼怪妖魔，這些都是庸人自擾，捕影捉風。大家又跟住疑神見鬼起來，所以就造出了若干的謠言出來了，我是偏生不信世上會有鬼怪的，你給我去將樓上打掃清靜了，我準要住到了上面去，茶役胆子小一個人不敢前去，叫張叫李的，預備大家一同上去壯壯胆兒，瞧在她的目中，不禁滿懷的怒火，立即向他說：不要如此東叫西喊，要是實在害怕，我來陪你上去，倒要看那兒來的鬼怪敢來碰破了你一片肉皮，天還沒有晚，就怕得這麼樣了，萬一到了晚間，你們便怎麼樣兒呢？茶役無奈，只得向她道：大老爺，萬一我們老板問起來，又怎麼辦呢？她有些兒不耐煩了，冷笑一聲道：有什麼難辦呢？他來問，我自會給你回掉便得了，這是我自家要住的，給鬼怪喫下肚去，那是我的命裏應該如此的，斷斷不來埋怨你們的，請放心罷，那茶役迫得沒有話說，這才仗着胆子，引她到小樓上去一望，却是一間藏書樓，有四隻高腳書櫥，壁上的古詩古畫甚多，正中她的下懷，忙叫茶役給打掃清淨，又移了一隻竹榻到樓上來，安置停妥的當兒，那知安祥的老板來了，向那個茶役責斥道：東西廂的房屋儘多空着，你為什麼不將客人領到那兒去住呢？那個茶役沒有回答時，玉屏立即代答道：店東可不要錯怪了他，要知他本來是叫我到樓下去住的，並且告訴我，樓上有種種的不便，可是我們是走江南到海北的人，什麼都不放在心上，現在三伏天氣，我最怕熱，這一座小書樓上涼快得多了，讓我居住，縱然有什麼不測之事，斷不怪你們的。店東見他執意要住在樓上，沒有辦法，祇得又向他叮嚀道：樓上有大仙們居住，已經有好幾個不相信神鬼的人吃過大苦了，最好在晚飯後，不必多乘風涼，推開窗子睡覺，就不致觸動神怒了。玉屏口中答應，心中依然不以爲然的，回頭向茶役要了幾樣菜肴和一壺好酒，獨自一個在小樓上當窗獨飲了，這

時是六月十六的夜晚，萬里無雲，一輪皓月，她覺得非常的暢快，可憐她還沒有得到老父被人打敗生母被逼自縊的惡耗呢，否則她還有興趣舉杯邀明月吧。在她酒盡數杯的當兒，猛聽得一派笙簫管笛的細樂聲，隨着晚風，吹送過來，彷彿這聲音不遠，就在對面的樓上，一闌奏畢，拍掌叫好的人聲嘈雜，當中復夾着男女淫蕩的笑聲，她抬頭向對面望過去，只見胡同的東邊，好像是一座鉅大的官僚私第，樓閣連雲，燈光如天空的繁星一樣，方才的音樂聲是由西側樓邊放了出來的，西樓的四處方窗兒皆洞開着，清清楚楚可以瞧到裏面的人物，是一檯夜宴，在座的四男四女，年紀都是非常之輕，身上都是細葛宮紗，窮極奢侈，在座外有十多名妓女樣的少年姑娘，各人的手中，皆弄着絲絃傢伙。

第七章 玉笑珠香琴聲誘吉士

異常的快樂，玉屏自到海天上，觀去習藝以來，像這般華麗奢驕的場面，還是第一次瞧到呢，她怎麼能夠不引爲快睹呢，而且那種靡靡淫蕩的歌樂，尤足使玉屏芳心癢癢，自持不定，粉臉上一陣子發熱，她忙將酒杯擲下，順手將窗子推上了，自己責備自己道：「龐玉屏，你是一個太不上進的東西，恁地這樣見異就思遷了呢，師父的切囑，爲什麼一忘乾淨呢，而且我在外邊的一舉一動，他老人家都是知道的，我如果不慎墮入魔道，那麼豈不要被他老人家逐下山來麼，他忙正襟危坐，定性凝神，不到半炊飯時，漸漸地又恢復了本來的理智，一會子茶役上來收拾碗盞傢伙，她便向他問道：「這東邊一宅高樓大廈，是什麼官宦人家住的，茶役道：你是第一次到北京來麼，他點頭，已經雖會來過兩三次，可是沒有停留，他道：怪不得你不知道咧，對面就

是兵部尚書桑德賓桑大人的大公子寶遠的府第啊，他聽得不由的脫口道，他便是桑大人家令郎的住宅嗎，怪不得那樣繁華鬧忙啊，茶役不敢和他多說話，深恐在桌子下面會伸出一隻大毛手來，將他拉到陰間去，來不及的將碗箸傢伙收拾了，匆匆的下樓而去，瞧在玉屏的眼睛裏，怎麼不好笑呢，便打趣着這茶役道，慢一點走，當心着樓梯子下邊有一個披頭赤髮鬼在等着你呢，那茶役一聲也不回答的奔了走啦，他暗自忖道：事情會有這樣的湊巧，我正自想尋這個姓桑的，不料就在眼前，倒省得我去打聽了，人們皆說老桑是一個欺君誤國的奸臣，今天瞧到他兒子如此驕肆淫縱，也可以想到外間的話，絕不是造他的謠言呢，可不是麼？這一次倒要給一點警告與他家父子呢……猛聽得胡同中的更夫已在嚙嚙嚙打到三更了，她這才將房門關好了，上床睡去。一宵無話，第二天起來，她將四面的窗子先自推開了，然後洗盥品茗。早晨的涼風當窗而坐，自覺十二分的爽快，在這時候，忽然聽到嬌嬌嬌的一聲道：阿紅，你且爲我將珠簾捲起，便有一個青衣婢女，走到對面的窗前，伸手將一幅珠簾慢慢的高捲起來，她走開了，就瞧見一個淺紅衫玄色裙的少女，面對東窗下的梳妝台，背影朝着了玉屏，可是她的粉臉却在了一面圓鏡子裏照了過來，真是千嬌百美，皓齒明眸，她低頭在觀看一本書籍，梳妝台上却安放着一爐妙香，一會子，只見一個二十多歲的伶俐婦人，走到她的身邊，欠身福了一福，請罷早安，便爲她梳妝理髮了，這婦含笑道：小姐今天歡喜梳什麼樣兒的，還是昨天的墮馬髻好不好？她低聲道：給我梳堆螺髻罷，那墮馬好像太不莊重了，以後去不要再梳了，那梳頭的婦人一疊連聲的應了好幾個是字，她的手法相當的快速，一轉瞬之間，頭已梳好，光油水滑，堆螺髻別有風致，這婦人匆匆的招呼一聲，便自下樓而去，這位小姐無意間抬頭，朝鏡子裏一瞧，可就瞧見了玉屏正在背

後的對面樓窗中偷瞧着自己，不由粉面一紅，待欲起身去放下珠簾，不知怎的，只是不願意去，又要迴避到別處去使玉屏看不見他，但又覺得有些兒戀戀不捨的樣子，你道是什麼玩兒呢，原來她一眼瞧到一個面如冠玉唇若丹珠的美少年在西鄰的樓上，她芳心就是一動，她不相信人世間竟有這樣漂亮的一個美少年，待要不去望他，無如眼與心不能一致，禁不得回過臉來，仔細的向玉屏打量了一番，玉屏到被她瞧得有些難為情起來了。讀者們無須交代了，因為你們都已知道，她也是一個巾幗丈夫，並不是鬚眉人俊呀，女子善羞，自古已然，玉屏只得將面孔掉向右邊，假作俯視樓下巷弄中的景象，過了一會，再抬頭看時，對面的梳妝台前，却祇騰一把空椅，那女子却不知去向，玉屏不禁暗暗嗚嗚道：想不到一個奸黨的私第，竟生出這樣美麗的女兒來，而且瞧上去，這女子倒是一位幽媚貞靜的端好女子呢，可是回想到昨天晚上晚間對面樓上那一種淫靡綺蕩的環境中，似乎不應該再有這樣一位端莊美肅的女子夾雜其中呢，他正在亂自尋思的當兒，猛聽得呀的開門聲音，方才那個女子，從北樓回了出來，手中拿着一小盒貢香速降香等，走到了梳妝台前，前加些到小金爐中去，重又在椅中坐下，便有一個燥髮雜鬢抱着琴囊，送到梳妝台上，又一個大了頭走到西窗切近，突然的將珠簾放垂下來，這真是大殺風景的事情，這女子好像與玉屏前世有緣，越看越好，越好便越要看她，如今珠簾突然放下，叫她大為掃興，呆坐在窗前，不忍離去，還能從珠簾的縫中，瞧到了她縹約影兒，更見得窈窕可愛……叮叮咚咚，錚錚鏗鏘，一陣子較準琴絃的聲音，這又投了玉屏的嗜好了，她在海天上觀，最喜聽他的老師鼓瑟彈琴，在暇時，他自己還動手練習，已能瑯瑯上手，只苦不精，可是聽別人的，祇消在較準絃子的當兒，就可以知道是好手或是庸手的了，在他聽到對樓這位小姐的較絃之後，立即色舞

眉飛，不禁自言自語的贊道：定是好手，定是好手，他正襟端坐，屏絕萬念，預備暢聆可人的雅奏了，不旋踵對樓的琴聲忽起，悠揚嘹亮，出手便與衆不同，一曲滿江紅的曲牌兒彈完了，又接着有鳳來儀的三節，能使聽者如坐和煦的春園中，靜聽禽聲泉鳴之概，玉屏本是一個熱情至性的奇女子，感覺特殊的敏銳，他這時恍然如入桃李芳園，領略三春佳景了，第二曲彈罷，玉屏舉起雙手，方欲……忽一轉念，鼓掌不得，如此反而見得自家輕薄，侮辱玉人，所以他決定不鼓掌，且等她再奏第三闕，約略半盞茶時，琴聲又起，這一曲更使玉屏驚訝而傾倒，原來她所彈的正是她師父所擅長的「天風海濤」的仙曲，古七絃琴如果彈得好的話，竟能與現代的催眠術一樣的令人在不知不覺之間，受她的陶醉呢。玉屏又是一個極喜歡聽音樂的人，在這一闕「天風海濤」開始奏了第一節的當兒，她簡直是惘惘然如入夢寐了。一會兒，琴聲激越奔騰，則彷彿大海風濤萬舟波蕩，而波聲揖擊，有如牛鳴，一會子又彈到低平之處，則又彷彿置身於另一清平沉靜之環境中，水碧沙明，白鷗翔起，說不盡的玄妙，也講不完的感人，她幾乎疑心自家在做夢，她再也不相信在這繁華綺麗的帝都鬧市中，竟有如此妙人兒，彈出這一種仙乎仙乎的古樂，她又發生了一種莫明其妙的悵惘，她暗自遐想道：如果自家是一個男子，遇到了這種神仙美眷，豈不要害煞人的相思病麼？或者她竟錯認了我是一個鬚眉人俊呢，那裏知道我真你是同路的人啊！她正在亂想胡思的當兒，琴聲忽然又換了一個曲牌子了，她側耳一聽，禁不得搖頭嘆道：我說如何，她竟錯認了我啦！她現在所彈的，不是一曲鳳求凰麼？唉！恨老天爲什麼不將生在男子行中，却白白的辜負了可人的情愛啊！她恨不得聳身由窗口直飛過去，明白的告訴了這位可愛……簡直可以說是愛死人的美人兒，你不要誤認苦李作甜桃，因愛了一番深憐密愛，還

是收拾起一片癡情十分熱愛，留給將來真正愛你的人吧！噢！我這人好呆，放着現成的一件美事不做，反而……是的，這的確是一件滿的美事，我必將設法以促其成，她自言自語的說了好幾句，便見對樓的珠簾慢慢的重又捲了上去，窗口立着的不是別人，却正是方才彈琴的女子，秋水盈盈，春山淡淡，對着玉屏竟自嫣然一笑，百媚俱生，玉屏也自禁不住報她一笑，四目相對，彷彿電力交流，可惜玉屏不是陽電，否則陰陽相感，必然得透體皆麻了，那女子在玉屏報她一笑時，却又露出差赧赧的神情，一轉柳腰，輕移蓮步，嫵嫵娜娜的走避開去，玉屏不禁縱聲念道：

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曾經滄海難爲水，何日巫山兆夢回！

這並不是玉屏做的一首詩，乃是她觸景生情的隨意這麼念了四句古詩，一則可以代表自家贊慕她的意思，再則又可以作一種探試的詢問。誰也料不到對樓的女子也在曼聲低吟了兩句：「年年多少閒風雨，紅了桃花白了頭。」這兩句顯然不是古詩了，玉屏聽得仔細的咀嚼着個中的滋味，不禁點頭嘆道：對鏡添愁，標梅興嘆，細玩她的語氣，一定是一個待字未嫁的閨秀呢，好罷，我將來作一回月下老人了，在這時猛聽得對面的樓上一陣子登登聲音，一個大了頭很快的奔到樓上來說：小姐，洛陽有親眷來了，並且有姑老太太的手書是寄給小姐的，太太請小姐下去。那女子應了一聲說：知道了，我立刻就來了，你先下去罷，她說着等那個了頭下去後，這才移步到西窗來，先對玉屏望了一眼，然後戀戀不捨的重又將珠簾慢慢的往下展放，迨到她那一對秋波將被珠簾掩沒時，有意無意的又向她偷視了一眼，才放手讓珠簾掩住了她全身，這一個自然多情的表示，越使她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來，她方欲回身時，猛聽得茶役在樓下招呼她下樓去用

午飯了，他不禁抬頭朝天空的太陽一望，點頭自哂道：玉屏，你假使真是一個男子，今天當爲情死了。當玉屏下得樓來的當兒，就有許多的茶役僕廝們，一齊上來，向她問長問短，夜來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東西看見，她只付之一笑道：是那裏來鬼話呢，我在樓上安安穩穩的睡了一宵，絕對沒有一些兒動靜啊，可不是麼，你們怎地這麼的見神見鬼，倒底曾經看見過什麼東西了。一個七十二歲的老帳房，著持一把白鬍子笑道：這位大公子是一個來歷很大的人，將來是不可限量，前程萬里，妖物不敢靠邊，不瞞你大少說罷，我們這一間小樓上，已經有十多年不會睡過人了，過去也會有不少的胆大客人，像你大少爺一樣的硬要上樓去充好漢，結果重則跌得七死八活，輕則嚇得四肢發軟，數日不食，他們異口同聲說：有一個猙獰惡猛的獠牙大鬼，渾身的綠毛，目如銅鈴，手若蒲筴，令人心胆俱裂，連呼救也叫不出來了，十個客人倒有十一個是如此說的，你少爺竟得安穩的睡覺，這不是洪福齊天麼。玉屏聽得他的話，也不置可否，始終不相信會有那一回事情的，飯後，她在店中住不了，要到外邊去閑逛閑逛了，她又計算到告京狀的趙母就在早晚便要抵京了，師父關照她要在暗中盡保護的責任，她於是徒步由東直門外的大街一直向東走去，大約走了二三十家門面的光景，瞥見街旁圍着若干的閑人，都在吊起了脚跟，注目凝神的向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婦人瞧着。那老婦人身上十分的襤褸，一手執着打狗棍，一手提住討飯籃子，背後却像一名遊方道士一樣，背着一塊二尺見方的喊冤板，板上又貼了一張白紙，上面寫着許多的字，迨她走近了人叢，就聽得那個老婦人大聲哭道：兒啊，爲娘害了你啦，娘不叫你到劉府去教書，那裏會遭到今天的奇冤難報呢，兒啊，你死娘也不生了……這不是趙孝子的娘，又是誰呢。我的師父未卜先知，真是十二分的準當，在地方欲上前和趙母談話時，忽有四名

巡視街道的差役們喝散了衆人，爲首一個矮胖子，滿臉的橫肉，竟向趙母大聲吆喝道：「老婆子在這裏發什麼羊顛癩，馬上我們兵馬司總帥出巡了，仔細着打斷一雙狗腿，還要枷處三個月，下次看你還到皇城裏胡行也不快些滾出城，否則馬上就將你綁起來，送到養老院中去享清福去。」趙母方待說明自家的來歷時，不料那個矮胖子竟翻起來一腿，將趙母踢出七八尺外，跌擗在地下，直叫嘔呀。玉屏瞧得眼中火起，立即走過去從地上將趙母扶起來問道：「跌傷了麼？」踢在腰裏，此刻若千的閑人都嚇得四散開去，遠遠的立着，大家都是敢怒而不敢言，獨有玉屏一人，却不買他們的窮帳，巨耐那個行兇的黑胖子，踢了一腿，還不趁心，又走了過來，預備踢第二腳，冷不防玉屏一伸玉腕，早將他的足脛抓住了，只輕輕的捏了一下，往前一送，這矮冬瓜像斷線風箏也似的連連翻了十七八個招兒。

第八章 冤家路仄府尹請名師

跌得頭青鼻子藍，直着嗓子像殺豬般大喊道：「痛煞我也！」旁觀的若干人，莫不撫掌稱快，還有三個見玉屏的手腳如此的犀利，誰還能有這樣的大胆，上去送死呢？又見她是一個公子少爺的打扮，知道是來頭不小的啦！於是他三人忍氣吞聲的將矮冬瓜扶持起來，那知他竟像癱了一般地，足脛已經被她用手指捏得粉了，那三個同伴中一個高個兒向玉屏發話道：「公子不應該下這樣的辣手來對待我們這些低卑的差役啊。」玉屏冷笑一聲道：「那麼這位老太太犯了什麼法，應該他攔腰一脚呢？路不平，有人鑿，人不平，有人管，我還和他客氣一點了，不然我便要請他到外婆家去吃羹飯了，現在我不逃，也不跑，如果說我侮辱毆打了

公爺，罪該萬死，那就憑你們走文武衙門就是了。看官，這幾個小卒真是奉命來查街的麼？原來他們却是受了膠州府派來的差人囑託，竟想假充巡查街道的官兵，將趙孝子的老母攆出城外的僻靜之處，撻了她，除了一個後患，如不然放她在京城裏面背着冤狀，在大街小巷叫來喊去，終有一天，要拆穿了西洋景的，可不是麼？於是膠州府劉士鈞差了兩名心腹在趙母動身往京的那一天，就在暗中尾隨下來，那知一路竟沒有機會下手，因為有一個少年武舉子在慶雲縣西門大街一家小客店門口遇到了她，聽得她一番訴苦，這少年惻然心動，就對她說，老奶奶，你這樣的年邁力衰，要想步行入京，實在是一件辦不到的事情啊，可是你兒子又是這樣的冤枉入獄，而且沒有多少日子就要秋決了，真是暗無天日的奇冤啊，罷罷罷，趁我入京之便，我來行一個方便罷，不過還不知說你會不會騎牲口趕路呢？趙孝子的母親沒口價致謝道，阿彌陀佛，少爺萬代高升，牲口老身會坐，不過馴良一點便得了，那少年立即叫店小二到馬行中去僱了一匹馬來，要一直送到了北京，還有一個服侍牲口的馬夫一同跟了去，一人一畜的代價共是五兩紋銀外加酒資二百大錢，那兩名差人見這個少年武舉，竟與趙母並馬前進，他倆只能夠在暗中叫苦不迭了，一直跟入京城，毫無辦法，那少年武舉給她會了鈔，又給她五兩銀子道，這是回去的川資，已經入京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喊那兩個狗官的冤了。我還有別事去，不能伴你了，望你早一天能遇到青天大員，再會罷，他說罷，帶馬向城南而去，趙母欲謝無從，只有念佛了，想不到那兩個狗頭一到京中，立即拿了劉知府的信，去謁兵部尚書家的管家爺楊榮泰，獻上了古玩四色，至少值銀鉅萬，管家看在那古玩的份上，也就不顧什麼冤不冤了。第一步派人出來，不料無巧不巧會碰到了龐玉屏橫來干涉不算數，直截痛快的將趙母領到了她所下的那一家客店中去。

就將自己住的那一間小樓的下邊有一個小房間，叫小二來收拾清潔供他居住，到了晚飯後，沒有睡覺之前，玉屏便下樓來，與趙母談起她兒子被冤的事情來了，她便告訴了。原來這位趙老太太是一位冰節霜操的孀婦，可憐見的。在二十四歲上丈夫就死去了，遺下了孤兒寡婦，家無升斗之糧，祇留下三間破屋，兩畝薄田，和幾匣詩書而已。死者趙德芳，是一個讀書未成的士子，兒子本仁，出世一年，即成爲無父的孩子了。那時候他母親雖然年已花信，而姿色清麗不稍減於荳蔻梢頭少女的豐韻，同村的富紳子弟，有的向他求婚，有的請人作伐，滿以爲窮得沒有飯吃的婦人，只要對她一說，還不是喜出望外的答應麼？那裏知道，他們都撞了一個大暈，媒人上門，竟被她一口的回絕了，誓不改嫁。從此茹苦含辛，咬緊了牙齒打起精神來做人了，除掉種植之外，績麻紡織兼爲大家刺繡，好不容易將兒子本仁領到了七歲攻書上學，一個姓孫的先生，可憐她柏舟志苦，於是自願不收分文的束修，義務爲趙本仁教讀詩書，這孩子不獨聰明異常，而且他是一個天性純孝的孩子，無論母親關照他什麼話，他都是牢記在心，在塾中讀了五年，已經可以落筆成章，而且思想敏捷，倚馬萬言，孫雨聲老夫子愛如己出，悉心教授不遺餘力，他母親感激先生，簡直是非言語所能形容於萬一的了，而且孫老夫子有一個女兒名叫月娥，與本仁可是同年的，在七歲到十三歲這六年內，又是同著一個書桌唸書的，青梅竹馬，兩小無猜，更其是相巧的，本仁幼年失父，月娥便在襁褓時失母了，因此孫老夫子早有將他招爲東床的意思，但一念及趙家祇此一子，祇有決定將女兒嫁給他了，趙母當然是喜不自勝的了，因爲月娥這小姑娘溫婉柔順，又生得清秀非常，所以她當然是口願心願，祇怕高攀不上的了，在十五歲的那一年，本仁已經考得秀才了，不過他的命運，非常的坎坷，此後一連到二十一歲，沒有寸進。孫

老先生又因爲雙目失明，不能教書了，各東家一致公請趙本仁來替代他的岳父繼續下去，並且各家自動加些束修，以資助他本人讀書的膏火，他是一個誨人不倦的良好教師，深得一班東翁們的擁戴，就中有一個學生名叫楊士俊，是村董楊家麇的愛子，年才九歲，天生穎敏，他在趙先生塾中讀了二年，居然下筆成章，詩詞歌賦，綽然可誦了，於是一鄉之內，皆以神童目之，這一年的新春正月，家麇防着愛子一同到城中去給二叔家農賀年，這楊家農便是卽墨的令尹，與膠州太守劉士鈞爲同寅同科的知友，他聽得胞兄感贊姪兒如何的神雋，於是當面一試，那裏知道，小楊果然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做出兩篇東西，着實可看了，楊大令不禁欣然對他的兄長說，這確是我家的千里駒啊，不知道他的業師是誰，家麇就以趙本仁對，可巧這時膠州知府劉大人也在他家花廳上，一聽到有這樣一位循循善誘的先生，立即向家麇拜託道，不知今年趙先生的館局定了沒有呢？家麇躬身答道：無論定了與否，可是太尊需要他的話，立即可以叫他來應命的，劉大人喜道，犬子大陵二陵，一個十三，一個十一，雖然請了先生到私寓來教他倆攻讀詩書，可是也不知道他們是冥頑不靈，還是先生的肚子太小，沒有辦法可以駕馭他倆呢？家麇插口道，那還用說麼，我敢保險說，天下無不可教之兒童，不過成績快慢而已，則進步也不會有如此之快速了，大哥可以回去，即日將趙先生請到城中來，大家見見面，早些定館，你的孩子，不妨就在我這裏膳宿，家麇一聽到自家的孩子並不落空，當然是十分高興的了，忙道，我今天回去，明天午後便請趙先生一同入城就得了，他們商議定了，家麇回來，趕到趙家來，只見趙先生方在哈腰曲背，給他的母親在洗足呢，因爲趙母在去秋生了一場大病之後，身軀虛弱極了，平時三餐都是各東家輪流的派人送來，趙本仁服事母親的周到，真是無微不至，見東翁來了，坦然起身請

他坐下來，家慶便將昨天的話對他說了一個大略的情形，孝子却遜謝道：「多蒙老伯屢次照拂，小姪銘感五中，不敢或忘，可是入城至太尊的府中去設帳，恕我不能從命，這是因為我母病後元氣未復，家貧無人侍奉，所以我不能夠離開我娘他去的。」家慶笑道：「我時常說你固執自家私見，一點也不會想出通權達變的方法來，真個祇知讀書的書呆子，我早就知道你是一個不能離娘的孝子了。」館事沒有談，倒先給你們老太太的住處打點得停當了，現在你儘可以放心大胆隨我入城，要知道到太尊府中去教讀，不獨束修要多出三倍的收入，而且多了一個知府，一個知縣以及城中的縉紳們都得與你這窮書生訂交了一舉而數得的事情，何樂而不爲呢？趙本仁這才答應下來，可是在家慶去了之後，趙母就切實的告誡她的愛子，你不要以爲這是一個上好的機會，要知道你今年印堂中的黑氣還未開始退去，是非之場，一概固屬不鮮，到尤忌與貴人相近呢，孝子立即說：「那麼，我直接回掉了不去罷。」趙太夫人却又搖頭說：「你已經答應了楊太爺一同入城，何能中途變卦，不過士君子應知朝哲有保身之道，斷不能拘泥自守，凡事隨機應變，自能趨吉避兇的。」孝子唯唯稱是，到了第二天他和家慶入城，先到縣署後衙中會見了楊家農，當晚家農大人立即設筵招待趙本仁，並邀請劉大人及一起文武屬僚，劉士鈞與趙本仁傾談一席，大爲欽佩，便一定要請他回去，爲二子教讀，他的束修本來是大錢十六千一年，而劉大人却改爲朱提二百兩，還有三節的節敬不在其內，外加劉府寄讀的學生們，總結起來當有三百兩紋銀之譜，趙先生其時力辭敬謝不已，後來終不能夠再推託了，遂勉強答應，又在劉家大巷中，賃了一所清潔的房子，給趙老太太居住，更由劉太太派來兩名丫頭，結老夫人主持一切家事，原來劉大人共有一妻四妾，除掉第二個叫作芸娘的，隨着他跟到任上去，其餘的皆與大夫人齊住。

家中主持中饋的是第二個小夫人，她雖然是歷下青樓出身，可是非常的能幹，頗爲大夫人所器重，最爲大夫人所瞧不起的却是第三第四，第三名叫芬兒，第四叫香兒，她倆皆是吳門的名妓，當劉士鈞到江南作京江太守時，是一班趨炎附勢的朋友送給他的，他對於這四個姬人，却分着四種看待，芸娘心細於髮，性情柔和，便當着客中的伴侶，芳娘聰敏幹練爲人却又和靄可人，以是也頗爲劉氏的寵愛，第三個名叫芬娘的人材平平，無榮無辱，她平時抱着個各掃自家門前雪的主張，既不去過分恭維大夫人與劉氏，也不與他們過分的冷淡，獨有第四名香娘，年才十八，貌艷如花，品輕如絮，雖入侯門，猶不脫倡門的氣習，本來她是寵擅專房的，祇因爲她骨頭太輕，性又淫蕩，劉士鈞大有應付不來的苦楚，如果將她帶到任上，說不定必將鬧出待月迎風的勾當來，所以劉士鈞寧可割愛，將她關在家中，每隔一兩個月回來一次，像玩具一般的，歸來十天，倒有七天在她的室中，只到力盡精疲，這才重又像敗將逃陣的一般逃回任所，又必呻吟床次，害得二夫人又得服侍了若干日，才能復原呢，這也難怪他已是丟掉五十向六十上數的人了，那裏來這許多的精力去填一個年方少艾的愛姬慾海呢，可是他又大不自量，每每忘記了他本人的生辰八字哩，閑文剪斷，且說趙孝子的館事議定了，決在劉府の後書房開學，除掉楊家弟兄兩個小孩之外，尚有劉家親友的子弟二人，共是六名學生，趙孝子每天早晨日未出，即由家中趕到了書房中，日中在府中留膳，大夫人是一個賢慧出名的人，她必然知照芳娘轉飭廚房上多備幾色可口的小菜兒，除招待先生之外，還要另送幾色到趙家去，趙孝子見劉太太如此的厚待他，恨不得將自家的才識完全傳教於大小二陵，以報東家知遇之德咧，到了下午申末時候，又叫香娘入廚監督廚子，做些點心出來，叫了頭們送到先生的會客室中去，日日如是，天天如

是，可是趙孝子是一個拘謹自愛的英俊少年，每當了頭們以朱漆盤托捧點心到書齋外邊的會客室中來，他總是端坐觀書，或則教字，目不邪視，直待兩個了頭走了之後，他這才領着學生一同出來進點心呢，因此一羣了頭使女，各在背後皆以趙大呆子呼之，可是因此愈得大夫人的敬佩，不到一年，兩個孩子的功課，皆有了長足進展啦，大夫人忻喜欲狂，常對人說：將來我兩個孩子能有出頭上榜之日，那不要說完全是趙先生一手提拔的大功呢。光陰很快，一轉眼間，又是端陽佳節了，劉士鈞回來過節了，照例他家一年有三次家筵的，到了家筵的當兒，是廳上一席，東西廂兩席，廳上是他與兒子妻妾等，兩廂是男女用人，今年特在大廳上安排筵席兩席，右邊是他本人與趙先生師生七人湊一席，更由大夫人親自去請趙老太太來坐首席，與芸芳芬香四姬一齊入席陪坐，主賓融洽，籌觥交錯，在這一天，趙孝子却為一個人暗中注意了，因為趙本仁到她們府中來教書將近一年，四姨太香娘，竟沒有機會瞧到過他的廬山真面目，因為他來時，固然一向是後門進，這因為後門的對面，便是他慈母住的地方，只消走幾步，過了後街，便到他的家中，這一所書房，雖在大花園內，可是另一道短牆，緊罩着三間茅屋，牆內修竹千竿，她有時到花園中來散步，依然沒有機會瞧見他的，不過以前也會有過兩個教書的先生住這裏面的，皆是面目可憎，年齡高大的老夫子，她是倒盡了胃口啦，所以她想像中，這個姓趙的不用說，一定也是一個冬烘了，所以她一向便不注意他的，想不到他竟是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漂亮人物，年紀又輕，情性又極溫和，她不由的又喜又悔，又擔憂，喜的是劉府家中會添這麼一位漂亮的對象來，悔的是過去不該，以耳代目，失去了若干的好機會，更不知道此後向他攻取有沒有效驗，所以又自擔憂不淺，她恨不得立刻將這個如意郎君拉到自家懷中來，樂上一樂，便是死了，也會

瞑目了，在端節之後，她便時常在大夫人的面前討差作，像下午的點心，她竟不惜降尊紆貴的親自送來。滿想藉此機會能夠與他搭訕一番，不料結果竟使她嗒然喪氣。當她孃孃娜娜的捧盤入室時，趙孝子本來在室中閑步，一見她來，便趕緊迴避到裏面一間去，她將朱漆捧盤安放到桌上，只得快快的退出書室來。可是她愈是不能如願，而追求趙孝子的念頭，更加迫切了，她無時無刻不在設法想和他親近，逐漸又將目光轉移到他的老母身上去了，君子可欺以其方，因為她深知趙本仁是一個罕見的孝子，要想得到他的歡心，唯有在奉承他母親這一條路上着手，比較容易討好於他的，於是她便覷定廚房中有上好的菜肴燒好的當兒，就託着大夫人的口氣，叫廚司盛了兩碗給她裝到一隻竹籠裏，叫一個小婢提着，開了後園門，親送到趙母的住處，這位老太太那知就裏，太太長，太太短，謝恩不已，到了明天她又來了，老太太更加過意不去，辭謝不已的說，每天生受太太親自送來，簡直是折煞老身了。這婆娘却笑道，老太師母，快請不要如此客氣，趙先生日日用心在教我，家兩位小少爺，這真是花費了金銀買不到的禮尚往來，東家孝敬太師母，俗諺說：鼻涕流到口中，順便的事情，那裏還用辭謝呢，你老人家如果不肯接受的話，那麼，我們大太太一定要怪我不會說話的呢，這是出乎他的誠心，你老人家也受之無愧啊，由此之後，不由在中飯時送小菜來，連晚飯也送菜來了，孝子午餐是在劉府吃，晚餐却回來與老母同食了，他早就聽得母親在誇贊劉府五太太賢德過人了，孝子本來以母親喜怒為喜怒，聽得母親累次欽佩五太太，他在無形中對她的印象就好了起來，他雖然是一個非常自檢的朋友，然而倒因為番姐兒每天見面，而且來時都是提來他母親歡喜吃的小菜若干樣數，他怎麼能夠再將一付道學先生的嘴臉使了出來呢，祇得漸漸的與她搭訕，進一步便廝熟了，所以每一次晚

間送小菜來，這婆娘總是有一搭沒一搭的兜着，他母子倆閒話，孝子在可能範圍之內也與她閑談幾句，她就認爲非常滿意了，不過饒你落花雖有意，無如流水却無心，一日兩日，一月兩月，很快的過去了，她與趙孝子的情感，並沒有意外的增加一毫一分，孝子對她老是那一副謙和卑敬的神氣，這使她認爲最倒胃口的事情，她在實際上並不要孝子對她這樣的尊敬，她須要另一種含有性的成分的言語行動，只要孝子稍稍露出一些兒消息過來，那麼，她就迎頭趕上，實行其一拍即合的非常手腕了，然而天下事，往往會不如人願的，譬如香姐兒像一頭餓狗也似的饑涎滴滴的仰望着牆上掛的那一塊肥肉，可望而不可即，又道是魚兒掛鼻，貓兒叫瘦，這真是無可奈何而又大煞風景的事情，她實在有些兒情急了，每一次見到孝子時，恨不得倒一杯冷水來，夾活將他吞了下去，然而這又爲事實所不允許，到底怎麼辦呢？她是躊躇得多時了，某一天的日落西山，大地已罩上了一層黑影的當兒，她忽然心血來潮，推開窗子往花園裏一望，只見孝子焚香靜坐。

第九章 含沙射影孝子入狂狴

一個人在書齋內還沒歸去，天氣炎熱，孝子只穿了一套江西夏布的衫褲兒，長衣服都沒有穿，她不禁暗喜，認爲是一個上好的機會，因爲只有這個時候，各房的使女丫頭們都在忙着泡水洗澡，廚上的僕役傭婦們又都在煎煮菜餚，十分的忙碌，也不會到後面來的，她立即將一個貼身的小丫頭支到外面去，她很快的下得樓來，轉了一個灣兒，便進了後園了，在她閃入書齋時，倒將一個趙孝子嚇得老人大一跳，趕緊定睛一

瞧，只見香姐兒，祇御着一件月白色紡綢衫子，玄色細葛的棍褲，並沒有穿裙子，面色霞紅，呼吸短促，孝子還不知道她的來意，只見她反身將兩扇門關上了，縱步而前，像餓虎撲食而似的，一把將孝子撲到了懷中，這一來幾乎將一個趙孝子嚇得三魂落地，七魄昇天，但又不敢高聲叫喊，正待……可是香姐兒喘吁吁的搶着說：你敢叫喊，那我便說你關起門來強姦我，看誰便宜，可憐趙孝子渾身抖得幾乎骨頭都鬆散了，面紅氣促的說，我……要叫喊了，四夫人，你得放尊重一些啊，要知道我姓趙的是一個讀書明理的人，斷斷不能夠作此暗室虧心的事情。你快……些放……放了我罷，要像我依從你，除非我死了重投胎才能……可是香娘在平時可望不可即，一向害着片面相思病，可是這一次好像饞貓兒攫得一塊魚肉兒一般的，豈能就此放手呢，她更是一個風月場中的老手，鑒貌辨色，知道他是一個嫩雞兒，經不起驚嚇的，於是又好平一口氣，低聲說，你不要害怕，我實在對你說，因為我是實在太愛你了，你也應該給我想想啊，平時對待你們太太以及待你像自家人一般地，事事在暗地裏照顧你，你若有良心，今天無論怎麼樣，皆不應該拒絕我的要求啊！趙孝子來不及回她說，好了，彼此皆是知禮知恥的上等人，你要明白，你待我母子好，我非禽獸，豈有不知的道理，可是這是夫人的功德，我便是報答你老人家也絕不能像你方才所說的這樣報答啊，這不獨我成了畜生，便是夫人也要破壞了名節，遺羞後世了。這真是千萬做不得的事情啊，好太太我懇求你三思而行，快點放手，馬上就有了頭到後園來送晚膳了，萬一給她們瞧見了，那不獨我姓趙的不能做人，便是夫人自家也沒有面目再見劉大人了，夫人，你老爲何這樣的糊塗，爲了片刻的歡娛，散去一生名節，我寧死也不能從命的……香娘像蛇繞田雞一樣的雖然將一塊肥肉抱在懷中，可是急切不到口中，真是大煞風景的

無趣事情，她急不能待的伸手向孝子亂摸亂扯，孝子的雙手，死命防着陣線崩潰，那可不是要，可是番姐兒的進攻越來越急，正在這一髮千鈞的當兒，猛聽一陣子脚步與笑語的聲音由外邊入圍了，孝子聽出來，不是別人正是環兒與珮兒兩個大了頭，他們一同提着了燈籠，送晚膳給太師母的，她們見書齋的明間燈光尚亮，就走了近來，珮兒高聲問道：先生還沒有回府麼？我們送晚飯到府上了，請你回去罷，說着便推門想走進來，這一來四太太不得不切齒放手了，趙孝子如同牢犯達到了大赦的一般，喘吁吁的衣冠不整，忙穿了出去，纔算他有急智呼的一口，將外間的燭光先自吹得熄了，然後啓門，兩個丫頭看他衣服折縲，一頂小帽歪戴在頭上，不由的暗暗好笑，還當是睡覺方醒來呢，於是便與他一同回去了，四太太留房中，待他走後，正待回樓，却不料有一個人黑黯摸索近來，不問三七念一，一把將她……及至香娘伸手一摸這人的皮膚粗糙，她便低聲喝道：你是何人，胆敢來對我如此的侮辱，那人輕輕笑道：好了，太太，是我，她又問道：你到底是誰，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的？那人低低的說：太太我的聲音你聽不出麼？我在方才到後園來放魚食，在假山石後面，瞥見你很快的掩入了書齋，你沒有瞧見我，我便認爲是一個上好的機會來了，後來又聽得了頭來叫趙先生到後面去，我就知道你和他有過什麼曖昧的勾當了，肥肉到嘴邊不吃，我決沒有那麼呆呀，可不是麼，從今以後，你儘可放心，我姓薛的絕不泄漏一些兒風聲到外邊去的，這是不但關於你的人格，也與我有莫大的厲害關係呢，萬一漏了消息，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了，四太太啞的一聲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這個猴子，你的胆子倒有天大呢，謹防着太爺回來砍下你的腦袋兒，看你以後去兜外快也不了，那個薛大低低的笑說：好太太，不要恐嚇我了，老實說，沒有這種胆子，我也不敢到虎頭上拍蒼蠅了，你說對麼？太太我便是死

了也不會忘了你老人家的，你老人家的心事我也完全知道的。四太太伸手在他的背後輕輕的拍了一下，猴子油嘴滑舌的，真是一個壞東西，以後去，你得仔細了，萬一有第三個人知道，我總有手段來應付你的，薛老大賭咒發了誓，香姐兒這才回嗔作喜，各自叮嚀後約，每天在孝子回去之後，薛大先自溜到這書屋的北房中靜候，重聚私情，這樣的私通生活，一直過了兩個月，竟沒有一個人知道呢，也是合該有事，有一天正是八月十三這一天，孝子回去了，忽然在晚飯後想起來，有一部新從友人家借來的古板詩集，預備在三日至五日內完全錄記了下來，以便還給人家，秋窗涼爽，不妨秉燭抄謄，於是就隨着收碗盞的小丫頭重回到書齋中去推開了北房的房門，正要進去拿時，瞥見東窗外的月光直射到那張竹榻上，一對少年男女，在那兒，孝子生來胆子就小，更加上上一次，毫不預防的被香姐兒襲擊了一次，驚魂未定，嚇得大叫一聲，往後倒去，那一對狗男女也自嚇得正衝門出去時，猛聽得劉太爺的聲音道：「一個人，也不是一根針啊，她究竟到那兒去了，這個毛丫頭你們都沒法管束，由她自便，你當家當得太好了……」她知道劉太爺在查問自己了，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即叫薛大將北窗開啓趕緊跳了出去，薛大性命要緊，一推北窗，湧身跳了出去，可是窗外却是有刺的玫瑰花與月月紅若干叢，刺得他渾身都是傷痕，更加上花下有兩個黃蜂窩，被他跳下時震掉下來，蜂子散了窩，嗡嗡羣嗡嗡起而攻，你刺一下，我刺一下，不得了，薛大賽如受了凌遲碎剮的罪了，但又不敢做聲，只有咬緊牙齒探身到荷花池子裏，總算脫了蜂子的憑凌，再說這淫婦在姘夫脫了身，她便生了一條毒計，立刻高叫道救命啊，趙先生要強姦我啦！她一面叫一面用手將自家的襟口撕壞了，撲倒在孝子的身旁，伸出利爪，向孝子的臉上亂抓，亂劃一陣子，孝子雙手掩面也大叫救命起來，劉太爺在書齋外

邊聽得只氣得四肢發抖，連呼打死這淫棍趙某，拖出去喂狗，兩個家丁提着燈籠趕到房中去一望，不由他倆一怔，只見趙孝子一面孔的血痕，已從地下起身，香娘却大聲號哭滿地亂滾。我也不要活下去了，我死了，必然要追這混帳先生一條性命去……太爺要給賤妾作主報仇啊，我準於自盡了，呼罷，故意撩起了衣角，將面孔一遮，便向牆角撞去，給僕人一把拖住了，劉大人見此情形，只氣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孔生烟，立即吩咐將孝子四肢細縛起來，不由分說大喝道：給我行杖，打死這個人面獸心的東西，可是他家的奴僕平素對於趙孝子爲人是非常的敬重的，不但敬重他的人格高尚，學問優良，而且因爲他孝敬親娘，所以他們在背地裏一向是敬崇備至的，至於香娘此番的傲作，在他們的眼中，早就瞧出來是她來強他的，絕不是孝子向她有所舉動的，而且薛大的風流頑兒，早就傳遍了他們的道中了，他們竟沒有一個肯作兇手去冤打孝子，於此可見公道自在人心了。可是劉太爺見此情形，益發氣得渾身發抖道：好好好！你們都與這畜生有了來去了，我的命令，竟敢不聽，都給我滾出去，一個好東西也沒有一個家奴名叫劉安的仗義執言道：我們並不是拒聽你老人家的命令，要知道無論什麼事情，先應該調查明白了，倒底誰是誰非，然後再予人以處罰，這樣才能使人心悅誠服呢，我們寧可敲碎自家的飯碗，却不願意去冤打一個無辜的好人。劉太爺氣吁吁的向他問道：你說他是冤枉麼？眼面前的事情，難道還不夠嗎？劉安慨然說：如果趙先生到四太太的房中去，那倒又當一論，現在是四太太到書齋中來啊，小人雖不做官，總會詳情的。劉太爺大喝道：混帳東西，姓趙的給你多少賄賂了，你便如此給他分辯，人來，給一同細起來，送縣裏去，當時一班用人，都來打千求情了，他依然怒氣不息，一會子縣署的快捕們趕到了，便將孝子上了手銬，腳鐐帶往衙門中去，又將劉安按在花廳前打

了四十大板，然後逐出去。其他的僕人普遍的受到了責罰一頓，到了二鼓的時候，楊大令得了劉太爺的密詔來了，劉太爺在暖閣上附耳對他說：「請你給我做一頂『紅帽子』」（即殺頭的罪名），給姓趙的戴上了，下手越快越好。楊大人當然是奉命維謹的了，到了次日在看守所中將孝子提了出來，便向他說：趙本仁你是一個讀書的秀才，爲什麼知法犯法，率領強徒搶劫西門大街吳孝廉家，殺死事主夫婦二人，並砍傷僕婢多人，罪惡滔天，十死猶不足償汝之辜！孝子極口呼冤道：「青天大人，此話從何說？」晚生每日兀守書齋讀書課徒，向不出前門一步，且晚生手無縛雞之力，焉能行兇救人？楊知事將驚堂一拍道：「渾蛋，你還想狡賴麼？人來，給我將他的羽黨四人提了上來，以備對詢。」堂下轟雷一聲的答應了，不轉瞬間，從大牢間中提出四名累犯血案的死囚來對質。那四名強徒一口咬定不但吳孝廉家血案是孝子的主使，還有那兒那兒一連串的大盜案，皆是他的預謀。趙孝子至此，心中明白，曉得辯白是沒有一點用處，反而要吃皮肉上的苦楚，他立即對楊知事拭淚招承道：「回太爺，晚生一切都承認了。不過晚生有一件事，用敢冒昧懇求你老人家做做好事，便是家母年已望六，僅生晚生一人，而且家父去世得很早，家母茹苦含辛的將晚生教養成人了，現在呢，晚生自尋死路，實在對不起我那仁慈的母親，我伏法之後，可憐我母即不哭死也將餓死了，敢請你老格外施恩，將家母送入養老院中，叫她這風燭殘年的當兒不致忍受凍餒之苦啦！太爺如能概予賜允，則犯人雖在九泉之下，亦必結草啣環圖大德於萬一了。」楊知事雖然不全本明瞭此事的究竟，可是他十二分的懷疑劉大人徒然要辦他的死罪及他聽到了兩個姪兒來告訴他，香娘在平時如何的引誘先生，而先生又如何的不眠不睬，只要有了這一個證明，舉一反三，也可以想象到其他的一切了。楊家震倒十分的於心不忍。

的冤殺一個孝子好人了，但又不能公然宣判孝子無罪，祇得在暗地裏知照趙母趕緊悄悄離開了縣城到京中去上控，趙母真是五內崩裂了。她老人家哭哭啼啼的動身了……以上是趙孝子被冤的一切詳細情況，如今再掉轉筆尖，描寫京中的事情了，再說龐玉屏嚇退了幾個不懷好意的狗頭差役，將她接護到客店內來，關照茶役，就在那望月樓下的小房間中收拾出來給趙母居住，那裏知道劉士鈞派來的兩個搗子，依然於心不甘，不達目的，不肯罷手，他倆也住到同一個客店來，可是玉屏的眼光多少厲害，早就瞧出他倆不是好東西了。可是她不動神色，祇在暗中監視得厲害，幾乎無時無刻不在留心趙母的安全，這兩個搗子，一個叫做薛標，一個叫做曹虎，是府署中的親兵頭目，薛標是一個江湖賣解的出身，無論拳足刀棍皆有兩手三腳貓的功夫，那個曹虎却是該邑的一個武秀才的底子，他們尚不知道玉屏的來歷，還只當是臨時路見打一個不平罷了。他們下店之後，便互相商量對策了。薛標道：依我的主張，事情不宜遲，遲則生變，要下手，就在今晚到了明天，這婆子一定又要背着冤枉到四處去亂喊了。所以我說在今晚人不知，鬼不覺的持刀去結果了婆子的性命便完了事。曹虎道：這樣也好，祇是結果她之後，我們不得脫身倒是一個討厭的事情咧，薛標道：呆鳥，等到天明，不待大家起床，我們就走了，有誰來阻止你不成，他點頭道：如此也好，他倆叫了一些酒菜麵點，吃的既醉且飽，等到二鼓已後，店中的茶館客人先後都自入睡了，獨有他倆吹熄了壁燈兒，黑暗中，對面蹲在大炕上，耳朵一聽到二鼓二點報過，便各挾刀輕輕的開了房門，掩到天井中，一轉灣到了大客廳的後邊小樓面前，他倆忽然住足躊躇不已了。你道什麼頑兒呢，原來這一座小樓的下面，共有三個小房間，不知道趙母住的是那一個房中，曹虎忽然地向他說有了，我是想起來了，靠南邊的一間是上樓去的，當

中間與一個北面的房間皆住人的，料想不是當中就是北面了，你奔北一間我奔中一間，摸得實在了，然後再下手不遲呢，薛標便用刀輕輕的將房門撬了開來，然後探了身子進去，便聽得有一種睡覺的呼吸聲音，他一步一步的像瞎子過橋一般地的摸了過來，便伸手一摸，摸到了床架子啦，他便蹲下身來先摸安放的鞋子是大的還是小的，那裏知道使他十分的失望了，給他所摸到的不是女人的小腳鞋子，却是一雙男子穿的布底青鞋，他喀然的持刀仍向門邊退去，再不料他一到門邊，不獨門已鎖上了，而且連窗子也鎖上了，他大驚失色，暗道不妙，這是不妙，這是怎麼一回事，怎麼……話分兩頭，再說曹虎進了北一間，伸手在四下裏亂自摸索不已，那知道這一間中除掉一張四仙桌子與四張椅子而外，就沒有其他的物事了，他暗呼晦氣，回頭便走到了門邊，說也不信，門與窗早被人鎖得像鐵桶也似的再也莫想搖動分毫，他正自奇異惶急的當兒，猛的有人在他的背上，敲了一拳，這一下子只敲得他痛入骨髓，連使刀都拾不起手來了，說時遲，那時快，第二記拳頭又從他的脊梁下打來，他不禁噤的一聲，倒攤下來，同時薛標在間壁，右臂根忽然被人力劈了一掌，好像中了一刀，手一鬆，只聽得噹啷一聲響，撲刀落地了，接着他的右腿根又被人攻擊了一拳，痛得哇呀呀狂叫起來……猛可裏有人大聲叫道，捉強盜……捉賊啊……這兩聲一喊，閣店的人們一齊起來，一片價問道：在那裏，在那裏，那人又叫道在小樓下面的房中呢。店小二等立等執燈握杖，蜂擁到來。

第十章 過難成祥老嫗勝京控

奇怪得很，待到他們一起人來推門，却應手開啓了，他倆立即像精怪一般地現出原形了。薛標在中一

間呻吟，而曹虎却在北一間內縮做一團不能夠動彈了。衆人進來七手八腳立刻將他倆綁得粽子一般地結實，此刻玉屏由樓上下來，對店小二說：「這兩個賊崽子實在不轉好念頭，你們須要將他們吊到馬棚中，切實的打了一頓不要太便宜了他們啦。」她說罷一般茶役們鬨然答應，立即不問青紅皂白，將他倆吊到梧桐樹下，你拿一條馬鞭兒，我拿一枝籐箠兒，傷皮破肉不傷骨的儘量抽了下去，只打得二賊像殺豬也似的直叫起來，結果薛標熬不得了，大聲求道：「小二哥請饒了我們罷，我倆不是小賊，乃是膠州府劉大人的常隨，我叫薛標，他叫曹虎啊。」小二們依然不住的毒打道：「媽的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休道你倆狗腿差人，便是知事知府，只要想做賊幹下了不端的事情，那麼誰都打得，你說你倆不想做賊，在黑夜裏摸到別人的房中來幹嗎？曹虎遍體青紫，已打得上氣不接下氣了，立即說道：「小二哥，彼此今日無怨往日無仇，何苦如此毒打我們呢，實對你說罷，我們因為要解手，一時尋不着毛廁，所以誤入小樓的下房了。一個茶役舉起馬鞭子不管三七念一，夾頭夾腦的亂抽一陣子，然後罵道：「放你娘的驢屁，前兩天西廂房裏一個客人失了竊，財物共計一百三十多兩銀子，皆是老子們湊還給人家，否則飯碗就要敲碎了，今天如不是被我們捉住，又不知道老子們明天要晦氣到恁地，可不是……大家給他這幾句話，提起了心頭怒火，夾雨夾雪的又自狂抽了一陣子，薛標痛得昏厥過去，曹虎也瞪着眼睛叫不出來了。小二們知道不能再打了，否則真個要送他們到老家去呢，於是叫人取兩大碗冷水來，兜頭噴得他像落湯雞也似的，才又悠悠的醒了轉來，他們對待他人的殘毒手段，到今天也可以說是現時現報了。打別人多打一下好一下，待到別人來打他倆了，一鞭下來痛到了心，兩箠兒下來疼到了骨頭，如同上了刀山劍樹，直到被冷水噴過來為止，都祇賸有一口氣了。店小二們就集

議了善後辦法了。阿土說：不如送到巡城司那兒，憑他核辦吧。老張說：不行，我們已經毒打過一頓了，不能再送官，不要給這兩個壞蛋反咬了一口，可不是要，依我說：還不如便宜他倆一點吧，攆了滾出城去，衆人都說不錯，於是小二哥仍然緊握了馬鞭兒，在曉色迷離中，走到他的切近，向他倆問道：現在可要問問你倆啦，要不要請到衙門中去坐坐，因為你倆是久坐衙門的，在京師只怕還沒坐過，換換胃口也好。薛標此時神志清楚了，忽然間怒眉橫目的大聲罵道：好，你們這班狗頭打得好，送衙門請快一點，我們奉了劉大人的密令，跟隨一個殺人的要犯入京，不想他下在你家，和你們是自己人啊，我們正要捕捉時，不獨給你們攔阻放走了，胆敢任意吊膠州府的快捕，好好好，進衙門打官司去，老實說，這一頓打是有價錢的。曹虎也自兇硬起來，努力斥罵道：幸而這裏是皇帝的脚下，竟出了這一班無法紀的匪棍，胆敢擅放要犯，吊打公差，好極啦，進衙門啊。店小二們給他倆這一個猛虎下山嚇住了，大家面面相覷，大有悔不該的神氣。接着就有一個胆小識淺的茶房向他倆說：你們既是捉拿要犯，那爲什麼不早一些告訴我們呢？薛標大怒罵道：放屁，老爺們辦案須要先和你們說明了嗎？休說廢話，快些送我們入官。店小二越加恐懼了，便伸手來預備來解他們的縛束，口中說道：既說明了，大家都好商量，就是我們錯打了二位公爺，自然也有辦法給公爺們過得去。曹虎迎面吓的一口罵道：狗娘生的瞎眼奴才，你有辦法，好綁不好解了。薛標也大聲罵道：驢攘子想做什麼？你越鬆綁，越討不到老子的好。曹虎道：你問他們肩上有幾個腦瓜兒，他倆正在撒賴放刁的當兒，忽聽得樓上有人冷笑道：你們不要聽他倆空言恐嚇，他們是預謀殺人，沒有得手的要犯，有我爲證，他們要送官，那是最好的了，說着一陣樓梯脚步的聲音，登登登，下來一位年少英俊的公子哥兒，伸手指着他倆大聲罵道：混帳東西，

胆敢謀殺入京告狀的趙老太太，如果不是我來設法相救，那麼趙老太太還有性命麼？直娘賊不送你們入官，還要在這裏張牙舞爪的不識相呢？薛標與曹虎倆聽他道破了胸中的隱事，這一驚是非同小可的了，立即將口氣又自軟了下來，向他說：「少爺，你老不要隨口亂說，忘拿帽子來套上我們的頭啊，她與我們今日無冤往日無仇，我們爲什麼要害她的性命呢？那少年冷笑一聲道：「好啦，你們可以在別人的面前搗鬼，却不能夠在我的面前說一個字虛謊的，我要問你們，方才你們說是奉了膠州府尹的命令到京師來，捕捉殺人的要犯，這殺人的要犯姓什麼？叫什麼？你們既然奉了府大人的命令，當然是有公文牌照的了，且將證明的文件拿出來，給我瞧瞧，如果沒有，你們還有什麼話說麼？」薛標朝曹虎望着，曹虎又朝薛標望着，心中都在躊躇着說完了完了，想不到半腰中殺出一個程咬金來，竟自弄得我們走投無路，這不是活該的事情嗎？曹虎倒底胆子小，不能再說硬話了，只得老老实實的向他求饒了，玉屏向店小二說：「你們那一個放掉他們，那就不要怪我，連你們一齊告到刑部大堂去，你們還得給我專派兩個人看守着，如果逃走了一個人，你們也是不得了，連你們掌櫃的要一同到八行書中去嚐嚐滋味呢，小二們一齊說道：「我們又不尋死，誰敢放掉這兩個賊崽子呢？你老人家儘管放心罷，我們自會派人守着他的，玉屏向茶房索了一份筆硯，又去買了三份狀詞稿紙來。她在樓上，正式動筆，將三份冤狀寫得好了，然後對趙母說道：「你老人家膽子可放得大一點，暗中有我保護着你呢，明天清晨，大約在辰牌未到的當兒，刑部大人早朝回堂的當兒，你去攔輿喊冤，只要他收了你的狀子，那就行了；趙母千恩萬謝的感激不盡，到了晚飯後，她將三份冤狀分摺成三條封入了緘套，給趙母一份，自己取了兩份，換了個一身的夜行衣服，然後對趙母說道：「趙老夫人，你請安息罷，讓我到兩個

去處去給你老打好了底子，早一些將狀子告得准了，說不定，不但給你們的令郎伸了冤，並且還會立起節孝坊來呢？趙母真不知道要如何的稱謝她才好，只有念佛了，她又關照地道：「如果店小二們問起我到那兒去了，你老便說他出去訪一個朋友了，須要三鼓以後才能回來呢。」他說罷，將西邊的窗子輕輕的一推，像燕子一般地身子一縱，早已不見影踪了。趙老太太只是合了雙掌念道：「阿彌陀佛！天也見憐，總算遇到這位大救星，可是一個人的良心要緊，她等到了三更時分，猛聽得廳的一聲，東邊的窗子開了，輕軟無聲的見他飛竄進來了，立到床前向趙母忻然說：「好了！好了！總算一路通行無阻，兩封狀子皆投了下去了，一封在大內的深華宮，一封在大官府の後署暖室中，你明天儘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吧，料想這狀子是一對就准的，不出十天你的令郎便可以洗去沉冤，脫離了獄門啦。」趙母又自申謝不已道：「我真是老得糊塗了，怎麼到現在還沒有請教恩公的尊姓大名，這不是一個大笑話麼？」請你老人家，告訴我，事後當供長生祿位牌報答你呢。」玉屏不禁笑道：「善欲人見不是真善，我的姓用不到告訴你，趙老太太那裏肯依，只是催問不已。」玉屏笑道：「如果不告訴你，又要惹得你不過意，好！我姓龐，名字叫老二，沒有大號，趙老太太太連聲道：「原來是龐二少爺，說過一番客套之後，玉屏催促她去安寢了，一宵無話，到了明天，一清早趙老太太早起，身了換上了初來的衣服，背上了冤牌，因為路徑不熟，不敢擅自動步亂走，可是玉屏因為連日異常的辛苦，疲倦得極了，直睡到紅日東升，她給趙老太太大叫得醒來，張眼一望，一骨碌下床，趕緊叫店小二送茶水上樓，她略一梳洗，便到樓上去關照飯店的主人道：「除了刑部大堂的公差快捕前來拘解薛曹二賊，其他概勿答應，她知照好了，就到樓上來，又叮囑了趙老太太一番話，然後伴着她下樓出店，直向刑部大堂而去，約摸半餐飯的當兒，果不出玉屏所料，

來了兩個公差，到了店中，便向店主問道：「你們這裏會有兩名膠州府的差役下宿麼？」店主便問他倆是那個衙門中的，他倆齊聲道：「我們是巡城副總衙門裏來的，我們的總爺要招他倆去談話呢。」店主搖手道：「不瞞二位公爺說，現在這兩個差役已經犯了竊盜和預謀殺人的罪名了，有人已經到刑部大堂去控告了，除非得刑部派人來押去，無論何人不能夠隨便將他們領了去的。」那兩個公差不禁有些兒老羞成怒了，立即翻臉道：「這是什麼話！我們不好捉人，誰好捉人？就是刑部大堂要人，難道還怕我們將他赦走了嗎？真是混帳，店主人倒也是一個老闖衙門出身的傢伙，他一些不怯懼，冷笑一聲道：「這是什麼話！那個驢臉公差道：「也，也。你們竟敢私禁公差，吊打官府的吏役，我問你依靠着何人的勢力，竟敢如此倔強。」店主人道：「公爺們不要亂拿帽子來套上我的頭，吊打也好，私禁也好，總之，我是開飯店的事外之人，縱然便與此案有了什麼關連，我一家八口，我逃得了，他們逃不了的。」說來說去，沒有刑部大堂的公文印信。天王老子也莫想將人調了去的，正說之間，刑部大堂的快捕四名，很快的拿着枷鎖來了，一到店中，便拿出了捉人的牌照，店小二立即引他們到馬房中將薛曹二賊上了枷鎖，牽了就走，竟將巡城署的一對狗腿差人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昇天，無可奈何的朝他望了一眼，相率悵悵而去。再說薛標與曹虎聽說是刑部大堂來的快班，真魂早就從頂門上冒出去啦，他倆已經知道事情不妙了，曹虎垂頭不語，薛標猶自向他警告道：「曹二，你要放得值價的，一丟口，你我的兩條性命都要送去了。」曹虎一面呻吟道：「這個麼，我可寧願送命，不能再去忍受一棒的疼痛了。你且瞧瞧我的身體上，阿有塊好肌肉了，與其受到痛澈心肺的活罪，倒不如爽快快的一刀過去，來得非常之好呢。」薛標不禁罵道：「膿包崽子，你可不要害人……他沒有說完，拍搭一聲，一記耳光打得他眼冒金星，頭

暈腦漲。快捕罵道：「賊官的走狗，睜開驢眼瞧瞧，這是什麼地方，紫禁城中還容許你在隨意串供麼？」薛標嚇得反舌無聲，不敢再說什麼了。一會子已到刑部大堂，早見趙母坐在一張太師椅上，刑部侍郎狄正清正和顏悅色的詢問她冤案的經過呢。薛曹二賊跪伏階下，良久，狄大人才指着他倆向趙母問道：「一路上跟隨着你到京裏來的麼？」趙母點頭道：「是的。」由第一天午後起，他倆一直跟隨到京，我竟一些兒也不知道他倆是來存心害我呢？」狄大人將驚堂一拍，對他倆道：「你倆就是薛標曹虎麼？」趕緊將膠州府的詭謀害人的祕事，從實招來，本部堂可以體諒爾等情有可原，罪能減等，如敢隱瞞隻字，左右……給我看大刑來，堂下轟雷也似的答應了一聲，槽板夾棍一齊搬了上來，幾乎將一個曹虎的真魂嚇得從頂門冒去，還待用刑麼？來不及的一五一十完全招認出來了，狄大人勃然大怒，立即行文到山東巡撫丁鶴羣，限他在半月內將膠州府即墨縣一府尹一縣令齊按律治以應得之罪，同時須恢復趙本仁的功名，狄大人爲什麼這樣的快速呢？原來在早朝的朝房中用早麵時，賀吏部即知照他在今天回府的時候要留心有人攔輿告狀，這時候可巧兵部尚書桑法寶坐在狄公的間壁，聞得此言，便知此案係他的門生劉士鈞的了，便候賀公不在邊的當兒，便與狄侍郎說道：「前天接到小徒劉士鈞由膠州來書，呈告趙姓確爲刀傷事主的匪徒，無如其母兇頑不畏法律，初告於省署，爲了公所駁回，繼又告於制軍衙門，皆以證實在而被逐，今聞已啓程來京，預備在大人署前，希圖爲不肖子洗刷罪惡，於此不得不請老弟台格外留意，幸勿爲其矇蔽。」狄大人點頭說道：「大人囑咐，卑職自當秉正執法，絕不敢偏護匪徒妄自顛倒的。」桑法寶聽得口風不對，又礙六部大臣，都在左右，不便公然與他談到什麼私話，只能夠暫時隱忍在心，及至上朝，出人意表的官家首先呼狄正卿侍郎上殿，狄公三呼拜舞之後，便

聞得陛下諭道，卿家在今日退朝回署時，沿途務須留意有人攔與告狀，更須務先知照下僚，不可按照常例，須好生接受冤狀，並應妥爲保護此告狀之年老婦，因京中有不肖官員與渠之令尹聲氣互通，頗欲殺以滅口也。狄公俯伏階下，三呼領旨，下殿侍立，此刻兵部尚書桑法賓面紅過耳，暗道慚愧，幸而方才不會如何的關切言語對狄侍郎說出來，否則今天要遭大糕了。想不到太內也會接到這個消息，這是什麼頑意啊，他悶悶不樂的鵠立朝班，奏早見賀吏部出班奏道，啓萬歲，奴才昨夜三鼓未到時，正在檢閱安徽西部之水災復文時，忽然颯的一聲，一枝匕首，上插書柬一封內中所述，大致與萬歲適當所諭者大致相同，且謂母節子孝，爲東魯四民多數深悉者也，然據此緘會，再三懇求刑部對於呼冤之節婦，應加以嚴密之保護，因該知府與朝中某大員有師生之誼，且平時往來極爲親切，在前二日老婦人入京時，此在京大員已接到曹薛兩差役之密報，百計欲置此老婦於死地而後已，幸有隱名俠義之士二人，暗在老婦人之左右護持不輟，且在客店中，薛曹深夜持刀入老婦之寢室，幸爲店中人所覺，已執縛於該店，苟刑部狄正卿接到老婦人之冤狀，則亦希即刻往該店，先將此蓄意謀害老婦之差役二人提堂對質，則不獨冤案立破，係可由此理知京中與若輩上司享道聲氣者，果爲何人，官家聞奏，點首稱是，不一會早朝已罷，百官回署，桑法賓見情不妙，來不及的先自搶着步出午門外，上轎趕回府署，先自派人去調查趙母所住之飯店，以便將薛標曹虎要討回署來，縱然刑部追究起來，到了沒有辦法之時，也祇有咬緊了牙關來一個不承認的主見就得啦，否則不獨門生不得了，而且他自己也了不得的，可是待他的差役調查到了，沒有說上三句話，對不起刑部的捕快們，就像餓虎撲羊一般的不由分說押了就走，兵部衙門的差役們當然不能橫加阻止了，只得空手回去啦。

第十一章 惡耗飛來玉屏悲失母

桑尚書見他倆空手回來勃然大怒，便問爲何不將曹薛帶來，他倆只好老老實實的說了，他不禁大罵道，你們沒有用的渾蛋就連這一點點事情都辦不到家。祇有吃飯拿錢是你們的正經事情，好渾蛋，狗奴才，滾下去……他們被血噴狗頭的一頓痛罵，沒頭沒腦的鼠竄而去，老桑獨自在花廳上，背着雙手，踱着方步，肚皮裏懷了不少的鬼胎。暗自說這倒是一件非常辣手的事情呢？不知爲何會給官家都知道起來了，萬一老狄不肯賣交情，依照公事辦理，那獨劉士鈞不了，就連老夫也要跟着受到很大的影響呢。可不是麼，我倒要動動念頭應付此事才好。一個幕賓，名叫李賓宜是一個出名的主意罐兒，他是桑老頭兒的得意門生之一。言聽計從，此公是個鑿貌辨色的簾片之流，他一見老師雙眉緊湊，好像踏了他腳上雞眼也似的，他便搭着訕迎了上來了，嘻嘻的笑道，你老人家敢是又有什麼心事麼。桑尚書歎了一口氣道，此事你還不知道麼，我真的門生多了，也要受到多的累，像這一次膠州府尹劉士鈞身上的一重要案子，不意竟會弄得如此，驚天動地，連官家也鬧得知道了，你道糟不糟。他說着便將以上的各節完全告知了李賓宜，他略一沉思，便也搖頭說，真辣手，不知你老人家的主見如何呢，他搖搖頭半響才說道，此事辣手到極點了，但願狄大人能夠對我格外的客氣些，不要尋根究底那便好了，依我說只有一種辦法，不妨大胆的嘗試一下子，看看能否發生效力，還未可知，老桑立即問道，你有什麼辦法且說說，能行便行，不能行就止，李賓宜附着他的耳朵，吱吱咕咕的一陣子，然後見老桑的臉上露出有希望的光輝來，立即點頭說，這辦法的確可行的，確能生效。

力，他便回到後邊的暖閣上面去取了一軸古畫來。交與李賓宜道：「這事情完全看你的手段怎麼樣了，你的手段假使敏捷的話，那麼此行便能成功。我在兩月之內，必當給你設法將吏部的幕下招呼到了，派遣一個優良的缺份給你，好叫你也去過過官廳，常言道得好，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李賓宜一聽到桑老師當面答應他在兩個月裏必然給他謀好了位置，當然是異常高興的了，於是這天的晚間來到刑部大堂求見狄大人，並且遞上他的老師一封信，交與幕友，呈到後署去，停一會兒，狄大人由裏面出來了。很客氣的招呼李賓宜坐下來，然後向他問道：「桑大人派遣閣下到敝署，請有要公待商。不知是何要公，敢乞見示。」李賓宜見他的左右若干人，都立在一邊，不好意思說出來，便請狄大人屏退左右，以便奉告。想不到狄大人竟斷然的拒絕了他這個請求道：「老夫生平是崇拜着司馬溫公兩句格言，是『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無論公私各事，絕不瞞蔽下屬，任何一件事，我不辦則已，既辦必然要使全署上下人等一齊知道……這才可以符合我無事不可對人言的宗旨，閣下無論是什麼見教，不妨直接請告知我，即得……這麼一來，將一個李賓宜弄得目瞪口呆，無從措手了，縱有如簧之舌，一肚皮的話也說不出來了。但是不說又不對，只得將椅子拉近些，傾俯了半身向狄大人低聲說道：「奉了敝家師的密令，來拜謁大人是沒有別的事情，乃是久知大人是喜古字古畫的，現在有一軸畫，是王右軍的真蹟，預備來獻給大人消遣。狄大人皺起了眉頭，大聲問道：「李先生你的聲音請放得高一點罷，我是一個耳聾的老朽，最好請你大聲說得清楚點，用不到這蚊子哼……這一來又使李賓宜面紅耳赤半天，已經料到有八分不諧了，可是不說又怎麼回覆老師呢，於是只得放高了嗓子道：「敝家師久知大人是一個歡喜收藏古字古畫的，特地命我送一軸王右軍的畫軸過來，以備清玩，

狄大人笑道：「我道是什麼事，原來是一幅畫啊。他買來是多少錢的，請你先將價目告訴我，我有錢即買，沒有錢即不買。李賓宜忙搖手道：『不要錢，這是做家師敬贈與老大人的。』狄大人立即板下臉來說：『這是什麼話，不要錢，我從來不受任何人的贈餽禮物，要送我是要我丟官告老之後，現在却是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大家都應該如此，不獨本部堂一人的。』李賓宜碰了一鼻子灰，立即改了口氣道：『請老大人不要誤會了。做家師的來意，因為久悉你老歡喜收藏古字畫，以同僚多年之誼，才有此舉，並不含有任何作用的。』狄大人冷笑道：『難道說贈送東西與人家皆應該有作用嗎？笑話。』李賓宜知道多說無效了，只得勉強笑道：『既是老大人不願受下，小人當然也不敢強獻了。』他說罷，攜了畫軸，快快的告辭出府而去。左右幕賓等，皆以為狄大人此舉未免忒為寡情了。狄大人却笑道：『諸君那裏知道，桑某是一個什麼東西，他配和我做朋友嗎？老實說，對付這一班人，近之則不馴，遠之則怨，祇能夠若即若離的罷了。他平時目高於頂，何嘗瞧得起任何一人。此番所以來向我公然賄賂者，無非是因為膠州府尹劉士鈞的一件誣良為盜的大冤案落到我的手中了。他想為他的門生開脫，才有卑鄙之行。我如不加思索，貿然收下，那麼不但使冤者永沉黑海，且亦對不起萬歲爺當殿囑託之恩。』眾人道：『才明白了個中的情由。』晚膳後，老大人至後署安憩了。禹氏太夫人便問起日間的公務來，老大人將劉士鈞的案子大概情形對老夫人說了。老夫人却勸說丈夫道：『大人，此事能夠不牽涉第二人為最好，須知桑某是一個著名的奸逆，無惡不作，早側目久矣，不愁沒有他人出來與他算帳，你却犯不着去與他碰釘子的。』狄大人道：『夫人的主見固然是不錯，則是我此番如果祇辦劉士鈞而放了桑某，那麼桑某不獨不會來感謝我，同時，因為剷除了他的黨羽，還不是同樣的要招他的怨恨麼？一不做二不休，秉公判斷。』

就得了。老夫人雖然再三的苦苦勸說，可是老夫人那裏肯聽到了明天五鼓上朝，將昨日審問的細情俯伏丹墀，詳奏一切，天子一聽到劉士鈞是桑尚書的得意門生，而且他又有庇袒的證據，認爲欺君罔法，狼狽爲惡，立即下旨免去桑法寶的本兼各職交刑部議處，一方面又下旨着魯省巡撫即日將該知府拘押來京候辦，趙氏母子除恢復趙孝子的功名之外，復恩給欽賜節孝雙全之堂匾一方，趙母之養老恩金一萬兩，以慰苦節，旨下後，王族薩辣親王上殿保本，爲桑尚書緩頰渠之理由，則爲此次劉氏犯法，桑雖與有師生之誼，然遠在千里以外，耳目所不能及，且亦非渠之直轄下僚，凡此數點，似皆不能入桑氏之罪名，至謂趙母薛曹兩差尾隨前來，意欲加害，是皆劉之主張與桑無涉，若謂薛曹在旅店成擒，謂有兵部衙署派人前往，意欲硬將薛曹二犯要去，則亦僅止於要去而已，未及其他也。且又有何證據可以證明此往索之公差，即爲桑尚書親信或親自委去的呢。法律注重事實根據，絕不可任意妄入人罪，我主聖明，當能體念桑十餘年來爲國治軍辛勞，不無微功可紀，即懇暫將前旨收回，着渠免職留任，戴罪報國，以覘後效如何，倘能公忠體國，則請吾皇萬歲賜復職位，苟不知自檢，更冒國律，則請吾主加重治罪，永不敘用……皇帝對於桑尚書平日的印象並不怎樣的惡劣，如今所以突然加究辦者，也無非是爲了狄大人當殿奏明劉桑之間的種種關係，不辦不成體統，如今經薩辣親王出班保奏，當然便得好就住了。桑尚書這才死罪逢赦的一般，三拜九叩首伏地恭祝吾皇萬萬歲謝恩退下。且說玉屏給趙太太將事情辦好了之後，依然回到客店中來，她想將另一樁心事了結，然後便回到嶗山去啦，她便回到她所住的那一間小樓之上，將東邊的窗子放開，時間已是晌午了，天氣漸入深秋，金風微帶了寒意，對面的樓窗珠簾不捲，消息沉沉，玉屏心中好生納悶，一會子樓下的茶役來請

她用午飯了，她便下樓來，到了飯廳上，原來這家飯店兼帶旅館，前面近街的四間是供臨時食客來吃喝的，裏邊的飯廳上，却是供住在他家的旅客進餐的，共有二十四面桌子，恰足敷二十四間房間客人需用，飯菜有長包與零點兩種，長包是一湯二菜兩小碟，麵飯隨意，價目便宜，如果要另點，小菜好點，價目大一點，玉屏來南窗口的第三隻桌子邊坐下，酒保來聽她點了一湯四菜，一壺老白乾，一盤乾切牛脯，她一個人正在自斟自飲的當兒，猛可裏有人打着北道中的切口兒說：「親家，上層亮招兒，隔園一朵鮮茉莉，黑圈越山做合兒，米兒黃郎儘飽吞，太平水，步步高陞，駱駝走到蘆溝橋，城西方帽老轟兒，參頂大大並指兒……」看官，以上乃是北方黑道上時常使用的一種切口兒，親家，還有流兒皆是叫自家人的，上層亮招兒，便是我在樓上瞧見的，隔園一朵鮮茉莉，就是隔壁有一位挺漂亮的小姑娘，（按他們稱已嫁的美貌少婦爲並頭蓮，又稱胡鴨兒，）黑圈是半夜越山做合兒，就越過了風火山，（是屋脊上短牆叫做風火山，）去採她的花，米兒是珍珠，黃郎是元寶，儘飽吞，是儘你飽却，太平水，就是說採花盜財，不會出毛病的，步步高陞，是回到自家的山上去，駱駝走到蘆溝橋，是一句吉利成功的切口，（按普通俗諺云，人交好運馬走驃，駱駝走到蘆溝橋，）城西方帽老轟兒，就是說城西有一個年紀很大的老道士，參頂大大並指兒，這就是說，他與我們的老師同一個班輩。本來呢，像這類切口隱語之類的東西，在下極不歡喜寫入了長篇說部，然而有時又覺得要用牠們作某一個去處的線索，便不能夠不勉強寫一點兒了。閑文不贅，他倆在第一張桌上低低的打着切口，却不料完全給玉屏聽見了他倆的眼中何嘗沒水，皆以爲此間都是一些過路的客商，尋常的人們而已，再也不想不到給一個識者聽去了。玉屏先朝他倆望了一眼，只見一個是二十五六齡的粗黑大漢，另一個是二十七

八歲，身體瘦健而長，面孔黃白，下顎尖削，劍眉鷹目，雖然是一種斯文的打扮，可是總不能掩蓋他那一種陰險刁刻的鸞厲神情的。玉屏暗暗的納罕道：好大胆的淫賊，竟有這般的胆子，放到京城裏來幹採花的罪案了，細細的一尋思他兩方才所說的一番切口，一定指東隔壁桑府的那一位美貌女子了，她吃過了飯，不即離開飯廳，有心在天井中踱着方步兒，暗中監視着這兩個搗子的行動了。大約不到半個時辰，但見他倆用過了酒飯，便先後到天井中來，向一個茶館問道：這東邊的兩間小樓上，現在可有客人居住麼？茶館忙道：有了，有了。是一位姓龐的少爺，那個瘦黃臉將鷹眼一眨，冷笑說：什麼少爺老爺，他在你們下人面上做少爺，難道到爺們的面前也稱少爺麼？真好混帳了。茶館見他出言不遜，忙自陪笑道：爺們可原諒小的，不會說話罷了。那人道：喂！你去問那個姓龐的客人，能不能衝着賣一點交情，因為我的朋友有一種毛病，不能住下房，須得住在樓上，只請他讓一晚，明天晚上仍然由他上去住，我們倆明天五更頭就要動身趕路了。堂倌忙道：好好，且讓我去與那位姓龐的客人談談看，他或者瞧爺們的面子，也未使不可以的事情啊，他一回頭瞧見玉屏立在梧桐樹的下面，他立即走過來向他說明了來意，玉屏本來是不高興答應的。可是後來一想到某一件事，她便立即點頭答道：可以的，可以的，出門的人與人方便即是與自己方便，何況又是有了毛病的，你可以就去請他們到樓上去住罷，他們住的是那一間，你且告訴我，好讓我移住進去。那茶館連忙一指那廂房的第二個的房間道：那裏便是，他說着又回到他倆的面前說：回爺們，那位龐大公子是個愛朋友的人，他聽到畢爺有這樣的毛病，便滿口答應了，爺們有什麼東西，我且去拿過來，他倆道：不消你去，我們自家去拿來就得了，他倆大踏步到自家的房中，各提一隻長包裹也不與玉屏打話，逕自登樓了，玉屏心中暗暗

的忖度道，如果依照桑賊父子平時的所行所爲，那麼今晚是強賊劫賊官真是大快人心的勾當，可是一想到那一位年輕貌美才華絕代的佳人，更不忍坐視前往蹂躪，更何況她不是桑家的女兒呢，她決意要和這兩個狗賊爲難了，到了用晚餐的當兒，玉屏依然在中飯時那一座坐下了，可是那兩個不知名姓的黑道朋友，却在她的對面一張桌上坐下了，那個瘦黃臉對另一粗黑漢子說，四弟，你可知道二師兄與龐家大堡爭祭的事情麼，他搖頭道，這個我却不知道，因爲二師兄下山時，我正在山西大同尋三師叔呢，隔桌的玉屏本來已經留心他倆的言行了，一聽到他倆談到她的故鄉事情來，更加留神聽了……那瘦黃臉漢子先將大姆指豎了起來，然後說道，那不是咱們自吹自捧，伏虎寺的哥兒們無論上一仗頭，從不叫老師煩心或者丟面子的，阿誰不知道龐家大堡的人們厲害，四十八村落的農人們見了龐家堡的一條狗出來，都得讓路致敬的，尤其是那一個烏莊主龐龍，仗自家的武藝高強目空四海，每一次首祭却給他們龐家堡佔了去，我們二師兄這一次回去，一下子，可將他揪得乾癟啦……老四說起來真有趣，祇憑二師兄一個人，還長不倒那個土崽子在海神廟比武，那姓龐的果然不是省油燈兒，刀法又衝又勁，二哥的虎尾三截棍，竟一籌莫展的沒有勝他的把握了，你想想活該麼，後來給大師兄兩顆百刺藥藥彈毀了他一對棗兒（即眼睛）喝……那傢伙真夠種，做了悶兒（瞎子）竟能拉幾十個量長兒（還能跑幾十里路呢）……他這句話說得玉屏幾乎暈厥得過去，芳心猶如刀絞，恨不得立刻插翅飛了回去，替老父報仇，又接聽着那賊說，本來宋南村與龐大堡的子孫，仇越結越深的，可是這一次，咱們老二可討足舊債啦，他要摘去姓龐的腦瓜兒，倒是咱們大師兄是英雄好漢，叫他不要趕窮殺絕，就在那一天宋南村的莊丁村勇們在龐大堡樂了一個通夜，

那姓龐的底把兒（妻妾皆作此稱）被他耍得套扣兒啦，他這一句未完猛聽得咕嚕咚一聲，四座的人們連忙起身看時，只見玉屏倒栽下地，大家都道：「不對，不對，這位客官中了惡氣啦，堂官在那兒，快些來，早有兩個堂官趕了來，將她扶得坐起來，吊人中，用熱手巾擦面孔，半晌她恢復了知覺，立即搖手止着衆人，不要扶掖，極力壓住了悲痛，勉強起身，大家都來圍着，問長問短，她可爽然對衆人說：「多謝各位担心了，在下自幼便有一種血虧氣急的毛病，方才喝了一杯酒不期而然的發作了，只要定心下來，一會子就會好的。」衆人見他如此說，大家就各歸原位去用晚飯了。她咬緊了牙關，強自抑過悲痛的情感，繼續想聽那兩賊談話去。可是二賊給她這一岔倒收拾起話頭，只顧喝酒不再說話了，她那裏還有心腸再吃晚飯，祇將壺中的酒像渴人喝茶也似的大口直喝下去，放了杯筷起身回室，閉起了室門，嗚嗚咽咽淚流如雨的哭倒在床上了，她痛哭了一番才覺得胸子稍爲寬快一些，窗外的月光已經照射到房中來，她擦去淚痕下了床，對着月光迎窗跪下，低聲禱祝道：「父母陰靈不遠，女兒一日不死一日便要爲二老復仇……」她料想這兩個賊人，一定是宋鐵生一黨，要報仇當然先拿他倆來開刀。她輕輕起身，找紮了一番，又自將梅花五瓣鏢繫在腰間。就在此時，猛見對面的小樓上燈火忽然熄滅了，她知道是二賊動身的時候了，她更不怠慢，立即起身帶了傢伙悄悄的啓了門，便返身掩上，然後走到了對面的小樓下面來，這一夜沒有月色，滿佈繁星，當她剛才立定了足的當兒，便聽得上面的啓窗聲音，她更不怠慢，立即躍上了牆頭，無聲無息的竄到了對面的樓房天溝裏伏下了，不一會子，果然見到對面的樓窗中飛出了兩條黑影，輕功非常的到家，一個長的在前，那個短的在後，一轉眼已經越過了，一道風火山，由過巷樓脊上驚行鶴伏的到了桑家的後廳來，他倆打了一個招

兒，因爲西樓沒有燈光，他倆知道大家人家的晚飯時候都比較尋常，人家來得遲，不到二更敲過不會吃的，他倆似乎在尋覓內宅在什麼地方，因內宅是女眷們聚集之所，花廳的後邊是東西的暖閣，再朝後去便是主宅了，主宅共是五大間，東西有兩個月門，月門過去是兩小天井，又有若干的房屋，西院落裏燈火通明，北一面是三間精舍，兩間客室，西一面却是三間樓房，上下都有燈燭之光，從琉璃窗中透出了，廊下的僕廝婢奴們往來如織，忙碌異常，原來桑大公子的表妹月影，因爲在前天接到了洛中家報，知道老夫人生病很重，十分的悲感，決定在日內動身，她母親便是小桑的姑母，小桑的太夫人自月影幼年便十分的歡喜她，由四歲在桑府一直撫養到十二歲，太夫人視之不啻如親生的一樣，以後，每年的五月初旬，便到北平來，直到年殘歲底，才放回去，她舅母一則是愛她如己出，再則因爲桑太夫人生有一子三女，長次二女，均已出閣，三女尚在齡，生得媚目如畫，絕頂聰明，她母當然是當着掌上明珠一般地的看待她了，可是她老人家深知三女的天資不亞於外甥女兒，不過沒有外甥女來領導她，才識方面，頗難得到了美滿的收穫，因此，太夫人一方面還請名儒顧漢臣老孝廉設帳於其家，同時又命月影。

第十二章 誅奸如草，兄妹喜相逢

在閑空時教授她的字畫琴棋各藝，她的閨名叫做桑月娥，因爲長姐叫月仙，二姐叫月華，他們的排行是月字輩，她與表姐月影，真是要好得形影不離的，她比較月影小一歲，月影十八歲詩詞做的很好，尤其是她的小楷是寫的靈飛經，真可以算是妙極簪花，秀媚亦如其人，她有時爲閨中女友書一便面，與表姐月影

的筆致幾可亂真，一時京中的閨閣子弟，乃有大喬小喬的雅譽，已經有若干顯宦的子弟挽人說合，或則親自登門向桑大人求婚，可是月娥與月影的眼光志氣很高，普通的公子哥兒簡直是不在她們的眼底，因此乃有高不成低不就之感，閑文宜簡，且說桑府的人等聽說姑太太在洛中生病，大家都是十二分的關心，可是月影一聽到母親患病切思愛女，立即準備歸去，一刻也不願多留，舅母太太當然不能再強留她了，只得命人籌辦感筵爲她送行，月娥依依不捨的要隨她一同到洛陽去，可是她的母親怎麼放心讓她前去，祇得勸她不要去，只要姑母的毛病好一些，便叫月影到京中來了，月影滿口答應，又向月娥說，妹妹並不是惹姐不願和你同往，只是一個向來沒有出過遠門的人，車馬勞頓，那種辛苦，你無論如何是吃不來的啊，光陰很快，說不定，我在一兩個月後將母親侍候得好了，馬上便會專程入京了，這天晚間，月影的大表姐月仙，二表姐月華都給母親接了回來，鄭重地參加這一次的送行，感讌酒席擺在西院的西樓上，三位表姐妹和寶蓮的一妻二妾連一個教授刺繡的女師季氏共是八人，坐了一席，桑太太因爲持齋茹素由下人另設一席素湯素菜，因爲是家讌沒有什麼外客，她們談笑風生毫無顧忌，大小姐月仙是最歡喜說風趣話，她見表妹雖在感讌之前，毫無一些兒歡容，可見得她是如何的憂慮她母親的病勢了，月仙便想出些出嫁的笑話故意來引逗她展顏笑樂，看官這兩個採花淫賊的姓字歷史，小子直到現在還沒有正式宣佈，在他們伏在屋面上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的等候着當兒，在下不妨且來表明一下子罷，他倆一個叫作細腰蜂的高福安，一個叫做壁虎兒畢清，都是蒙山伏虎寺非非和尚的徒弟，那個瘦長的高福安，是新出道的一個採花淫賊，畢清呢，既然跟到他在外邊跑，當然是不壞也就看壞了，他倆方由山東青州來的，因爲細腰蜂有一個表兄在京

城兵部衙門裏幹差，早就有信給他了，叫他快一些來京預備薦一份事情給他幹。可是這高福安是一匹不上疆的野馬，那裏會有那種耐性兒受任何人的縛束呢？可是他的表兄見他這麼飛揚拔扈，驕氣逼人，當然也是看不順眼的。於是便自悔多事了，當即隨他自便也不來勉強他了。小人閑居爲不善，在各處熱鬧的場合，恣情游樂，雖然住這飯店中，可是很少有一天在室中住宿一宵的。日間各處遊玩時便生心打眼了，直到看中了誰家樓上的美貌婦女，暗將路徑講誌在心，然後到了晚間，再去偷偷摸摸的作惡採花，這十數天來，已經有近十數處的婦女被污了。也是他倆合該要倒灶，無巧不巧的會撞見了海天上觀的麗玉屏，而且她又聽到父母被害，一死一傷一刻骨鏤心的惡耗，不問他們參加與否，既然是黑窟僧與宋洪生的同黨，當然就有立即殺却的必要，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她伏在主屋的屋脊上面靜靜的守着，他倆還在夢中呢。直到三鼓將近的當兒，才聽到老太君吩咐一聲道：來撤席罷。梅小姐應該早些安憩，明晨便要登程趕路了。接着又聽得柔月娥向月影笑道：姐姐，我們今天在一起同床共枕，明天便要兩地分開了，她一句沒有說得完就聽得她的大姐笑道：好一個同床共枕，你們又不是夫妻倆，這了頭怎麼羞也不羞，虧得說出來呢。月娥的面孔一紅道：自家表姐妹，有什麼可羞不羞呢。月影笑道：大姐和你說的是笑話啊！三了頭又要認真了。走罷，跟我到前面樓上去睡罷，時候不早，大姐二姐也好坐轎子回府了，兩位姐夫想來一定等得發急了，去罷。大小姐不由的笑道：梅了頭的臉也厚了，不像以前那樣的羞人答答的不准別人說一句笑話的，她們一齊向太夫人告辭了，梅小姐與月娥兩手挽手兒下得樓來，珊珊嬾嬾的也自向前面行來，此刻屋上的「夜行人」也自動手了，他們驚行鶴伏的先自到花廳之西的天溝中伏下了，不到半盞茶時，便見四個了頭，很快的打了

四隻明角宮燈，導引着兩位弱不經風的小姐上得西樓，她鋪床疊被的收拾一下子，便來恭請她倆安息了，她倆待了頭們下樓了，將樓門閉上了，梅小姐叫表妹先自睡覺，她却燃起了一爐妙香來，開了窗子暗自頓首下拜，對着明月禱祝慈母早離病魔之掌，但願早日回復了康泰，她靜坐了一會子，好像又想起一件心事來了，回首朝西窗一望，便移步到西窗來，將珠簾拉了捲起一半來，低頭朝西樓望了一會子，可是對面的小樓上黑漆漆的不看見半星兒燈火，她快快的放下了珠簾重行回到東窗下，在壁上取下了一張七絃琴來，叮叮咚咚較準了絃音之後，便彈了起來，第一闕彈的曲便是「別後長相思」玉屏如何不省得，在對面的屋上不禁暗歎道：真是一位多情的人物。可惜我也是一個女兒家，否則必然要娶你爲婦，正自慨歎的當兒，琴聲劃然中止，她忽然立起來，面露驚惶之色，她一面伸手持住燭台，一面將月娥喚醒了道：妹妹快點起來，這房中一定埋藏着歹人在裏邊了，月娥嚇得一骨碌起來，在那兒……她一面用燈台向四下亂照亂望，一面却答道：方才我的琴聲中忽然有變徵之聲。月娥聽得不由的嘆喏一笑道：我當是什麼一回事，原來不是你在說鬼話啦，那裏來的頑兒月影却正色說妹妹，不要當我說什麼笑話呀，須知我這一張七絃古琴，是罕得的古物，在彈弄的時候，能夠預知陰陽晴雨，更能夠趨吉避兇，實在是應驗如響的，方才我彈的是一闕悲怨的曲牌兒，忽地起了變徵之音，我們豈可小視，依我的主張，到後面的上房去安睡比較穩當平安，因爲那兒有守夜查更的，月娥却笑道：好姐姐，不要說得人寒毛森森的，這裏那裏來的歹人呢？月影忙道：豈能如此說麼，常言道得好，禍生肘腋，不如防患於未然。月娥笑吟吟的將燭台奪下來安放到窗前的桌上，回頭對她笑道：你胆小，便自睡到了床內面去，外邊由我來睡好不好？月影勉強點了點頭，可是她又想到夜已深了，不

要再去驚動了那些奴婢們了。不過她兀自六神不安的，不敢脫去了裏衣，只將外面的裙襖脫了下來。並且向月娥提出了警告道：「你不要將我的話當着兒戲，到了那時，可便要措手不及了。」月娥那裏聽她的話，依舊像平常時候一樣的脫衣睡覺了。約在一盞茶時，猛覺得屋上格登一聲，月影本來是沒有睡熟，一聞到有一些斷了瓦片的聲音，不禁一驚，隨即坐了起來。此刻燈光已被月娥吹滅了，因為她有見光睡不着的毛病，她忽然嗅到了一股濃烈的異香，刺鼻辣喉，連連的打了幾個噴嚏。月娥也接着打了幾個，可不對了，她在這時，忽然的四肢軟攤，口噤難言，心中像小鹿亂撞一般，火辣辣的十分難熬，便又聽得窗子呀的一聲，被人撬開了，因為置配的窗格，咯吱咯吱的小響了一陣子，暗暗中瞧着窗外，一個魁梧的人影兒一晃，她嚇得幾乎芳魂離身，迨要呼叫時，不知怎的，咽喉暗啞，不能成聲了。眼見那人手持鋼刀，明晃晃使了一個燕子穿簾的招兒，竄到房中立定，將刀放在桌上，取出了火種一盞，瞧見二女睡在床上，她們的臉龐兒皆像雨後桃花一般的紅潤，闖進來的壁虎兒畢清，大喜過望，本來他倆議定是合污一女。當金錢擲下，他得了先入房的優先權，另一個細腰蜂高福安却在屋上等着，他也來不及的三脚兩步，走到了床前，趕緊脫光了上衣，因為襖褲都是黑絹密扣的，解下來，已是好大時候了，他也來不及，正待騰身上去……猛可裏，從衣襟的那一角，很快跳出一個人來，一把拎住了畢清的小辮子，往後這一揪，他立即像一隻沒毛豬一般地雙腳離開了樓板，就聽得有人冷笑一聲道：「淫賊胆有天大，竟敢在你少爺面前，幹起這種傷心病狂的勾當麼？現我問你這淫賊，願死還是願活……」畢清寧在預備，拉馬抬槍，擇肥而噬的當兒，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這一齣，這個玩笑可開得他太苦啦，兩手兩足亂登亂搔，惱得捕捉他的人，伸手在他的肩頭上一捏，就痛得像殺豬一般地狂

叫起來，那人一伸手先將窗下的燭點了起來，說時遲那時快，隨的一聲，一枝毒藥弩對定他的咽喉射來，他早已注意到對面屋上有人在暗算他了，他是何等的厲害，也不去隔掉來箭，他只將畢清的辮子一拉，用爲擋箭牌了，不偏不倚，正中了他的右肩，他的右肩方才已被一捏，捏得幾乎碎了骨頭，現在左肩又吃了他師兄高福安放來的毒藥袖弩，頓時大叫一聲，雙手直垂，一些兒也不能夠動彈了……高福安方欲穿到房中去接濟畢清，猛聞得一陣叮叮噹噹……細碎響聲，高福安忙道一聲不好，在天溝裏霍地一個轉身，拔足飛逃，饒你能駕金斗雲，也莫想逃掉了，龐玉屏的金鈴梅花鑽了，一傢伙打在他的左腿的小腿上，幸而穿的是統長軟豹皮的靴子，隔去了不少的力量，祇入肉內一寸半許，咕隆咚由屋上攆下去，玉屏緊握着一柄太乙劍直追下去。她以爲高賊必已跌得半死，在地下不能動彈了，那知當她隨後下來時，這一條長巷中，竟已失却了他的所在了，她十分奇怪的在巷中尋覓了半天，終沒有尋得到，她這才重行回到了屋上來，再朝西樓一望，只見一個面如冠玉的武裝少年，將畢清雙手倒剪，立在窗前，回頭向月影小姐說，你與那一位快些起來到樓下去報知你們家長罷……可是月影秋波微動，半響不答，粉面霞紅，這少年似乎已統明白她倆受了薰香的毒了，他立即在窗前的茶几上取了一杯涼茶，預先將畢清的兩腿縛了起來，以防乘間逃走，然後他才將茶搬到了床前來對着她的粉面噴了一口，便見他倆各自打了兩個噴嚏，一齊坐了起來，四目相對，不由得驚得幾乎叫喊出來，可是那少年却對他們低聲說，小姐你們的危險事已成過去了，只下樓去叫人上來，將這個採花淫賊，明正典刑就得了，今夜如不是不才路過此地，那麼，二位小姐就要遭到不測之禍了，好了，我的事情現在完畢了，再見罷，梅月影立即將他叫住道，恩公請緩一步走，留下名姓來，以備他日報答。

你吧，美少年却笑道，路見不平，自當拔刀相助，是我們應盡的義務，豈敢望報，梅小姐再三問他的姓字，他便道，我姓龐，我是山東沿海的人氏，梅小姐恍然道，我道是誰，你不是前天住在西邊的客店的小樓南一間中的客官麼，失敬了，那美少年搖頭道，那不是我小姐，不要認錯了人，再見罷，只見他身子一抖，便從窗子裏竄了出去，立即無影無蹤了，此刻月影與月娥先後下樓去，將府中的侍衛守夜的一齊叫了起來，先將畢清押樓上拘捕了下去，桑公子在這時還沒有睡覺呢，一聽得這個不幸的消息，勃然大怒，立即命人先將畢清押到大廳的階下來，大喝道，淫賊胆有天大，還敢到京中來幹這殺不可恕的勾當，快些從實招來，同來的還有多少同黨，畢清聽得並不怯懼，一聲冷笑道，奸賊的女兒，不給人姦淫，那是沒有天理了，也算你家惡運未盡，才有那個不識好醜，高下的搗子來將小爺捕捉了，大丈夫視死如歸，殺剝聽便，我無論到那兒，回來是不打夥結伴的，可是你要來查問我的同夥，實在的告訴你，你就是我的同伴，桑寶達幾乎氣炸了肺，大喝道，網吊起來，先給他一頓無情的毒打，打得他遍體重傷，到明天的上午辰牌，這才解到刑部去發落，此案鬧動了全城，凡屬有女兒而兼有姿色的官員府中，都已大起恐慌，四處去託人以重金禮聘鏢師與武教習等，到了家中預防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發生了，畢清到了刑部大堂，直認圖姦桑府的兩位小姐不諱，當即判決凌遲處死，人心大快，不過月影在薰香麻醉之後，四肢雖不能動彈，可是她的心中却十分的明白，當畢清在房中被一個龐姓的少年拘住時，屋上又有人廝殺奔走之聲，所以她便料到一定還有餘黨一同來的，她不能不將行期展緩了五天以防在半路上遭受他同黨來報仇，話分兩頭，那少年知道在屋上放暗器的是畢清的同黨，立即使三個燕子鑽雲的招兒直追過來，一轉瞬間，只見這一條黑影子飛竄到飯店的天井中，稍一

盤旋，就不再見他的蹤跡到那兒去了，不過巧得很，這一剎那間瞥見西面一間空房中的燈光，忽然明亮起來了，呀的一聲，有人將窗子開了，乃是一位年紀與自家不甚上下的少年，夜行衣還未卸去，忽然在窗內向他招一招手，他料到在屋上與賊人交手的，必然是他，所以並不懷疑的走到了房中來與他相見了，玉屏一伸手請他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並不與他說話，先拿燭台來，照一照他的右耳後，她這種突然的舉動，頓使坐在椅子上的少年十分侷促不安起來，她定睛在他的耳後一瞧，立即失聲叫道：你……你不是我的哥哥，玉清麼？那個少年更加詫異起來，釘住了儘瞻道：閣下何人怎麼認得在下叫做玉清？她才淚珠直流道：哥哥，你竟認不得你妹妹玉屏了麼？他才恍然大悟起來，忙道：你便是我的妹妹玉屏麼？你……你爲何改作男子的裝束呢？她連忙將奉了師命的事情，營救趙母，大略說了一遍，接着淚下如麻的說道：哥哥，你可知道家中遭了大禍了麼？玉清嚇得一跳道：什麼事？她哽哽咽咽的將高舉二賊的一番話對玉清說了，玉清頓時面色慘白，猛叫一聲道：爺娘啊，孩兒不孝，萬死莫贖了！他又自跳起來牙齒咬得吱吱的響，按着劍鞘兒，大踏步往外便走，慌得玉屏一把將她的哥哥抱住道：哥哥，你預備到那裏去？玉清咬牙拭淚道：不殺宋賊鐵生與惡禿黑瘤，還能在世上做人麼？他妹妹玉屏立即向他勸阻道：哥哥萬不能依照自家的一時之火要知道小不忍則亂大謀，宋鐵生狗賊固不足道，遲早一天終於要將性命送到你我的手中，可是他的師父不是別人，正是你師父甘教師的切齒仇人，非非和尚，你想罷，你的老師尚且要到了塵老祖師爺座下去參頂，求藝預備苦練五門內功與他碰個你死我活哩，你如果貿然去尋事而且宋賊又是非非和尚的得意徒弟，他肯袖手旁觀，而不加以干涉麼？玉清聽得，便問她道：那麼依妹妹的主張是怎麼辦的好呢？玉屏道：哥哥千萬不

要心急。且隨我一同先到山嶠海上觀參見我的師父大顛仙師去。玉清忙搖頭道：我知道的你的老師，在十年前，就不開殺戒了，收了你，又是一個閉山門的弟子。上次我會經聞到祖師爺說起他老人家現在已經距離正果不遠，至少也是一個地仙了。有一次，我的師父，因為鏢銀被陝西百鹿嶺的銅頭老道截了去，聽說那廝在四十年前，曾在上觀參過頂的，所以請一個師兄拿了老師祖爺一封信來，求他老人家轉賜一封信給銅頭老道，將劫去的銀子還出來。可是他老人家回信是一塵不染，萬緣皆寂八個字，又口傳與師兄叫他回去對老師爺說，他既不承認銅頭是他的弟子，便有師生關係也不願多管塵俗的閑事，請了塵大師尊儘可以嚴厲的手段去對付銅頭，結果是老師爺親自出馬，趕到了陝西百鹿嶺上去，以掌心劍將銅頭的右臂斬去，索回了鏢銀，你想我們去求他老人家還會答應麼？我敢料決無希望的。玉屏道：哥哥不要如此着想，我的師父雖然在外表上說是早已與俗緣一切斷絕了，其實他老人家悲天憫人，上觀中的八大弟子，四小弟子，差不多終年受了他老人家密令，分派到各處去斬殺賊官污吏，淫婦逆子之法，還有劫奪不義之財，周濟貧苦的良善人們，何嘗有一天空閒過！不要說他老人家與我是師生的關係了，便將這個關係去開了，這種不平的事件，到了他老人家的耳朵中，絕不會置而不問的。玉清這才依了他的妹妹吩咐，暫且在房中坐下來，玉屏又問起此番怎麼會到北京來的。玉清告訴她，原來在半月前，霍山北隅的古古鎮，有一個老秀才，與了塵大師尊甚是要好。沒事就到山上來與他老人家對弈，有時論畫詩，十二分投契。他家有一個女兒，名叫劉鳳琳，也會作畫，是一個絕色的佳人，不想在一天的夜間，被一個飛賊用薰香麻醉了，污辱了清白之身，她在天明才恢復知覺，又愧又憤，便投繯求死了。虧而給一個小丫頭看見了，立即叫起家人將她救了。

下來，老秀才知道祖師爺是一位著名的空門大俠，就來哭訴與他老人家請求援助，老人家便叫我下山打聽淫賊的踪跡就在這一天的中午，我在該嶺梁二房的飯店裏喝酒「打尖」，梁二房的飯室中，也和你方才告訴我的一樣，這畢清雜種與另一個同道叫大嘴狗朱洪不知道是誰的門下，他倆一面飲酒，一面閒談，原來大嘴狗的老子叫做癩皮龍的朱三黑，在原籍定遠縣東門外開設賭場，日夜抽頭聚賭，衙門的快捕皆有賄賂，瞞上不瞞下，大賭特賭，後來因為有一個賭徒將鉅萬的家私賭得光了，又欠朱三黑一千兩銀子，無法歸償，朱三黑聽說他有一個美貌的女兒，便勒住她寫下賣身紙，硬將他女兒用打手去搶到賭場中，另闢一室，竟敢逼令她接客賣淫，女憤極碰壁而死，全場賭客見鬧出人命來了，胆小的一鬨而散，內中有一個孝廉的兒子，叫作馬祖輝的大為不平，便將朱三黑大罵一頓，預備到衙門裏去告訴他這良為娼，私設賭場，朱三黑不知道他是孝廉的兒子，竟喝令一班打手一齊動手，你一拳，他一脚，不料有一腳踢中了胯下的要害，立即氣絕身死。半日之內，鬧出兩條人命來。那知朱三黑一點也不怕，反而將男女尸身的衣服，脫剝下來，搬到一張床上去，另一放一根鐵尺在馬祖輝的手邊，因為女尸已腦漿迸裂，偽飾他來強姦女兒不遂，下身又被女兒一把抓住了，死不放手，他就鐵尺將女兒擊死了。他也因下物被握氣絕而亡。如此偽飾，不但可以洗去自家的罪名，竟又借此去強姦馬孝廉的竹槓了。馬孝廉因為次子平日飲博嬉游不務正業，方恨如切骨。聽說強姦朱家愛女不遂而死，倒十分的相信，竟願拿出二千兩銀子來，在私底下了却一重公案。誰也不料在旁目睹慘狀，周姓客人為良心所驅使，悄悄的到衙門中去遞了一道呈子，將此事的一根一底，仔細的說了個明白。大令乃是姜文鴻進士，頗為清正，接到了如此的告密，立即叫快捕跟着他族弟某守備，親自掩捕。

朱三黑與賭客七十餘名，均被捉住。一詢卽服，當卽將他處以凌遲妻子女兒，一齊問了充軍的重罪，只逃掉了一個長子朱洪，這事如今已過去十多年了。朱洪在河南落雁山加入了黑道，習得一身本事，邀請畢清來相幫，預備到吉古鎮姜文鴻家中來，殺掉他家老小十八口，以報昔年的仇恨，不料姜文鴻因事出外，直到這天早晨才從城中回來。大嘴狗朱洪與畢清互相以切口相商了，不料給我在一邊聽得清楚了，我却靜坐一邊，不動聲色。大嘴狗竟將姜家全家殺死了，才泄心頭之恨，我不聽得則已，既聽到了，還能坐視不問麼？到了下午申牌的時候，我悄悄的先到姜家去。原來這姜文鴻已經是五十多歲的老頭子了。他因爲曹州府手郝某與他因一件案子大家弄翻了一面孔，他便絕意的不幹了。回到林下來還沒有一年呢，他聽得我來告訴他有一個大嘴狗朱洪要來報仇，他是驚得面如土色，便再三的求我相助，我便答應他，住了下來，叫他家老小人等，在晚飯後一齊由邊門出去，掩到東西兩面的鄰家去。只留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僕，在前屋守門，我却候在大廳上，獨自秉燭觀書，大約到了二更敲過的當兒，朱洪與畢清果然來了，他倆瞎了狗眼，竟將我錯當是姜文鴻的長子呢，撲的由屋上跳下來，還未及地，朱洪吃了我一鏢，撲跌在天井內，畢清那賊眼睛很亮，知不是頭趕緊一縮身子，重行縱身上屋，向北飛越了內宅，縱落下地，順着一條官道，閃電也似的向北直奔過去，我趕了一陣，深恐朱賊忍痛逃走，便不得不暫時棄了畢賊，趕回姜宅，幸而朱賊傷在右脇，鏢根都沒入肉中，流血過多，氣息僅屬，我這才命人去將姜文鴻叫了回來，朱賊在天井仰天大叫道：姜文鴻饒了你全家的狗命，今生不能爲我父母報仇，來世仍然要來尋到你的，好罷，二十年一過，又是大漢子了。姜文鴻對我感激得說不出話來，他將朱賊押送入官，當庭承認爲父報仇不遂，被大令判了十二年監禁，可是進了牢未到

三天，傷發畢命了，我又奉了老師的命令，一路朝北來巡查畢賊的蹤跡，過了黃河，在正定才查得明白，才知道與一個姓高的採花淫賊一同入京了，我這才隨蹤跟來的。就像這番如果不是因為趙孝子蒙冤，那我也不會入京來，不來怎能遇到哥哥。不逢這兩個淫賊，我們更不能知道父母的惡耗啊，兄妹倆在房間中談了好久，東方漸漸的發白了。玉清性急，便向妹妹問道：你此番來可會騎馬麼？玉屏點首道：是山上蓄的一匹捲毛囊驢馬，你騎着罷，我再到姑父府中去借一乘牲口來，一同走罷。我真懶惰，入京這許多日子竟未曾到他老人家府上請安。玉清忙皺眉問道：是那一位姑父呀，我倒忘記得乾乾淨淨了。她道：就是以前在濟南府當參將的聞人瑞姑父啊，玉清恍然道：啊也，我的記心真是太也推板了，怎麼連他老人家也想不起來了，他便與妹妹付了店賬牽馬逕赴東門外姑父的私寓。原來這位聞人瑞參將，自從前年勦平了黃海的海中大幫強盜之後，就奉旨調昇為紫禁城禁衛副都統，他的夫人也便是龐龍厂的胞妹子，待這兩個外甥甥女一同來拜見時，他們的姑父母一則以喜，一則以悲。原來龐大堡與宋南村械鬥，龐氏失利家破人亡的消息，已經傳到了京中，他的夫人日夜啼哭，要逼着丈夫為哥嫂伸冤，聞人瑞頗覺躊躇，蓋他深知宋鐵生的師父是非和尚，是一個著名的魔頭，實在碰他不得。可是夫人又非傷憔悴得寢食不安，他沒有辦法時，可巧玉清玉屏兄妹來了，本來要留他勾留三五天，可是兄妹都是心急如焚，恨不得插翅飛到了嶗山去請准顯大師的命令，然後手到擒拿將黑癩僧與宋鐵生二人捉住了，摘心活祭，才消胸中的怨氣呢？姑父母也不忍強留，便各自叮囑了一番，不得師命，千萬不可妄動切要切要！玉清玉屏雙雙拜別各自上馬，直向山東嶗山趕去。小子寫到這裏，乘勢休息一下，諸君欲看龐玉清兄妹如何為他的老父報仇，且請購下集觀看，自有分解。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新一版

嶗山劍俠上集

洋裝一冊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汪景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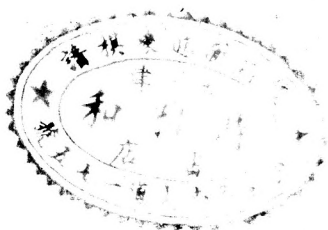
出版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福州路

上海河南路



封面繪意：暗箭傷人堡主扶雙眸

洋裝
一冊